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八期

民國廿三年九月廿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荒旱與秋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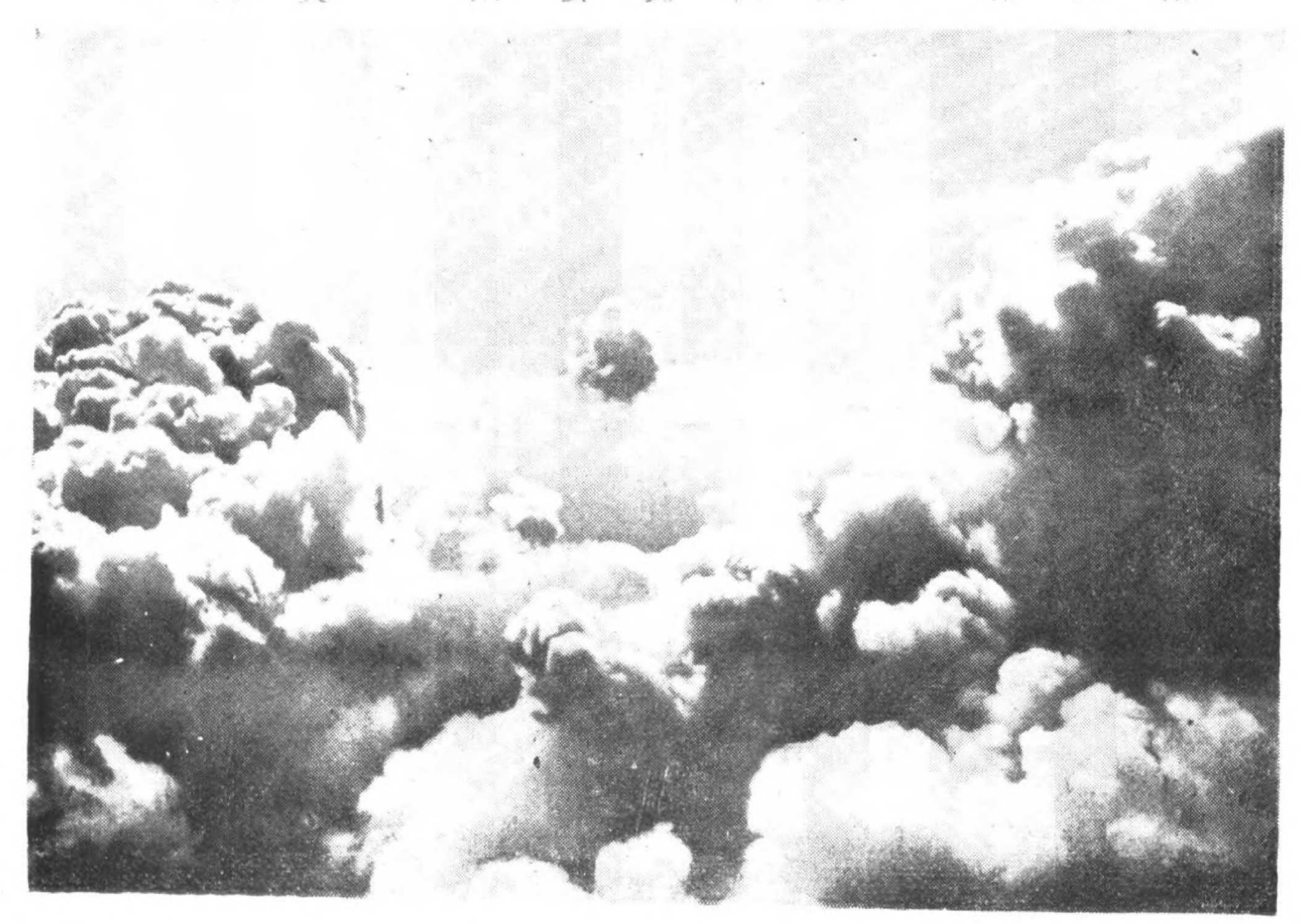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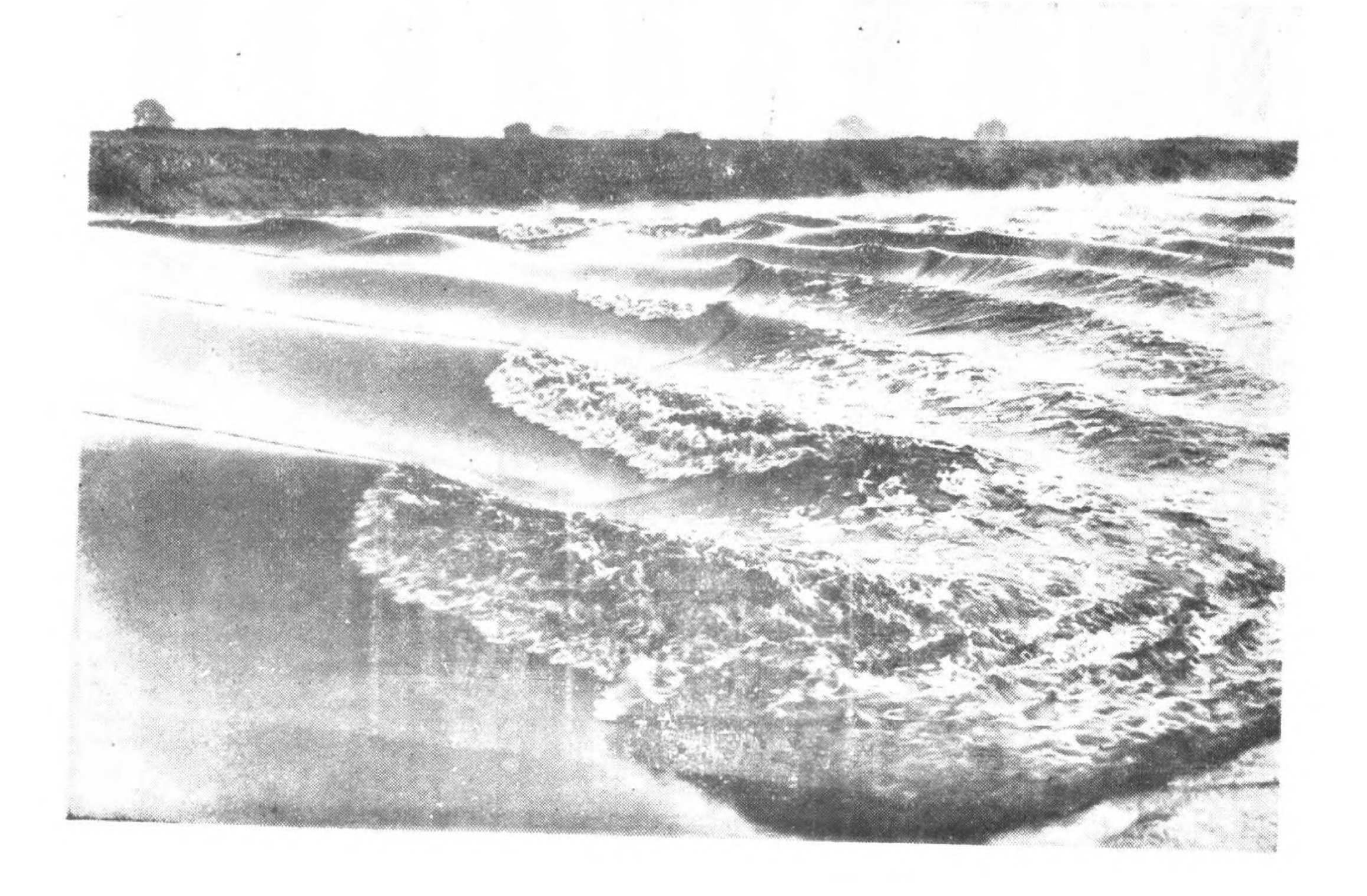
今年江南大旱，北方則賦有秋，上圖㈠浙江嘉興縣農民至縣府告荒，㈡嘉興縣四鄉田地因旱龜裂，㈢㈣河北無極縣古莊秋收工作情形。（劉三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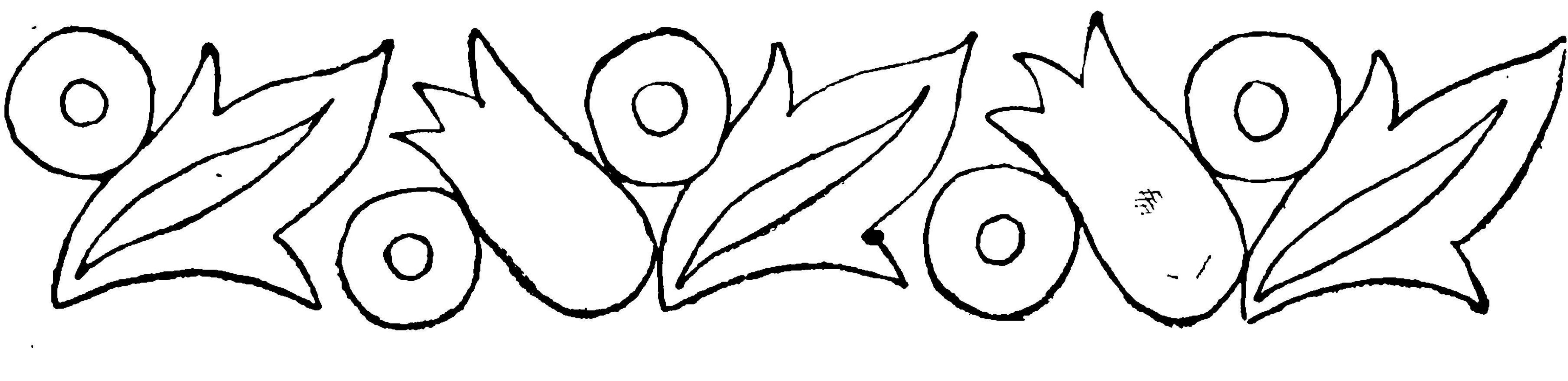
雲與潮



(上)飛機在上空所攝雲景。飛鳥與滑行機常乘此種積雲之力上升。(下)英國塞文之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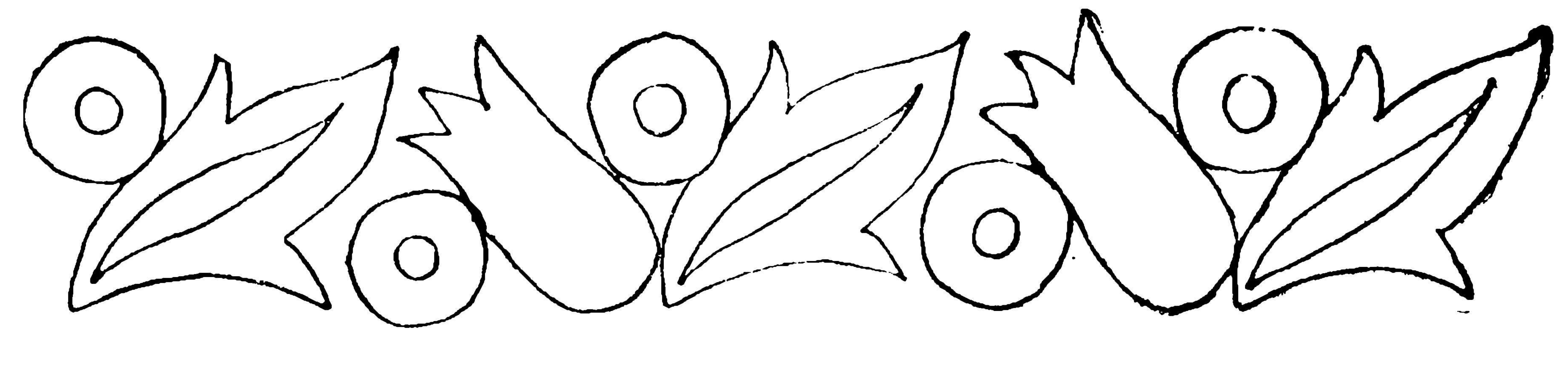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八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九月廿四日出版



一周簡評

剿匪的新形勢

近來剿匪工作，似乎有由整而分的形勢。從一方面說：殘匪不勝包圍之苦，四出亂竄，以求最後的生存，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因為如此正好各個消滅，澈底肅清。從另一方面說：與其毒氛四散，還不如聚而殲之，所以匪方化整為零，反倒不易收拾，因為毒氣四溢，到處作祟，轉比從前危險。以上兩種說法，都有道理。要之，剿匪到了最後關頭，確實不容忽視！（冷觀）

汪孫偕赴廬山

汪院長原定九月初再往廬山，對三期軍官訓練團訓話，因政務繁忙，屢稽其行，孫哲生院長新自海外歸來，遂相偕於十四日乘機飛贛，二十日歸京。月前汪院長到廬山，因蔣不適，未能暢談，此次汪孫留贛六日，與蔣委員長當有新商談。就現在大勢看來，國家的內政外交，各方牽掣，已近於定型，即使有所商談，相信亦不會有轉移形勢的重大結果。我們認為目前最需要的是充實中樞機構，提高政治效率。就外交言，向來內外隔閡，外交部與各國駐使之間不相呼應，各自為戰，雖有工作，亦已相抵相消。這種現象，在內政上尤其顯著。所以在中央樹立起一個有效率的中心，是非常需要的。這一點在汪蔣孫的合作之下是可以做到的。五全代會的前途，很有人躭心會弄出糾紛來。但若中樞能振作起來，前途雖有糾紛，也可化於無形。此次汪蔣孫的會談，我們很希望能產生這樣一個效果來！

黃委員長北歸

黃膺白委員長南下數月，於本月十九日北歸。他去時意態頗消極，在內外環境交相窘困之下，他的消極毋寧是必然的。但為國家的需要，政府不能放他走。他到南方走了一遭，看見中央各領袖也是在堅忍苦幹，同是一個漏舟上的水手，誰不該拚命掙扎？他既然回來，自然要咬定牙關，勒緊肚帶，奮鬥下去。

塘沽協定是安定華北的第一步，還有恢復秩序的工作需要努力。但使積極的不僨事，消極的免糾紛，當事者雖不伸腰，在事功上亦自有千秋！

國聯理事我落選

此次國聯大會，改選非常任理事，中國要求連任，而票選結果，竟落選，此席為土耳其所得。

自從日本宣布退盟以後，亞洲的會員只剩中國暹羅及波斯三國。就政治地位言，抑或就人口言，中國皆應該是代表亞洲的國家。土耳其的領土兼跨歐亞兩洲，其政治地位也是歐重於亞，現在她既代替了中國，「歐洲國聯」之譏，越發名符其實。從這一點看來，當然是國聯的損失。

我們這次落選，只要看顧少川博士未任出席代表，便很可斷定是既定之勢了。我們的落選，是國際地位日墜的活說明，外交部發言人謂，將向國聯要求常任理事，這種勇氣倒是很驚人的！（芸生）

美國的軍火貿易案

近來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軍械製造廠與外國商家間關係，發見了許多奇怪的事。牽涉了若干國的元首大官，發現了很不少的貪污案件，想不到把中國也拉到裏面！

本來軍火與鴉片嗎啡同樣是殺人的東西，牠自身就是罪惡，所以這類買賣，總包含著污穢的成分在內，違法犯紀，在所難免。但是，美國廠家商人一面之辭，當然不可憑信，而中國人既然被人攀扯，當然應行查究。

在查究沒有結果以前，我們不願批評，但是我們很知道，從前政府對於購買外國軍用品，本曾有過一種調查的組織，統一的規畫，後來似乎沒有發揮什麼作用，而一批一批的軍用品却就隨便買來，所以按道理說，本來便應該查究查究。

蘇俄實行加入國聯

恰在九一八這一天，蘇俄實行加入國聯，這是多們有意思?!

在這三年中間，蘇俄先是竭力交歡日本，所以自動提議出賣中東路，把日本穩住了，然後拚命地佈置東部西比利亞國防。及至有了相當力量，又稍稍微硬一點，然而嘴上雖然嚷得厲害，實際依舊想避免戰爭，加入國聯，就是加重和平力量的作用，至少可以和緩危機，加工準備。

似俄國政府這樣，纔真算得是操心危，慮患深，負責任，愛國家的當軸！（晦）

法義接近原因

據本週的消息，法義關係的接近，格外判明。巴黎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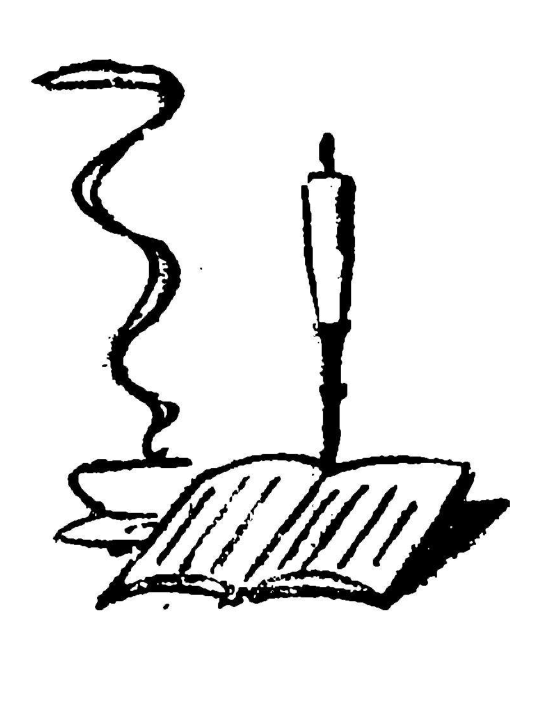
宣稱：法義間的懸案，像裁軍，非洲里比亞界務和突尼斯義僑保障等等，已經在羅馬提出談判。預料法外長巴多訪羅馬的時候，可以簽字云云。這種空氣，看起來是很可樂觀的。此次法義忽趨接近的原因，在政治方面，大概和奧揆遇害，很有關係。道爾夫斯的死，德國對於奧籍國社黨軍隊的仍舊維持，曼涅市反奧宣傳的仍不取締，德政府限制人民赴奧遊歷的規定，迄未撤消，這一切的一切，在在顯示德國對奧的野心，是深足以惹起義國的疑忌的。義國既想維持對奧的勢力，所以就不得不求援助。這是法義接近原因之一。其次，墨索里尼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雖則成績頗好，但是義國財政，却很受蕭條的影響。今年六月三十日義國財政年度終了，赤字竟達到英鎊四千一百萬。這財政的虧欠是不能不設法補苴的。法國既是現在世界大財翁之一，義國和他接近當然可以有益。這大概是法義接近原因之二。

波蘭反對小民族協定

波蘭外長柏克本週在國聯席上，給列强代表，一個很大的吃驚，原因為波蘭想推廣少數民族條約的應用。原來蘇俄對這項條約，以前並未曾參加，所以這次波蘭乘蘇俄入盟之際，提出這個問題，以便將來僑居俄境的波蘭人民，可以得着一種保障。但是因為柏克發言的冒失，所以各國代表誤會，以為波蘭將要和國聯不合作。幸虧英外長西門把這問題的性質，剖析明白，這問題纔不致成功嚴重。由此我們可見歐洲問題複雜的一斑，它們是隨時可以引起糾葛的。

奧國獨立的保障

國聯各國擬訂立保障奧國獨立的公約，已由義代表阿羅錫着手起草。但是英國不肯答應加重對歐陸的義務。這計劃因此只好暫時停頓。從這一件事上，一則可以看出英國國際地位的重要，二來也可以看出最近英國對歐陸政策徵溫的態度。奧國問題是現在歐局的樞紐，所以格外值得我們注意。（醒樵）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東鄉吳蘭雪先生。名嵩梁。清乾隆朝以舉人官中書詩名震海內。著有香蘇山館集。名播外夷。朝鮮日本。爭相購置。亦猶唐之白傅。宋之東坡也。其集中以廬山紀遊詩諸什爲最奇偉。由東城坂入九峯云。久晴西風雨。久雨西風晴。我信野人語。遂作看山行。行行渡溪橋。步步皆雲水。我愛流水聲。人行白雲裏。雲裏有人家。柴門臨水斜。門前怪松樹。屋後高梨花。梨花高入雲。一白迷行路。迴風送香來。始悟花開處。此詩高揭章岳。純入化機。又李太白讀書臺云。匡山讀書處。頭白不歸來。金匱石室惟荒臺。我疑太白非仙才。神仙御風行。暫居亦蓬萊。俯視九州若瀦涸。出雲入泥胡爲哉。君本長庚星。人海偶遊戲。朝下峨眉山。暮踏長安市。宮娥如花捧硯來。沉香亭侍君王醉。了吾事者郭汾陽。識吾心者賀知章。將軍脫韡頗吾辱。要挽銀河濯雙足。一朝謫滿辭王公。依然手把金芙蓉。十洲三島未免太卑濕。洞天即在五老之中峯。奈何不肯自韜晦。一生徑坐因詩窮。高歌半夜鬼神泣。搖筆萬里雲烟空。天之所秘不可洩。奪以奇句天無功。上帝聞之怒其頑。罰令不得歸仙山。烽烟躑躅行路難。豈容高臥雲松間。我疑太白非仙才。乃以才累殊可哀。嫏嬛一閉不復開。洞口日日惟風雷。請君投此夢花五色之神筆。埋以陰壑萬古之蒼苔。人間俯仰甘塵埃。悔過或望天心迴。踐汝丹崖翠壁舊盟誓。毋令山魈木客相嫌猜。我才非仙亦非鬼。折除消福今餘幾。昨夜見君弄明月。身跨鯨魚瀑雲裏。詩雖苦吟才不高。天應薄罰寬吾曹。讀書願借青蓮谷。不乞先生宮錦袍。又黃岩絕頂觀瀑同惲子居司馬作云。君持一丈遊山南。我戴一笠來山北。開先寺裏一相逢。狂叫拍肩人不識。人間失脚四十年。朱顏漂泊俱華顛。今日同結名山緣。君與非佛吾非仙。九十九峯高插天。峯峯妙有飛來泉。泉流所經我亦到。上求行樂下玉淵。青玉峽前水奔注。雷雨翻騰氣逾怒。瀑布源從雲上來。探源更入雲生處。黃岩壁削天當中。山飛水立爭清雄。水綃萬丈捲迴風。夕陽紫翠難爲容。文殊塔頂摩蒼穹。下界擾擾如沙蟲。咄哉我還布襪青鞋底。迺有星宿之海垂天虹。仰天一笠隨山背。吹作仙雲大於盎。請將君杖擲空中。定化神龍戲滄海。雲龍萬古常相逢。投筆仍爲雙劍峯。其他如黃龍寺，天池寺，佛手崖，三峽橋，五老峯，三疊泉，谷簾泉，諸名勝。莫不破之歌詠。奔放飄逸。縱橫奇詭。幾使青蓮卻步。故曾賓谷先生贈詩云。黃巖詩屋賦詩寵。君與廬山皆入化。從知山骨即詩骨。奇秀方能甲天下。世無雲錦九疊屏。東岱南衡孰雄跨。世無蘭雪一枝筆。太白襄陽孰方駕。山中之人昨招我。謂我歸來正閒暇。有君斯作我可謝。免似徐凝被嘲罵。黃巖詩屋四字。蘭雪遊廬後，所刻印章也。吳瘦生炘，贈公詩有句云。此山游者日幾輩。過眼烟雲復誰在。陶謝之後李與蘇。迢遞千年若相待。先生夢裏雲游久。一日償盡詩百首。從今不欠廬山詩。再來應換丹青手。而就中尤以朱靜淵先生贈公詩。爲擅勝場。朱名仁爾。詩云。匡廬名勝誇東南。登高作賦非同凡。太白東坡亦僅見。尋常游客徒清談。先生才號兼仙佛。平生結願游名山。恣觀廿日詩百首。生面一一開孱顏。五老之峯三峽對。白雲出沒泉奔匯。人所罕到必窮探。身所未經以神會。摩崖片石拭苔斑。懷古有時發深喟。奔赴腕下萬卷書。經以爲經史爲緯。懷昔泊舟彭蠡湖。紫烟縹緲來香爐。二十年來滯鄉井。勝景已失難追摹。巨觀一朝忽到手。深如渴飲荷筒酒。一峯未了一峯迴。雲濤落低蛟龍走。逸才自昔推史公。亦借山水爲豪雄。先生胸次有千古。筆力所縱皆奇峯。壯遊如此真難得。仙山特與增顏色。匡廬不改此詩存。萬仞芙蓉插天碧。讀蘭雪詩，暨一時諸公投贈之句。不啻置身九十九峯。應識廬山真面。可謂山骨詩名同不朽矣。（陳世熙先生題詞，有摩崖鐫入翠芙蓉。山骨詩名同不朽之句。）

贛行雜記（中）

芸生

旅舍佇觀雲變雨

我在牯嶺，住清涼飯店。這個旅館沿山築屋，高下錯落，因為地位較高，所以在我的住室廊中便可觀見長長的一條長江及小小的一個九江市。廬山在國內名山中並不算高，但規模頗大，北臨揚子江，東接鄱陽湖，重嶺疊壑，氣象萬千。廬山以雲勝，水亦著名。山上很少無雲的時候，東坡詩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不僅山中如此，即在山下看廬山也一樣的不得要領。我來時看廬山的東面，是雲山迷茫，去時看廬山的西面，因為是在雨後，簡直一片黑雲，與天不分。廬山上有一奇觀，便是「雲海」。大概每日午前出現。雲海橫在半山，層層白雲，如疊疊棉絮。天空是晴朗的，雲層全在足底。在旅舍中北望，滾滾白雲，一望無際，長江和九江市，全被雲海遮蓋，不見一些踪影。今年江南大旱，廬山的雲和水，也相當減色。我初到廬山時，聞已多日少雨，牯嶺一帶聚居三四萬人，吃水將成問題，多須挑夫到半山去汲取。十二日午前我在牯嶺上散步，沿河溝幾乎斷了水流，幸而以後接連幾天有雨，各處流泉便淙淙有聲了。

十五日午後四時許，與游允白先生佇立在旅舍廊中閒談，提起官場中的清苦情形。游先生在訓練總監部是按少將銜給俸，月三百元，但自國難後，不發全薪，先七折，又加八扣，於是七折八扣的結果，三百變成一百六。其他機關尚有欠薪的，訓監部雖不欠薪，而歷年宦游南北的積蓄已貼補不少。津中有「七折八扣攔腰砍」之諺，不圖於此得其注腳。談次見一片雲氣自山下襲來，節節前進，所到之處，一切皆為掩蔽。在雲氣進展的過程中，一個個山頭，一幢幢房舍，逐漸失踪。漸逼漸近，直至眼前的花木也不見了，濕冷冷的雲風霧氣撲面拂襟而至。在雲氣前推後擁中，雨腳挾風斜飛，旋即瀧瀧有聲。這雲變雨的奇觀，尚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見。這場雨直下了兩小時，至六點鐘後方止。山經雨洗，新翠欲滴，涼風颼疾，著體欲噤。於此時誦「空山新雨後，

天氣晚來秋』之句，纔能體會到古人用字的精妙。

張主席與王部長

張岳軍先生在各省主席中是比較能幹的，王雪艇先生在中央各部長中亦錚錚有聲，我在一天中見到這兩個人，可謂景氣。

張氏繼何雪竹氏之後任湖北省主席 ，鄂人以張文襄相許，張氏勇於任事， 亦以此自勉。十六日晨十時， 訪晤張氏，談起鄂省政況，張謂一切皆有前進辦法，本可按照計劃一步步向前做去，今年忽遭空前大災，水旱兩災均極嚴重。湖北省的財政本來不敷，現在受此打擊，不但前進工作不能繼續，且不得不走回頭路，掉轉頭來做救濟功夫。言下雖極感慨，而詞意之間仍不減積極之氣。人能學艱不餒，結果必不平凡，我對張氏，頗願這樣期許。

近兩年來的中國教育，已走上整頓的路。這種氣象，在王雪艇氏長教部以來已很顯著 。中國教育界的積弊，眞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起衰振頽，自然亦需要相當時期。據聞某當局在一次集會中，對於教育界曾有一段很沈痛的談話，謂：政府對於教育一向尊重幾位老先生，交給他們去辦，結果如此，政府只得認眞整理一番。凡是教育名義上的錢， 此後必須眞正用在教育上， 絲毫不得假借云云。言時聲色俱厲。有明察的當局，然後教部纔能放手作事，王雪艇氏能彀作些事，固然是他能作能爲，實際上也不是偶然的。王部長於十六日晨十時到牯嶺，午後五時我去訪問他，所談皆是教育問題。王談，在此國難緊急之際，大家皆感覺非從教育上根本着手不可。這兩年對大學教育雖略加整頓，但中小學的基礎太差，大學教育難望充實，故改進中等教育尤其重要。今年起實行中學會考，就是要取締不良的學校，兼以提高一般的程度。近年的中等教育是在畸形狀態中，普通中學太多，職業學校太少。普通中學是預備升學的，這類學校辦不好，教育出來的學生，升學則大學教育受其拖累，不升學又無實際生活技能。現在教育部的方針，是要使普通中學逐漸減少，而使職業教育逐漸擴充。職業學校實比普通中學難辦，尤其缺乏師資。這都是多年畸形發展的結果，現在要掉轉這種趨勢，自然須假以相當時日，不能立即收功云云。在我們談話當中忽然雷雨大作 ，無形中把談話時間拖長，及雨稍停，始辭出。

深木叢菁中一位元首

當藏本事件發生的時候，首都天氣正熱，林主席特來匡

廬避暑。林宅在廬林黃龍寺後，深木叢菁，其地最爲幽勝。記者得楊暢卿秘書長先容，於十七日晨前往請謁。由牯嶺到廬林，約八里，境爲廬山林場，廣萬畝，沿途松篁夾道，至爲清幽。牯嶺既煩囂，樹木也少，兩相比較，俗雅立判。游人多在大竹上刻字，誌某年月日某人曾來此。佳景當前，不知游賞，而孳孳焉以刻名雕姓，好名之念，驅人如此！及抵林宅，黃膺白委員長及殷桐聲局長已先在，旋張岳軍主席亦來，記者候於室外。林廬壁上鐫『鹿野山房』四字，小樓一所，構造頗爲簡單，門前疊石爲平場，置木椅石凳。廬山上的房子，都是沿山建築，皆有坡度，這所房屋因爲門前有疊石作臺（也可以說是院子），所以頗饒平闊之氣。候至十一點鐘，黃殷張三氏始出，林送客至室外，張岳軍先生爲記者紹介，經延入室內，對坐而談。林主席是日著藍布衫，青布鞋，赭顏霜髮，鬚眉半白，仙風道骨，儼然深山中的一位隱士，絕看不出這咫尺之間，便是我們四億民衆的元首。林主席談話，對大公報多過獎語，直使記者難於置答。又謂：『輿論要監督政治及指導政治雙管齊下』。談及目前國家情況，謂：『自國難以來，政府時時在困心衡慮的努力應付。國民對政府的責備，我們皆願接受，但國民必須與政府同心協力進行，否則力量分散，對內對外，更無辦法。』談約二十分鐘，中委丁超五偕閩人李霞軒，記者遂興辭，林主席親送至門外階下，堅阻不獲。這時適有一個轎夫臥在院內草地上睡覺，林主席向他呼道：『喊！別在那兒睡覺，這是我們新種的草地。』這位元首的平易近人，有如此者。

出林宅後，到林場買了幾罐雲霧茶，作此行紀念。歸途游黃龍寺。黃龍是廬山名刹，殿僅一椽，湫隘不可駐足。客堂頗整潔，四壁遍懸字畫，皆黨國要人的手筆，一僧入坐睡其中。我素有睡癖，至此始知須讓寺僧一籌。寺前有大樹兩株，傳係晉人所植。槎枒參天，甚爲古茂。倩轎夫導尋黃龍潭，觀瀑布。沿龍潭路而下，至黃龍潭，時正午十二時，嚴樹蔽天，炎威不及，看瀑布自懸崖而下，水聲入耳，令人興超塵之感。今年雨少泉瘦，懸瀑水僅一股。我步石至潭邊，以手探水，頗涼，但不至冷的程度。此時若有浴具，頗願洗一洗這滿染塵垢的身體。見潭前大石上刻着『痛飲黃龍』四個大字，此典出於南宋，至今意義尚新。這四個字既常常適用於中國，自岳武穆以來，竟無一人克遂其志，思之不禁泫然欲涕。歸途的龍潭路，須步步上登，驕陽蒸灼，山路艱難，數十步之後便汗流被背，適纔一種清涼之意，頓時驅逐淨盡。復至寺前古樹，見樹下石上刻有曾擴情君的題詩，頗可誦，以腹餓思歸，未及抄錄，即登輿行。

海會道上一片朝氣

海會寺是廬山五大叢林之一，現在是軍官訓練團的所在地，非有通行證不能前往。我取得通行證後，於十八日清晨五點半鐘自牯嶺起身。由牯嶺到海會計程三十五里，新闢一條中正路，較舊路約近五六里，遂循新路前往。海會在半山，氣候較牯嶺約差八九度。我預料那裏必熱，故著夏布長衫。因為起身的時間很早，出了旅舍，即覺有些涼意，一入中正路，便見前面山嶺上湧動着一片灰白色的雲氣。行至中正路的極巔，完全進入雲氣的霧團之中。雲濃風勁，草帽幾乎被風吹落，氣候之冷，直若深冬。我在籐轎上打着寒噤，包圍在濕而冷的雲霧中，數尺之外，即不辨物。身上的長衫加了重量，濕轆轆的緊貼在身上。我這時在這種偉大的自然氣象中深感到個人的渺小，同時又似有所悟的想起了所謂「朝氣」。我們常常對於某人某事謂其有朝氣，這目前所見到的纔是真正的朝氣。我任轎夫抬着前進，沿途不見一人，也不見一個人家。雲氣雖還很重，日出漸高，較近的景物已可看見。在轎子迤邐前進之際，迎面忽有一片插天的巨山出現。一路的山皆是碧油油的，這片山却於青草翠苔中顯露着蒼老的威稜。嵯峨勁拔，別有奇氣。詢之轎夫，說：「這就是五老峯。」我這時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及至五老峯下，目前轉出一片浩渺的大澤。急問轎夫，說：『那就是鄱陽湖。』我這時又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慰。此地是五老漢陽兩峯的交點，在兩峯對峙中露出湖的一面。這時日出已高，湖光雲氣，交相輝映。看萬頃碧波，點綴着幾點舟帆，如浮白鴨。咫尺名山，迎面大川，我這時真覺得是身在畫圖中。再前行，山勢益險，這一段中正路是沿着五老峯下開闢的。上面是插天的削壁，很矯勁的向下壓迫，下面是萬丈絕壑，望之膽戰，在這當中一條羊腸小路，走到極陡峻處，有鐵欄為限。在這時候，受這種偉大氣象的壓迫，簡直使人喘不過氣來，真是『提心在口』，時刻有一夫失足五人齏粉之懼。行至復興亭，與夫息肩，購稀粥早餐，我也覺得腹餓，喝了一碗藕粉。附近一帶，山花燦爛，藥香撲鼻。我採了幾朵花，一種紫藍色的小花，據轎夫說是桔梗花。另一種較大的，六瓣七鬚，白色的花瓣，疏落落的有些絳紫色的星點，蕊及鬚全係絳紫色，鮮艷雅潔，極為可喜。詢其名，轎夫說是『五爪龍』。此花六瓣，何謂五爪？且龍何物，豈能名此佳卉？竊擬名為『絳玉盞』，亦覺不甚愜當。將花插於轎頭，登輿復行；有此好花作伴，此游頗不寂寞了。下復興亭，即是獅子口，這是一線由上而下的小道，夾在兩山中間，煞是險峻，轎行其中，

時時有傾倒而下的危險。此處是懸巖，也是深澗，若有湧泉，必定能成功一個很大的瀑布。走過獅子口，路較平坦，至一小廟，名木瓜古岳太極觀。觀前一片綠竹，附近樹木亦多，吾家右軍所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眞堪為此地寫照。轎夫雖在此息肩，我只在綠竹巖上一覽鄱陽之勝，並未入廟參觀。我曾有幾次經驗，深知游廟不如看景。走過白石寺，行不片時，轎夫遙指古木叢中的一所廟宇道：「前面便是海會寺」。這時已將近九點鐘了。

午後兩點鐘，我離開海會，找着轎子，回歸牯嶺，單單不見了轎頭的那些花，我問轎夫，答說：『已被陽光曬壞，故而扔掉了。』滿擬簪花而歸，以驕牯人，轎夫偏不作美，掃興之至。重過獅子口，這歸程是上山路，兩峯緊逼，仰攀狹徑，眞如在巨獅的齒縫中行走。石乳流水，汩汩作響，懸崖插天，遮日無光。在仰登程中，轎夫曾數度息肩，輪流攀飲石乳以解渴。及出獅子口，再登復興亭，轎夫在此進午膳，我佇立以俟。走出五老峯，途中也有多處可以望見鄱陽湖，歸來時，在此等處竟未能望見湖影者，是因為雲氣太濃的緣故。歸到牯嶺時，鐘過六點，業已滿街燈火了。

兩個科學集會

游允白先生幾次對我說，廬山上有一位名士，不可不一識其人，即陳三立先生之長公子彥和先生（隆恪）。陳氏為主張中國變法之最早者，其祖寶箴曾以主張變法免官，三立先生亦戊戌案中之魁首。三立先生年逾古稀，已是今日的魯靈光，現在北平養疴。陳氏寓牯嶺河南路，廬名松門別墅，十七日午後往訪，未值。十九日午後彥和先生來訪，溫文大雅，的是世家學者。承告以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省農業院合辦的廬山森林植物園，將於明日開幕，希望我去參加。並謂該園園務由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標本室主任秦子農君（仁昌）主持，係胡步曾（先驌）的高足，對植物甚有研究，可算得一個權威。園址在含鄱口。二十日午後三點鐘，我特往參觀這個科學集會。秦君招待甚殷，並詳為解釋該園發起動機及籌備經過。園址面積萬畝，正在含鄱口內，土壤氣候，均極適宜。經費由生物調查所與農業院各年出六千元，秦氏本人不支薪。在籌備期中，范旭東氏很有助力。該園目的不在造林，而在從學理上研究各種植物，俾以其結果，改良全國的農圃。四時許，舉行開幕典禮，胡步曾氏主席，行營代表王君，熊主席代表某君，及盧作孚，范旭東，任叔永，董時進諸氏相繼演說，大致均對該園致甚高希望，且預料三五年後必有重大貢献。會後全體攝影，我覺得這個燕北俗夫無留

面目於匡廬的必要，乃謝別，步登含鄱口，眺望鄱陽湖，而歸。

中國科學社今年（十九屆）的年會定在廬山舉行，全國科學界代表全集此處，益增盛況。二十二日晨九時在蓮谷青年會行開幕式，我與中央社記者馮有冀先生同往參觀。本屆到會社員較衆，論文也比往年多。這天的開幕式，差不多就是一個演說會。主席是該社江西分會會長蕭叔綱氏，首先報告。這次年會是與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動物學會聯合開會，所以科學社社長任叔永及三會會長翁詠霓（竺可楨代）錢崇澍秉農山諸氏繼作各別報告，蔣委員長代表陳布雷，省主席熊天翼，中委陳立夫，教長王雪艇諸氏相繼演說。諸人演說以秉農山先生最幽默，惹得大家哄堂而笑。蓮谷地方，以四週峯巒突出，狀如蓮花，故名。站在青年會的禮堂前，縱目東望，可以看見鄱陽湖，頗饒形勝。會後與馮先生步行而歸，午後烈日，曬得我大汗淋身。

四訪馬將軍

我自從十四日在合肥宅中遇見馬占山將軍，就想專誠的訪問他一次。他住在大林路三十三號，距大林寺甚近。十五日晨十時往訪，他住的房屋，建築在很高的一個山頭上，頗有巍巍然的氣象。自山下至峯巔的石階，不下百級，轎夫遲遲攀登，其難也不下於走好漢坡。不湊巧，馬將軍不在家，只好留下一張名片而別。歸途順道游大林寺，內容殊無足取。此寺甚古，與中國佛教最有淵源，燬於太平天國之役，民國十一年始規復。殿一椽，係木板蓋成。殿內香烟繚繞，佛號喃喃，二十餘僧人坐在殿的四週，盤膝合目，口宣佛號，仔細諦聽，迴環朗誦者只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而已。信步入側院，菜圃茅舍，糞土之氣撲鼻，尚饒野趣。十七日晨八時半，再往訪馬，又不值。前日來此，原約今晨再來，而竟不遇。南行至白香山詠桃花處，花徑茅亭，自是平民詩人留連之所。午後我因爲到松門別墅訪陳彥和先生，穿過醫生窪，再至大林峯訪馬，仍不遇。歸途路過大林寺的放生池，木牌上寫着『游泳諸君請走此門』，知有游泳池，步入參觀，幾個男女幼童游在一池渾水之中，頗覺生趣盎然。

我三次訪馬，而皆不遇，自謂此行與馬氏只段宅中一面之緣而止。二十四日晨，我到吳廬去看前溪先生，提起此事，前溪先生慫恿我，說：『何妨再去一趟試試。』吳廬與馬宅只百數十步之隔，因鼓勇再往。此時馬氏剛起床，排闥直入，竟獲接見。馬將軍說：『中國人不是不能跟小鬼拚，壞在私心太重，不能團結。中國人當真一致團結起來，兩個拚

他一個，就是十個拚一個，也拚過他了。中國這樣大國，怎麼會亡？我們不能團結，日本人能團結，他們無論甚麼時候，對外總是一致的幹。日本侵略中國，好比老鼠吃牛，像似很難的；但是這個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樣不動彈，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此外又談了些山居近況，遂與辭。

張副司令與顧公使

四川劉湘因信任劉老師(從雲)，致爲共魁徐向前所乘，他是二十四日由成都回到重慶，二十六日我在商啓予總指揮午飯席上便聽到了這個消息。那時傳得很甚，以後新聞比較公開了，大家反倒覺得安定些。四川問題是一種慢性病，治療上難求速效。川中軍人不能團結，政治又太壞，這兩種病根不去，難望霍然痊愈。現在贛閩勦匪軍事，正在加緊進行，中央軍隊不能抽調入川；即使可以調兵入川，川中軍人的門戶之見是深的，恐怕一入夔門，自己先吵起來。所以暫時的辦法，只有促川軍團結，共同禦匪。至於一勞永逸之策，須俟川漢，川陝，川黔各路(鐵路或公路)修好了纔能談得到。不過各地的匪是聲氣相通的，四川一隅得勢，其他各處不免聞風興奮。張漢卿副司令於二十七日自漢口來到牯嶺謁蔣，想來當是商量防範鄂西零匪的辦法。張氏是正午一時到牯嶺，我於午後四時往廬林去訪問他。這時張氏正預備偕同張岳軍主席到熊宅去，所以我們雖然見着面，未及談話，約定明晨九時再談。轉天早晨我正預備前往，黎天才處長赶到旅舍來告訴我「張副司令被約到蔣公館談話去了。」只好改日再談。三十日晨張先生約早茶，同座有賀衷寒黎天才兩先生。張氏自病後出國以來，健康大復，較之兩年前迥然兩人。他對我談了些四川事情，又說了些當年在河南打仗時的笑話。活潑爽快，充分表現富于春秋的精神。

是午顏顧兩使到牯嶺。這是現在中國外交界的兩顆大星，來此當然有所商量。午後我到仙巖客寓去訪問他們，侍者說：「他們正在睡覺，不見客。」轉天(三十一日)早晨我冒雨再往，剛剛碰到顧少川公使，是正要出門的神氣，於是忽忽的談了十幾分鐘。我說：「在此外交緊急的時候，一般國人多覺得顧先生和顏先生不宜久在國內勾留。」顧先生聽了這話不甚謂然，頗以爲中國人沒有知識，駐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國外。旋又掉轉話頭，道：「我們也有苦衷，我們在外邊辦事，等於是留聲機的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且外交也是一種戰爭，大本營如不決定戰略，一任前線各自爲戰，其害更甚於不戰。我這次歸國，一爲向政府請示方針，同時順便到各地視察，藉以明瞭國內的情形。」我看顧

先生很忙，遂約後會而別。據我想來，顧氏是現時外交界中的第一流人才，正當國際聯盟開大會改選非常任理事的時候，以顧氏與國聯的歷史的關係，且是駐法公使，巴黎與日內瓦相距甚近，天然的是出席國聯大會的首席代表，而這次政府却任命郭泰祺羅忠詒金問泗三氏為代表，顧氏竟不與其選，這其中當然有不得不然的苦衷。現在國聯大會業已開幕，改選理事我國亦已落選，預料顧氏返任之期當不在遠了。

（本節完全篇未完）

中國歷代尺數考

曾士莪

我國的度量衡，自古迄今，是不一致的。近來政府為欲統一度量衡起見，早經擬定此項程式的大小長短，頒布到各省了。余於課餘之暇，撫今追昔，將歷代尺數的歷史，詳細查考一下，特彙錄於後，以供製尺家之參考。

禮記以手布為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為一寸，說苑以一粟為一分，其源之來也莫之適從。考玉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為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為尺，理之必然。況諸書又同此制。乃後世之所尙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算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為尺。（通鑑外紀，十二寸為尺，蔡邕獨斷，九寸為尺，）商周八寸為尺。（外紀獨斷皆同，但鄭註猶以十寸為尺．而通考謂之未詳，姑依諸書，）秦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後周市尺，開皇官尺，皆鐵尺也，）萬寶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為之，至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翫，獻玉尺而失之，其迹猶存，所定得六之五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因襲。志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璟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三尺，出二器圖義諸書，皆泛論，似當時未有一定之制，）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至明清兩代。 皆仿夏制。十寸為尺。以迄於今。 現因部尺頒布比之民間舊尺為短。此尺制之大略也。

由歷代尺制考之。是尺有玉製。有銅製。有木製。至萬寶常製水尺。始用木。以後仿之。迄今不變。茲特表而出之。以質諸博雅君子。

蘇俄外交關係與第三國際

胡·道·維·

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撒維克革命運動，于推翻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之後，成立了蘇維埃聯邦的統治權：迄至今日恰計有十七年的光陰了。在這十七年之中，俄聯的外交關係與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向右轉：在近代國際政治史上，不能不說是最富奇趣的一頁了。最近蘇俄之加入國際聯盟，便算是這十七年間國際關係演進的合理結束：且讓我們給他們以往的流水賬，作一次的總清算。

蘇俄在以往的外交關係，很顯明的表呈着三個不同的階段或時期：第一時期——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蘇聯還站在普通的（即資本主義的）國際社會之外；第二時期——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蘇聯便跳到這種國際社會以內來了；第三時期——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蘇聯在國際社會間不但作了國際合作的一份子，而且作了國際合作的一種主動力了。

在第一時期之內，帝國主義的列強之間的大屠殺，似結束而實未結束；各國之內的階級鬥爭，亦似有方興未艾的形式：在這種局勢之下，列寧輩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是唯一對症的靈藥；於是打倒資本主義，撕毀帝國主義，喚起無產階級的民衆運動，推進世界國際的大革命，這一切的一切便都順時應人的成爲甚囂塵上，震盪一時的紅口號了。不但如此，反革命的白俄軍隊，利用協約各國的資助，陷新興的蘇維埃聯邦于四面楚歌之危境；大戰中的協約各國，更是派兵遣將將蘇俄領域給包圍封鎖的水息不通；弱小的波蘭亦從而助紂爲虐的對蘇俄作公開的宣戰：凡此種種情形，無不表示列強的干涉，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敵對：在在都使蘇俄國內黷武式的共產主義得着了極大的刺激。當然的，蘇聯政府要以推倒資本主義實現世界革命爲對立的政策了。這種政策有二個具體的表現：第一便是蘇維埃政府盡其所有以支持的擴大宣傳運動——當時共產黨的先鋒隊，足跡遍佈了天下，目的當然在使全世界紅化：這些事想仍在我們的記憶中。第二便是

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沽(Baku)所召集的第一次東方民族大會——目的在喚醒亞細亞被壓迫的民族大衆，藉以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與世界革命。結果，這第一次大會竟作了第末次大會；國際共產宣傳也是一樣的無效力。但這些都是題外的話。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在這第一時期內的蘇聯，是完全站在尋常國際社會之外，抱持着敵對的態度，對之施以呪詛加以打擊而無微不至的。連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國所簽訂的布奈斯特——李徒佛斯克和約(Brest-Litovsk Treaty)，都不能算是蘇聯對外人的投降，或世界革命方針的放棄：這不過是要爲四面受敵的蘇維埃統治權謀得一席「喘息」的餘地罷了。就平常的意義說，蘇聯對資本主義的國際社會，實在還沒有來往關係之可言。

到了第二個時期，情形便兩樣了。協約各國的封鎖于一九二〇年春季也鬆解了，牠們的軍隊也從蘇俄各方面的領土上撤退了，白俄運動也宣告失敗了，俄波戰爭也于一九二一年春季正式的結束了：這些事實明白的告訴世人，蘇維埃聯邦業已克服了牠的環境了。因此，各資本主義國家亦不得不對于這新興的無產階級國家，改變其素來敵對的態度而逐漸予以直接間接的承認。同時，在另一方面，蘇俄領袖們的世界革命的迷夢，似乎也爲環境中的霹靂加以擊醒了：匈牙利與巴法利亞(Bavaria)的共產主義的嘗試，也于短期間宣告破產了；德國一九二三年魯爾(Ruhr)區域的被佔，亦不曾因羣情的憤慨而激起燎然的革命；而且俄領以內的軍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因增加民衆的負擔過于艱鉅，反曾激起很危險的農民暴動與軍隊叛變。在這種情況之下，蘇俄亦不得不緩和其素來仇視普通國際社會的方針，而代之以穩健的——而且在相當程度內還是合作的——政策了。於是內則宣佈其所謂新經濟政策，冀以外國資本之援助而發展其本國之實業與人民之生產力；外則放棄——至少是暫時的放棄——立即推翻資本主義與實現世界革命的思想。

莫斯科的新外交政策，在蘇聯的國際關係上，不久便產生了如願的結果。在一九二〇年歲首，俄政府已與亞斯多尼亞(Ectonia)，立淘宛(Lithuania)，拉特維亞(Latvia)，及芬蘭(Finland)諸鄰邦簽訂了和約。翌年，又與波斯，阿富汗，土耳其，波蘭等國結訂了條約；奧國且更進一步的予蘇聯以法律的承認。一九二一年三月與英國所締結之通商條約，又爲蘇俄與一個大强國恢復外交常態的第一聲。迨至該年年杪，莫斯科與若干歐洲國家便都恢復了商務關係。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四五月間乃第一遭的參加了一種重要的國際會議——熱諾亞(Genoa)會議；其成績雖無足觀，但是蘇聯還

是藉着牠的拉巴諾條約(Rapallo Treaty)才取得了德國在法律上的承認。在一九二二年之秋季，俄政府又遣代表參加討論土耳其問題的諾桑(Lausanne)會議；此會無結果，厥後一九二三年七月又在海牙復開：在其所擬定之撤毀韃靼海峽(Dardanelles)的軍事設備的協約上，蘇聯也是簽字國之一。在一九二四年間，英國，意大利，挪威，瑞典，希臘，阿拉伯，中國，丹麥，與法國均相繼正式的承認了蘇聯；在一九二五年，日本也接踵而作同樣的承認；在一九二六年，愛斯蘭(Iceland)與烏露圭(Uruguay)亦如之。

一九二四年春季的列寧之死，引起了托洛斯基與史達林關於政策主義的爭論；托史之爭，又引起了托氏之放逐與史氏之勝利；史達林之勝利，又普及了「限社會主義于一國」的口號；史達林主義既爲共產黨所容納，於是內則引起了兩次的五年建設計劃，外則發爲「外交緊于內政」的國策。這些事實在在都反映着蘇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踪影——換句話說，蘇聯從前本站在國際社會的外面，現在却已然跳到國際社會的圈內來了。

到了第三個時期，我們眼見蘇聯與國際社會的相互關係還在同上的方向上邁進着，還在密切化，還在接近化。當本時期之初部，蘇聯的環境就不很順利；馴至本時期之中後部，牠的遭遇更發生了不測的變化：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間本來很有希望的中國共產革命，竟宣告流產了；和英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至一九二九年十月間也斷絕外交關係了；和中國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也斷絕國際來往了，其間在一九二九年之秋張學良將軍還奪取了中東鐵路，來了一次打倒赤色帝國主義的戰爭；一向的老盟友德國因爲希特勒法西斯運動的成功，也反臉相向而詆辱至於無微不至了；東方的夙仇日本更於一九三一年强佔了中國東北四省而威脅西伯利亞的南陲，最近因售路交涉不成且從而大捕東路俄員與之爲難：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情况之下，蘇聯一面要顧全己身經濟計劃之完成，一面仍欲規復其在列强間的一席地——這有什麽辦法呢？

蘇俄只有兩條可行的大道：一則盡力謀與友善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美意等——成立更密切的經濟連繫，一則竭力阻止帝國主義的國際社會間的戰爭的爆發。這第一個政策若能如願以償，蘇聯國家工業化的計劃便可以得一鼓勵而與奮躋於完成，更進一步的便可以對資本主義世界達到最後的經濟獨立的目底。第二個政策有順利實現的必要，是因爲蘇聯目前在經濟與政治上都已經是尋常國際社會之一員了：帝國主義的列强如果發生了戰爭，國際貿易就要遭受打擊，

從而五年經濟計劃也就要陷於崩潰了；再者，近代武力的角逐有無限的蔓延的力量，在軍備未充的目前蘇俄如一旦作了遭殃的池魚，其在境內建設一個完備的社會主義系統的政治方略，誰能保其不根本發生搖動的危險呢？因此，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的一個決議案起，至一九三四年正月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裏的史達林的演說為止：蘇聯吾人對于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原則，莫不加以極誠摯的重視與熱烈的擁護。李維諾夫對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日內瓦舉行的歐洲大同盟討論委員會所提出的經濟互不侵犯條約草案，更是經濟合作觀念的創制品：這個計劃誠然迄今尚無實現的可能性，但是人民外交委員長曾力言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系統間有維持一種永久的和平的相互存在的必要，這却是世人應予絕大注意的議論了。

制止國際社會裏的衝突而在不損害國權範圍內維持世界的和平，這便是以往十年中蘇聯外交方針的基石：我們只要略一考察莫斯科在國際關係上的各種活動，就不難得着很明確的實證了。　蘇聯對于軍備縮減問題，素即加以極大的注意。李維諾夫于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很勇敢的發起了「一種立即的，完全的，並且普遍的軍縮」計劃——希望在一年之內盡體施行：這種理想雖在目前尚無採行的可能，但是蘇俄保障和平的苦心于此便很能窺見一斑了。俄政府之亟欲與東西各鄰邦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熱衷，更是活躍的表現在今日國際政治舞台上。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李維諾夫於日內瓦軍縮會議的講席上，曾提供關於侵略國的一種新定義——將互不侵犯條約的效力範圍更加擴大了：據消息報說，這不管是各國「人民之安全與獨立權利的保障書」。蘇俄政府機關報也有類此的評議：「李維諾夫的宣言，目的不僅在防止一個有革命運動的國家裏的外人干涉，亦且代蘇維埃聯邦接受了不干涉一個有反革命運動的國家的責任」。這便是代蘇俄放棄其在世界革命運動中之領袖地位的聲明了。　李氏的定義厥後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成為蘇聯與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亞斯多尼亞，拉特維亞，及芬蘭諸國所結訂的一種互不侵犯條約的根據。俄國並曾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向東鄰日本作互結此項條約的提議——我們應該注意：這還是正當着我們因東北問題同日本衝突最尖銳化的時候。于一九三三年正月東京政府作拒絕的答復之後，莫洛托夫還在希望着「日本的拒絕簽署不過是暫時的」：當時莫斯科的失望，可以想見一斑了。

蘇聯的協調精神，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俄爭執中，在一九三一年以後的中日事變中，尤其有逾越恒度的表現。近來據

報載蘇維埃在遠東邊陲上雖已有重量的國防設施，不過他們處於日本極端威脅壓迫——最近逮捕中東路之俄員，即其一例——之下而仍未有引起衝突的行動，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在日本未實行侵略俄國領土以前，蘇聯必竭力設法制止與東鄰發生戰事；這也是很可斷言的局勢。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國在法律上之承認蘇聯，同年七月與西班牙外交關係之恢復，一九三四年二月與匈牙利國交之反復常態；這一切的成績，都是蘇俄十年來努力和平的結果，也都曾提高莫斯科方面一時呼籲和平的慷騰聲浪。他們最近之欲加入國際聯盟及對于東歐互助公約的關切與活動，正足以表示這種政策的延續。不過，史達林曾對一九三〇年夏季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說過：「我們不要片塊的外國領土；但同時亦絕不願以尺寸之土讓人」；對于一九三四年正月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又有同樣的聲明：「我們的政策是很明顯的。我們需要和平及與任何人的友誼關係。我們不想威迫任何人，更不想攻擊任何人；但是我們却不畏懼威脅，並且我們也準備着對煽動戰爭的人們作一報還一報的答覆」。蘇聯的和平政策之有明確的範圍，似乎也是一貫的既定方針。

綜上所述，蘇聯外交政策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經過了三個階段，于世人不甚矚目之下使他們的國際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遷：從前要立即實行世界革命，現在却要保障世界和平；從前要掀起國際戰爭，現在却要促成國際合作；從前要打倒資本主義，現在却要拯濟資本主義；從前要推翻帝國主義，現在却與向所謂帝國主義的集團發生了勾結；從前站在普通國際社會的外面而對之施以詆毀誣蔑，現在却已加入了國際社會而更為其最活動的一員。這種整個的向後轉，這種徹底的矛盾行為，只有國際政治的事實可以給我們解釋；因為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者，也是必須顧慮到事實情狀的。

然而，我們應當記得：蘇聯政府的背後，有一個俄國共產黨；俄國共產黨的背後，還有一個第三國際的組織——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的：如果蘇聯政府的注意力現在已完全為經濟建設與國際和平諸問題所吸收了，如果世界革命的學說——這是軍國式的共產主義的基本信條——已完全被他們束之高閣了：那末，以進行世界革命為職責的第三國際又上那裏去了呢？這第三或共產國際是列寧所創立的，曾開第一次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牠的章程說：「共產國際的目標，在以一切所有的方法——武力鬥爭包括在內——來從事作推翻國際間資產階級的奮鬥，藉以創設一種國際的蘇維埃共和

國，而作完全取消國家的一種過渡的階段」。其第二次大會所發表的宣言，曾有更深一層的闡述：「國際無產階級是不會解除牠的武器的，直待蘇俄成為世界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大同盟中的一個鍵環。」齊治林（Chicherin）于答復克松勳爵(Lord Curzon)的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的通牒時，是這樣的說法：人們既不能因為范德斐爾德(M. Vandervelde)是一個比利時內閣的閣僚並且同時又是第二國際的一員，便假定比利時政府與布魯捨爾地方的第二國際有任何關係；當然也不能假定莫斯科政府與第三國際有任何關係。蘇聯政府的否認與第三國際有何關係，似已成為歷年來的固定方針了。就嚴格的法律論據來說，也許真實是這樣的情形；但是按共產組織的學理講，蘇維埃政府與俄國共產黨應同受第三國際的指揮；並且依實際情形論，蘇維埃政府與第三國際又同為俄國共產黨所操縱——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所以蘇聯政府與第三國際兩個團體的政策，當然不無相當密切的關連。第三國際舉行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是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正當世界革命的論調高唱入雲的時候：在牠們的辯論詞與議決案裏，在在都表示牠們確很順從第三國際章程的規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二年的第四次大會，以及一九二四年的第五次大會，却隨着俄國共產黨的態度的改變，其大部工作都以推延無產階級的鬥爭為目的了。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會召開以前，其間有五年的間斷——第三國際未曾有絲毫的表示與活動。史達林「限社會主義於一國」的主張，便是在這個時期之內為共產黨所正式接受的。同時，辛洛斐夫（Zinoviev），托洛斯基，以及他們的朋友都在這個期間絕迹於政治舞臺了。第六次大會完全為史達林與布哈林(Bukharin)輩所操縱：牠的工作目標，便是甘脆的要將「限社會主義于一國」的主張歸納到共產主義的信條裏面去。史布兩人所提出的共產國際的政綱，完全將這個目的達到了；並且這個政綱也為此次大會所通過了。這個政綱一面保存一八四八年「共產宣言」的論調與馬克思昂格斯(Engels)及列寧等人的革命言論，另一面却在共產主義的大體信仰上介紹了若干根本的變更。其最重要的更張，乃在蘇聯此後應如何推進世界革命一事上。國際革命自然仍是第三國際的最後目標；但是牠的目前工作却規定的不同了：其中包括有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的制止，保護蘇聯以抵抗資本主義的侵略，反對外人之干涉中國，援助中國革命與各殖民地的動亂。保護蘇維埃聯邦的存在尤為第六次大會的主要的關切。第三國際原本是世界革命的參謀部，現在在事實上——縱然不是在學理上——已經變為擁護蘇聯的一種國際勞工組織了。托洛斯

共一派人自然是表示不滿的，他們認為這便是直接對共產主義運動與國際無產階級所發的一種叛逆行動了。

自一九二八年後，第三國際不曾再有大會的召集。但是牠的執行委員會却總存在于莫斯科的城內，並且不時還召開牠的全體大會。牠們的言論與決議在報紙宣傳上，總說是推進世界革命的重要步驟；但是牠們的內容，却不能使我們作如是的觀察。比較一九二八年的第六次大會，牠們並不曾有新的發揮。執行委員會最近的一次——第十三次——全體大會，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召集的：很表示注意法西斯主義的發展——認此為資本主義最後沒落的一個新表徵；此外，又來了一次的呼籲「世界上一切勞工與苦力犧牲己身而擁護蘇維埃聯邦，用以抵禦帝國主義者之反革命的陰謀」此外，更通過了一個議決案——決定在一九三四年秋季召開第三國際的第七次大會。至於這一次開大會的情形怎麼樣，自然要待後來方能揭曉。但據吾人的揣測，一定也不過追隨第六次大會的蹤跡，而一樣的無聲無臭；因為我們知道俄國共產黨的政策在最近的將來是不會發生重要的變化的。

在法理上權能統治蘇聯政府與俄國共產黨的第三國際，在實際上也不免與蘇聯政府同為俄國共產黨所裁制。俄國共產黨在近十餘年來因事實與環境的壓迫，所以一步一步的由左而右將共產信條變更得前後判若兩人了；結果，第三國際政綱上的共產學說，蘇聯政府在國際關係上所持的外交政策，也就隨之而發生基本的變化了：這實在是一種極端矛盾的現象。在這一方面，我們眼見着蘇維埃政府正在從事於擴大的經濟建設，埋頭苦幹的要將一個退化的農業帝國改造為一個未來的大工業邦，以冀充實其抵禦外來的威脅與敉平內起的反動的實力：因而不免在某種程度內對共產主義重加調整，用期能適應這個偉大的目標；因而外交事務——除詆毀帝國主義的陰謀外——已不復佔有蘇俄報紙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第三國際——依現在正為設立第四國際而鼓動宣傳的托洛斯基之所言——便已降落到一個政府行政部屬的地位，而度其附庸的生活；因而蘇聯政府的方針便也義無返顧的走向了維持國際和平的一途。但是，在另一方面，冀用武力推倒資本制度而成立無產專政的世界革命政策，豈不仍是共產學說最完整的一部分嗎？第三國際豈不仍以促進世界革命為其最終的職務嗎？第三國際豈不仍是駐紮在莫斯科，並已規定今秋召開第七次大會嗎？這些情形又怎能與李維諾夫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給予羅斯福總統的保証——即永不在美國領域內作暴力改革政治或社會制度的宣傳的保証(1)——相符合呢？這樣的保証更怎能與莫洛托夫在一九三四年正月

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開幕時所發表的言論——俄國共產黨便是「共產主義國際的先鋒」——相融洽呢？特別是在莫斯科方面正在討論如何使共產黨與蘇俄政府的合作更趨密切的當時。

實際上，世界革命的學說與蘇聯的實用方針，其間已有了一種基本的矛盾。蘇維埃政府在實際政治的祭台之前，已權宜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部分作供物似的犧牲了。「共產宣言」的言詞皮毛依舊的存在着，但是牠的革命實質與共產內容早已被國際風雲吹散到九霄雲外去了。我說過，蘇聯政策的前後衝突，只有國際政治的事實可以給我們解釋：事實的力量真算大了！

㈠蘇俄政府將以下列方針為其固定的政策：「不容許在牠(即美國的領土上有任何組織或團體的成立或存在，並且制止任何組織或團體在牠的領土上的活動，或任何組織或團體的代表或職員在牠的領土上的活動：如果這種組織或團體的一種目的，是要推翻或是預謀推翻，或是要以暴力圖謀改革，合衆國或牠的領土或佔有地的全部或一部的政治或社會制度。」

談詩

江寄萍

予頗喜古人之閒適詩，唐人中不乏佳句，陸龜蒙之詩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頗有漁家風味。張演詩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鷄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頗有農家風味。韓偓詩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南溪幾尺山。」頗有儒者風味。

李商隱之無題詩及錦瑟詩最怪而不易懂，大概是因為內容是戀愛的故事，所以諱莫如深吧。一般人多認為李商隱之無題詩最佳，此論頗不當，李之好詩甚多，只未被人發現耳。予獨喜其這首：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濕衣。」

大有毛詩中「彼黍離離」之概，不在少陵「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下，「薄暮歸來雨濕衣，」眞是一往情深，使人不能卒讀。較其「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歌詠兒女情長者，眞不堪同日而語矣。其諷刺詩亦佳，茲錄其兩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天下此種相同的事甚多，人盡靡靡，恐怕不是詩人的諷刺所可挽回的吧。

二十三年九月二日。

暹羅華僑近狀及其前途

張孜

緒言

「南洋華僑」這一個很熟悉的名詞，當每個人思念及受壓迫的海外同胞時，一定會從意識範圍內首先被發現出來，這不只因爲它太熟悉，還因爲它太重要，因爲在南洋一帶的我國僑胞着實太多了。

暹羅是南洋的一部分，當地的華僑人數既比其他各地多，其所處的地位情勢，亦比其他各地特別重要：因爲暹羅國家對待中國僑民，向來都是與本國人民同等待遇的，中國人一入暹境，即不啻爲一正式的暹羅人，故在其他各地僑胞因受居留政府之政治勢力的壓迫與外人經濟勢力的排擠而至於顛連流離的時會中，而暹羅仍不失爲海外僑胞的唯一樂土。直至去年四月一日——暹曆元旦——暹政府頒行新移民律厲行限制移民入境，徵收巨額入口稅止，每年儘有大批缺衣少食的華人爭相移入。但因無法維生，自行離暹歸國者，至今日仍極少見。這一來因爲暹政府對華僑所採用的政策與其他各地有別；再則暹羅社會，雖一般的也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然大體上人民的生活還比較容易維持，還未到無法生存的絕境。可惜盛時不常，好景難再，已往的這種情勢，年餘以來竟大變特變了。

自前年——一九三二年革命發生，新興勢力取得政權之後，暹羅的內政在各方面被改革了，政府對華僑所取的政策，隨之從根本上也起了轉變，由從來放任的轉而爲干涉，由自由的趨而爲限制，由分化排斥的進而爲同化併吞，更由實行同化而採行限制出境入境，如厲行強迫教育，取締並消滅華僑教育，實行吞蝕主義的國籍法等各種政策，全暹華僑，至此遂陷入於無可逃避的難境了，因而被打擊被摧殘的事實，自後也就隨時皆有所聞，爲使國人明瞭其間的眞實情形起見，特繼草斯篇以饗讀者。

一、暹羅華僑情況之一般

暹羅的華僑，原也同其他各地一樣，可以分爲兩部份或者兩種：一種是意識，思想，活動，打算處處都與祖國保持密切關聯的純粹華僑，這一部份大致都是僑暹不很久的，至

多不過一代或者兩代，有的是從本身起才到暹羅去的。他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充分的表現自己是中國人。有人說：這種純粹華僑的人數，全暹共有三百萬，約佔暹國一千一百五十餘萬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强。

另一種是混合血統的華僑後裔，他們都是過去僑暹華人的遠代子孫，有的還能記憶自己祖先的祖國鄉籍所在，有的則連鄉籍與姓氏都一併忘却了。在或種情形之下，他們也能自承爲中國人，但通常他們總是以暹羅人自居的；因爲他們的生活一切都暹羅化了，並有不少在暹羅政治上取得很高的地位。這部份的人數，據說：全暹約有四百萬，佔暹國人口百分之三十四點七八。——另有謂這部份人數達六百萬的，未知孰是。

前記兩項數字，如爲眞實可靠，則全暹華人已佔暹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點八六，其勢力之大，實屬可驚，不過，這兩項數字，並不必是正確可靠的，因爲它並非用切實的統計方法得來的。但亦不能因此便謂暹羅華人必無此數，就第一種純粹華僑言，中心所在的曼谷市中，熙來攘往，觸目皆是者不容說，即其他「山吧」內地城鎮商埠，凡水陸交通便利處所，幾無處不爲潮州，廣州，瓊州，福州，厦門等地的華人所麕集，舟車所至，到處都是華僑的世界，操潮州語赴暹羅內地各處旅行，簡直比在廣東還普遍還通用到幾十倍，其情其勢，蓋可想見了。至關於第二種華人後裔的情勢，讀以下摘錄的兩段重要演辭，便可以明白大要。

一九二八年今暹皇拉瑪七世參觀各華僑學校所致訓詞中有謂：

「……暹羅與中國之民族，固兄弟之親也：即以現在而論，暹人血統已與華人混而爲一，至於不可分化；暹之高級長官，無論爲已往，爲現在，多屬華裔；其由中國來暹之華僑，成家立業，終於歸化於暹者，亦復不少；即以朕躬言之，亦含有華人血分在焉。職是之故，暹人及華僑，所以素來相安，且因此而得和洽無間。」

又一九三二年革命之後，民衆黨應暹京中華總商會之請，派代表拍兀鐵塞氏出席該會講演，其演詞中有謂：

「世界上決不再有像中華民族與暹羅民族間關係之密切者：因暹羅民族，可以說由中國發源而來，一直混合而至現在，有如一家兄弟，分不清誰爲父之血統，誰爲母之血統，不但一般平民爲然，即鄙人自己，亦爲華人苗裔，又如當今皇上，亦自己承認含有華人血統成分。所以稍爲明白之人，均能明瞭中暹兩民族共存共榮之關係，故能互助友愛，相與親善。但一般淺見者流，

竟造出界限，自己欺侮自己，此誠至足痛心之事也。固然，在形式上當然有中暹之區別，而在政治上亦不能無相當之限制。但土生華僑，熟識暹羅語言文化而能忠於暹羅國族者，暹政府無不量才錄用。如鄙人本屬華裔，但因生計環境種種關係 ，不得不自認為暹人而在暹生活，暹人亦歡迎參加國政，在國民經濟權利上彼此概屬平等，此實超越於有條約國僑民之上矣。……」

讀了以上這兩段重要的演辭之後，幾乎依據着就可以下以論斷：暹羅人就是中國人。至少在詞句上這是有理由可以講得通的，但在實際上究不絕對盡然 。根據前述的人口數字，究還有四百多萬佔暹羅總人口數百分之三十九點一四的純粹的土着民族或他種民族，這些都是與中國人的血統沒有混雜過的。當然我們不能認為暹羅人盡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的種子。

但何以暹羅的華僑和華僑後裔竟都不曾有一個確實可靠的統計數字呢？這一來因為沒有人去作過這類的統計調查；再則事實上也真無法統計，難於調查。因為暹人與華人從前是不分界限的。彼此既沒有界限，則分別調查統計，自無從着手進行。自六世皇時代國籍法頒布之後，理論上才有暹人與華僑的區別，而事實上這筆老賬到現在還沒有算清楚，除非暹政府對華僑的新政策澈底實現，這筆賬一時恐還是弄不清楚的 。目前所謂三百萬——純粹華僑人數，也有說兩百萬，一百萬的——都只是從想像中得來的。因為華僑與非華僑在法理上的區分與事實上的表現太不一致了。譬如無計數的華僑子弟，父親是中國人，母親也是中國人，而他們自己在生活，行動，思想，意志各方面無論是客觀的表現或主觀的自持都是中國人 ，這無疑的我們將肯定的認為他們是華僑 ，但是暹政府則將他們全部都算在本國人的範圍之列，說：「這些都是我們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在暹羅出生的，依國籍法的規定：凡是居住在暹羅的人，不管你國籍誰屬，而你在暹羅所生的子女，則一定是暹羅人，依法須於生後數日內向「安拍」——縣署——陳報，否則查出之後處罰金五十。銖(註)自己所生的子女，經陳報或被查出之後，則自己和自己的兒子女兒，一方面是所謂「親生骨肉」，而另一方面則各成其所謂「外國人」了，子女是暹羅人，父母是外國人。

暹羅的國籍法採取這樣有趣的出生主義的原則，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吸收同化華僑用的。——此點後面當再詳述——在這種法律的使用推行之下 ，不管你移來若干新的華僑，一代之後，便都更改姓名成為暹羅人了。結果無論在暹

華人的人口勢力怎樣膨脹擴大，而華僑的數量，必然會絕對的減少的。故此，在目前尙屬混亂的情勢之下，要很確切的指出暹羅華僑的數量，不但在事實上不能得出精確可靠的統計數字，即令眞能得出來，其數也一定不甚大的，並不能表示在暹華僑的眞實情形。

「註」暹羅的國籍法對歐美各國僑民亦同樣採用，因此歐美各國政府，常向暹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對各該國僑民特殊待遇。各國外交官員子女，因享受治外法權，當然不受此限制，各國僑民，因亦有托庇於外官不受限制者，我國與暹羅無國交，僑民當然無此便利，但間亦有隱匿不報或捏報死亡的。

二，華僑旅暹之經過

華人從什麼時候起到暹羅去的？這問題在事實上殊難獲得精確有價值的考證，此處亦不打算對此問題加以考證——雖然有人說華人至暹經商，始於齊梁。因爲歷史上很久遠的事蹟，對目前的事變並不能發生若何重大的影響，年湮代遠的華僑後裔，除集團羣居的如所謂，「孔明兵」——現存約兩千人，在青邁北約百里山中——一類富有歷史的興趣之外，其他雜居散處的早被消滅同化了，於現在，於將來，都不復存留多少意義，實亦沒有對之考證年月的必要。這里所要申述的華僑旅暹之一般經過，僅係對現代華僑，對他們怎樣由已往而現在，由現在而將來在情勢變動上富有因果關係的一般旅暹經過而已。

「海外僑商」就想象推測，似乎旅居海外的僑胞，應該都是爲經商作生意遷徙出去的。但實際大不如此。實際上他們並非爲了經商作生意才跑到海外，他們大抵都是先到海外經過多少艱辛奮鬥才起始作生意的。因爲，無論是某一時期，無論在某省某地，大致總都免不了有一部份衣食窮困的民衆，大致愈是荒年亂歲，這種困苦民衆的救星愈大，苦況愈深，這些困苦民衆，到了窮無所歸，生活無法維持的時候，自然只好離鄉輕家，去到別的地方求生路，暹羅離我國南部濱海數省特別是廣東福建雖不怎樣十分接近，雖在海運未發達如今日之前來往並不十分便利，可是航海交通，究比山嶺跋涉要容易得多，故在遜清末季，粵閩兩省濱海居民特以廣東潮州的佔最大多數，每當生計迫切的時候，輒冒險乘帆船向彼邦漂流，中途如不遭風險沉淪，大約三數月之後，就可以得登彼岸了。

初次冒險到暹羅去的僑胞——俗稱之爲「新唐」。大抵都是賣苦力來維持生活；收買這種苦力的，大抵都是先到若干年在那里已取得相當根基地盤的老同胞——舊唐。新唐

們在賣苦力的生活中，如能剩下一些積蓄，或者更幸運有機會被東家——俗稱頭家——看重選作東床，便可以有本錢財產開始作商務的活動，到此生活便算找到出路了。

不過新唐到暹之後，要想很快的個個都找到出路，却又是很不容易的難事，照例每一個人都得經過若干的艱辛困苦中消失了自己的生命。因爲過去暹羅華僑在「彼此互助」的一點上，眞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忍性刻薄。所謂，他鄉「骨肉倍相親」；在暹羅華僑的歷史社會裏却滿不是這樣的。現在把作者過去年年在暹北青邁旅途中所聽到的一段事蹟寫在後面，以代解釋。

這段事蹟，是青邁華英學校的前任十餘年總理蔡勳輝先生所講他個人已往在暹奮鬥的經過歷史。他是在三十年前坐帆船冒險到暹羅去的，到暹羅之後，他和其他許多人一直跑到青邁，以新唐的資格向舊唐出賣勞動力混飯吃。他說：凡是新唐出賣勞動力，不管能力如何，一律是只吃飯，不給工錢的，而工作却一天到晚不許停息。最難的是每日兩餐之外，更無一點額外着補，有時飢餓之極，也只好空腹忍受着。門前有賣食物的，即有錢也不敢公然去吃，如果去吃，頭家便抵面質問：某人，你偷我的錢啦，不然，你從何有錢吃零嘴？故此，吃的人既不敢公然吃，賣的人也不好公然賣，彼此都偷偷摸摸的背着頭家才能進行交易。

出賣勞動力的新唐，個人的行動，照例是受頭家支配不得自由的，無論怎樣不願再幹，也不准私自逃走，逃走之後如被抓回，即不免受嚴厲的處罰。較爲整齊的衣飾物品，頭家也是禁止穿着使用的；他說：他自己帶了一副玉鐲，頭家即當面向他挑剔，他提出理由反抗：「這是我的唯一財產，我當然有使用牠的權利」。結果他的反抗勝利了。

頭家們對待同胞的新唐是如此忍性刻薄，但假如有一位新唐不幸在痛苦中死掉了，他們則一定要大作其喪事，召集許多人敬禮獻物來臨門祭吊，這一樣並不是爲了什麼感情義氣，而是爲了在喪事中可以撈一大批禮物財貨，於死者毫無所得。後來蔡先生他自己便召集一般人組織「鑼鼓會」來反對此擧，並反對頭家們對新唐的諸般刻薄待遇。從此他們的遭遇便相當的改善了。他並說：這種情形，過去在暹羅幾乎到處都是這樣。

爲什麼暹羅華僑的歷史社會裏會發生如此不可想像不在情理的怪現象呢？這當然有它的必然要發生的因果關係在：第一，前面已經說過，這般流亡海外的同胞們，他們都是在窮苦之極的境地中冒險出去的，他們的唯一目的是在獲取金錢找自己生活的出路，因此凡是有利於獲得金錢與獲得更多

金錢的事情，不管應當不應當，他們都很高興樂意去作，反之，凡有碍於金錢取得的，都在他們目的的反對之列；第二，過去暹政府對待中國人是異常優遇，同本國人一樣看待的，同時暹羅人對中國人也因爲歷史上有過宗邦臣屬的關係，眞如所謂「上國人民」異常親近和睦，於地位稍高的中國人，更特別歡迎尊敬——去年五月，作者領導暹京新民學校暑期旅行考察團到曼谷附近農村考察，曾親受到一些老年暹羅人的這樣尊敬和歡迎，這種情形，在落後的農村社會裏，至今還有一些殘餘的保留，但在先進的城鎮都市地方，則已改取相反的情勢了，——所以中國人到暹羅去，比到本國外省外縣還得到更多和美優良的遭遇，不感受外人的欺侮壓迫，自然也就不覺得本國人親切可愛，因此，見利也就全然忘義了；第三，到暹羅去的既一般都是體健腦弱的苦同胞，知識能力自都比較低下，一人一家的事情之外，其他任何與公衆社會有關的事項，自然很少人能顧得到，考慮得及，更很少人去實行改革糾正了。在此等因緣相互作用演進之下，自然而且必然的會產生前述的怪現象來。

三、經營致富之方法

華僑在暹羅發財的實在太多了，因爲過去在暹羅發財實在太容易了，大致去的時候愈早，愈肯於冒險吃苦而手頭愈緊的人則發財亦愈大。這一來因爲暹羅物產太豐，財源太富，二又因爲當地人民的文化太落後，知識太低下，生活太簡單，生產太不發達的緣故。已往華人到暹羅，好像西班牙人繼哥倫布之後到新大陸一樣，不過不像他們那樣用武力奪取，僅僅靠生產上吃苦耐勞，交易上以少換多，以小換大，就可以獲得大量的財富到手。爲解述這種可能而且很容易發財的特殊情景起見，這里先簡單的叙述一下暹羅已往以及現在還存在的原始狀態的經濟情形和暹羅民族的生活狀態。

暹羅的經濟情形，即就最近說，仍然落後在可憐的程度。誰都知道，暹羅是以產米著名的農業國，據一九二七年該國農林部報告全國所有田畝總數爲一八，二七八，四六〇暹畝。近數年來因受世界不景氣影響，米價低落，農村日趨貧困，可耕地畝，猶因無利可圖，荒廢日多，全國地畝總數，縱令較前有所增加，其數亦必極微，就前數與全暹總面積二七五，四三九，二七六暹畝比較，才不過六，六三%。其餘九三，三七%的土地，則爲林莽樹海，古木參天之大小「山吧」。這些佔全面積極微的田畝總數，很多都是靠中國人的力量開闢出來的。在中國人的堅忍耐苦的勞動力未加入到暹羅之前，已往的暹羅民族，幾乎是完

完全全藏住在深淺連綿的「吧」叢裏頭。他們的能力知識既低，而生活的習慣又懶，他們對生產事業既不善經營，除非生活上迫不得已，又懶得去經營。故在暹羅的經濟史上不只很多農田是靠中國人的力量開闢的，所有一切農事耕作，園藝灌溉以及商業的工業的很多生產方法，都是以中國人作領導首創經營的。

去年年底作者旅行暹北，在彭世洛調查當地華僑經營農業的情形——華僑在暹種地的據云以該地爲最多——據某君語作者謂：「本地經營農業的僑胞，大都從事園藝種植各種蔬菜。在五年以前，暹羅人尚未學會種菜，不景氣的現象還未發生的時候，經營大可獲利。近來一方面受不景氣的影響，一方面暹羅人也學會種植一些易於生長的蔬菜，參加生產，故各僑胞目前獲利日微了。不過，因爲暹羅人惰性很深，他們種菜，僅選種幾種不費培養工夫而易於長成的就完了，太麻煩困難，太需要人工培植的，他們不會，也不去學，他們根本就不願多勞動，能維持簡單的生活就行了。因此，僑胞們尚有方法可以維持生活。這種類似的情形，的確不只彭世洛一地是如此，各地大致都是如此，更不只現在是如此，已往尤其如此，所以有很多人說暹羅現有的經濟實力，整個是靠華人的力量開發出來的，所以當暹羅政府嚴厲施行强迫教育的時候，不少華人這樣憤恨的說：「你們——指暹羅——忘了華人對你們的功勞了！你們現在毫不容情的壓迫華人，眞是忘恩負義！」這雖是十二分主觀的憤激語，但用來證明華人對暹羅經濟史上的重要性是很合適的。

現在應該歸到華僑在暹羅怎樣經營致富的本題上來了。目前暹羅富有的華僑，雖然有的是幾百幾千萬銖的商工業資本家，有的是幾千幾萬萊（註一）的大地主，有的是大銀行資本家，可是一脈相承，他們差不多都是從商業資本家方面派生或轉變出來的，而他且們中無論是大地主也好，銀行家也好，工廠主也好，都很少完完全全離開商業資本家的地位的，他們很多都是坐在商業資本家的正位上兼掛着其他的名目，固然有不少其他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發財，促他們更富，而他們所依賴致富的基本方法，主要的還是在商業方面的幾種。

前節已經講過，初到暹羅的新唐，如能在賣苦力的生活中剩下一些積蓄，或者是幸運的被頭家看中選作東床，便可以有資本財產開始作商務的活動，便可以找到生活的出路，就是說可以靠經商發財，可以成爲幾百幾千萬的商業資本家。那末，一般靠經商發財的方法究竟怎樣呢？是這樣十足帶機會性的：

著名好欺負的居住在深淺連縣的「吧」叢裏的「山吧老」，他們的知識是低下的，低到不會數數，不懂事物的貴賤高低——過去是這樣，現在有許多還是這樣；他們的生活是簡單的，有米有鹽，有辣椒，食品就全够了（註二）再有幾件粗衣服，幾間破茅屋，生活便完全解決了，他們之所以懶得下去，也眞因爲他們能甘於這種窮苦的簡單生活，而同時天然所賦予他們的物品，動物的植物的都極丰富，只要不是絕對的不動作，只要一年中相當的工作些時，獸皮，牛角，穀米，椰子，檳榔，香蕉等以及其他各種物品，眞是予取予求。正因爲太丰富太多了，所以他們一點不珍貴這些，不稀罕這些。

好奇心這東西，有時眞能使人發現新的奇蹟，有時也眞能使人上當，這些不識不知，淸貧自若的「山吧老」，當他們遇見一些肩挑貿易的華人小販，或者當他們走到某一處水陸交通便利處所見到許多人所開設的商店裏從外洋販運來的許多式樣奇美，應用靈便的貨物，奢望心不覺油油然從好奇心裏抽芽出來，希望取得一份來享受享受，而這便是經商的華僑同胞們的好生意上了門啦，說不定值幾「士丹」（註三）的東西要賣他幾銖，值幾銖的物品要賣幾十銖，「山吧老」既不識數，又不懂高低貴賤，只要貨物新奇，只要自己手頭有那許多錢，或者有那許多可供交換的物品，便很高興的買了去，交換了去，上當不上當，不懂這些，也就不管這些。

當然，這裏會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肩挑貿易的行商，一種是舖面營業的坐賈，兩者間交易上所採取的基本原則——以小換大，以少換多——雖都一樣，但內容究有方法長短的差別，行商大致都是小本經營的買賣，不能安坐市鎭上與商店爭雄長的。他們每單身一人肩挑或者肩負一些較新奇而又爲日常生活上所需用的貨物到山吧內地去兜賣。他們雖一般較之商店人員要辛苦些，可是因爲他們能够深入，所獲得的利益也就大些。去年五月，作者到曼谷附近昭柿港六竿面農村考察時，即遇一華人小販携帶自來火的墨水筆式的鉛筆到一廟中求售，每枝售兩銖五十丹，該廟和尙與園觀多人相將一瞧二審三試用之後，連連點頭說：「不貴，不貴。」其實該筆每枝在曼谷才售二十餘士丹，一至鄉間，即可獲十倍以上高利，卽此已可想見過去一般行商獲利之豐了。

（註一）暹畝名，每「萊」約合中國兩畝。

（註二）佬族人民生活，每餐僅食糯米飯，佐以少許食鹽與辣椒即足，長年俱係如此，其他有較優裕者，亦不多。

（註三）「士丹」爲暹國輔幣名，有銅質與銀質兩種，銅丹又名紅丹，每枚當中國洋一分，每百枚換本位幣一銖，銀丹又名白丹，有五丹十丹兩種。

由華盛頓會議談到明年海會（四）

楊敬慈

三　倫敦海軍會議（承前）

（七）第四次大會及潛水艇問題

二月十一日，第四次大會。此次大會之主要議題，爲廢除潛水艇問題。各國對於此問題，意見不一，英美，日法，分爲兩組，各持一說，互不相讓。英美主張廢止，義大利主張有條件的廢止，日法兩國反對廢止。玆將各國意見，略述於次：

（一）英美主張全廢——英美，完全廢止潛水艇之主張，可以英海軍大臣亞歷山大發表之言論代表之。第四次大會首由亞歷山大發言：「潛水艇之性質，不屬於防禦艦隊之列，已成爲攻擊器械」，列舉五種理由，以實其言。即㈠爲人類謀幸福，㈡潛水艇主要功用，在於攻擊，㈢促成裁軍之實現，㈣實現經濟上節約利益，㈤令船員免去苛酷勤務及意外之危險。美國首席代表斯蒂生繼續發言，「潛水艇在領海內，全然爲攻擊的武器。且造艦經費，較任何種爲大。美國在華盛頓會議，雖曾反對全廢，現因情勢變化，故贊成全廢」，附和英代表之主張。

（二）法國反對——法代表海軍部長列克痛駁兩氏之全廢論，根據三項理由：㈠潛水艇之使用，與其他戰艦無何區別，㈡潛水艇爲防禦的武器，㈢潛水艇之使用限制，應與其他戰艦相同，依據國際法而加以限制。

（三）義國作有條件的贊成——義代表葛蘭蒂敘述，對於潛水艇限制原則，極表贊成，惟廢止之程序，則應加以縝密之研究再決定之。

（四）日本反對全廢——日代表海軍大臣財部彪，贊成法國之主張，不承認潛水艇爲攻擊的武器，空中之飛機較之尤爲殘酷。又謂：就日本之地理形勢而論，島嶼星羅棋布，確有賴於潛艇之保護云。

各國代表，相繼發表意見後，由主席麥克唐納提議，以美國案之基礎，設一專門委員會，研究潛艇限制問題。潛水艦問題，至此遂以不了了之矣。

（八）倫敦會議之兩大難題

會議開幕以後，美代表於二月五日發表具體提案，斯蒂生六日又發表一聲明書，英國代表於七日公布覺書，日本代表抱定觀望態度，迄未正式披露具體主張，延至第四次大會後二月十三日，始發表一說帖，敘述日本提案。三國提案要旨，已詳見前節，不再贅述。

自日本代表披露提案後，三國代表往復磋商，英美日三國意見漸次接近，此即後來締結三國海軍條約之張本。其間意見無法接近，最感困難者，厥為㈠美日海軍比率，㈡法義海軍平等兩大問題而已。

一、美日海軍比率

日本自中日，日俄兩戰役以後，一切海軍計畫，胥以美國為其假想敵人。故美國在一九二〇年將實施其一九一六年之海軍擴充案，日本則擬建造八八艦隊以抵禦之，即此一端而論，美日海軍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加以美國宣佈移民律，限制日僑入境，美日之衝突益甚（詳見著者譯「日本軍人眼中之日美危機」書中二五至四〇頁）。現美國勢力逐年向外膨脹，謀擴充太平洋沿岸商務，皆足令日本惴惴不自安，非堅持對美海軍七成比率政策，不足以阻遏美國擴展其強大之海軍力於遠東，以保日本之優越地位也。

日代表披露其正式提案，具體的表示輔助艦之對美七成要求，首席代表若槻且鄭重聲明為「日本國民之要求」。但英美兩國，固決難予以承認，故斯蒂生公然答以「美國上院及國民均不能承認」，而麥克唐納亦云：「自治領意志堅決，不能承認日本要求」。美日海軍比率問題，遂成為倫敦會議之一大難關矣。

其後由英國提議，將與會五國分為兩組；即英，法，義為「歐洲組」，英，美，日為「海洋組」，就美日海軍比率，與法義海軍平等兩大問題，分別談商，增加會議進行速度。

海洋組內，美日代表唇劍舌槍，爭辯頗烈。至二月二十七日，始由美代理李德提出第二次提案，將美日兩國輔助艦之噸數，規定於次：

㈠砲口徑八英寸之巡洋艦

美　一八〇、〇〇〇噸

日　一〇八、四〇〇

㈡砲口徑六英寸之巡洋艦

美　一四三、五〇〇噸

日　一〇〇、四五〇

㈢驅逐艦

美　一五〇、〇〇〇噸
日　一〇五、〇〇〇

㈣潛水艇

美　六〇、〇〇〇噸
日　四五、〇〇〇

照李德案之規定，大巡洋艦之保有量，日本爲美國之六成，輕巡洋艦及驅逐艦爲六成五分。故李德之第二案，較諸斯蒂生在初開會時發表之第一案，顯然對日本表示甚大之讓步（第一案日本對美比率，大巡洋艦爲六成二厘，輕巡洋艦爲六成一分三厘，驅逐艦爲六成），與美日主力艦之比率，相去幷不甚遠也。

美國第二次提案，經日代表向政府請訓，直至四月一日，東京始發出正式回訓，承認美代表李德之提議，但附有四項條件：

㈠一九三五年以後，日本有建造大巡洋艦之自由，
㈡潛水艇得早日代換，
㈢新海軍協定之有效期間，以一九三六年末爲限，
㈣限制主力艦，須顧及各級輔助艦之關係。

此四條件對於美代表之提議，並未有根本的變更，故美日海軍比率問題，至此可謂已告解決。英美日三國意見漸次接近，此即後來締結三國海軍條約之藍本。

二、法義海軍平等

在日代表提出輔助艦對美七成要求同時，法代表亦發表一說帖，謂：「法國認爲如用英美提案爲協商標準，規定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造艦計畫，法國無妨予以贊成，但須附有兩種條件，㈠各國同有裁軍決心，㈡須待法議會批許。」當時法國海軍共爲六八一，八〇八噸，要求「至一九三六年底止，擴充此數至七二四，四七九噸，保留建造新艦七萬噸之權利。」法國一再聲明：「上列數字，爲維持其國家安全必不可少之數」，該說帖最後結論：「關於安全保障問題，各國如能將絕對的需要，改爲相對的需要，則無論何時法國均所贊成」，可見法國之意，在於與各國磋商安全保障問題。當時法國輿情，對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一事，持論頗爲激昂。

義大利代表團於二月十九日再發表說帖，宣布義國之海軍政策，堅持要求法義軍備平等，並將華盛頓條約限制外之各級艦艇，就英法義現有數量，加以比較，以示法義兩國海軍力相差並不甚遠。蓋義國之意，以爲在華盛頓會議中，對於主力艦已取得與法平等之地位（法義主力艦同爲十七萬五千噸），其他艦艇亦應與法平等，蓋義國在地中海沿岸之殖

民地，須有强大海軍保護，始不至爲法所據奪，且義國在歐洲之國際地位，亦不在法國以下，故對於法義海軍平等，始終堅持。法國所以堅決反對此種要求者，蓋亦有故。蓋法國殖民地爲義之八倍，海岸線亦較義長五千英里，法國海軍分散各處，而義國軍艦則環集地中海，若義國得逐所欲，則地中海之霸權，法國祇有拱手相讓，而法國之北非州領地，立時感覺處境危險。故法國對於義國要求，當然認爲無商量之餘地。

會議既分爲「海洋組」與「歐洲組」，法義關係，驟然緊張，各執一詞，互不相下，英國周旋於其間，麥克唐納對義代表苦口勸說，使放棄對法平等要求，英國願勸法國將其要求之海軍保存量，減少至「五十五萬至六十萬噸」，作爲交換條件。義代表仍固執不讓，義海軍部態度尤形堅決。

法國之態度又若何？

會議開幕之初，英美日三國曾發表以非戰公約爲基礎之嚴正宣言，法代表白利安乃堅決主張，須締結五國安全保障協定，然後再訂立合理的，有效的裁軍條約，則非戰公約之眞精神，始可確定，乃英國堅決反對，美國態度冷淡，此五國安全保障公約之議，遂無形打消。

英美代表，見義國意見堅決，無法轉圜，乃轉而勸告法代表，要求其減少說帖中之海軍保有數量，庶義國無所藉口，以作釜底抽薪之計。法代表白利安表示，法國可以略爲讓步，但必須以締結地中海保障公約爲先決條件。蓋法國之意，以爲在地中海之義國海軍，隨時可以威脅法國國家之安全，故必須與英美各國締結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遇法國在地中海受他國侵略時，英美海軍應予以援助，英國認爲責任過於重大，不願擔負，美國又平素不喜參預歐洲各國之糾紛，故對於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之締結，遂又拒絕之。

會議延至四月初旬，法義海軍平等問題，陷於僵局。法義問題既不能解決，英國之海軍保有量因之不能決定，美國無法定議，而日本亦無從定其比率，由此可知法義問題影響於倫敦海會之形勢如何重且大也。英國見及於此，不能不別闢蹊徑，以挽救會議瀕於破裂之危局，乃將歐洲組之法義問題，暫時擱置不題，轉而努力於海洋組之英美日三國會議。幾經蹉跌，美日海軍比率問題，如前所述得告解決，三國協定之成立，已成既定之事實，至於五國海軍條約能否成立，端視法義之態度爲如何耳。倫敦會議至此，可謂功成過半矣。

然而法義之態度，固仍僵持如故也。三月十五日，法首席代表達迪突然宣布兩項原則：㈠成立安全保障協定，㈡義

國不撤回對法海軍平等案，法國決不減低其海軍保有量之要求。一方面，義國總理墨索尼里於三月十九日，訓令義大利代表團，令堅持法義海軍平等之要求，不許退讓云。雙方情勢，各趨極端，英代表雖奔走斡旋，毫無効果。

英美兩國，以調人資格，將法義兩國海軍保有量另製成一具體方案，以調和兩國意見。但此妥協案亦復徒勞，因法義兩國，均認為英美所擬定之數字未免過小，表示不能滿意。蓋此妥協案數字之推算，係以英美平等原則為基礎，採用「法義兩國兵力與英相等」之二國標準主義，當然不能滿足法義兩國之慾望。法義兩國代表乃毅然拒絕調停。

法義海軍問題，至此幾疑為山窮水盡，無路可通矣。乃外交形勢之變幻，究非常理所能測。於斯時也，法外長白利安在上院演說裁軍，表示「問題解決之可能性甚大，法國願有以滿足鄰邦之希望，決不吐露與事實不符之謊言，不擅作類似軍力平等理論之空談」，暗示讓步之意。同時美國代表團亦發表一意味深長之說帖，對於以保障歐洲安全為目的，締結諮詢公約 (Consultative Pact)，有所論列，謂：「美國現有負有與他國商議之義務，成為多種條約之簽字國。……法國在聲明書中，曾以縮減海軍兵力為交換條件，要求相互的軍事安全保障，此時如能用其他方法，掃除諮詢公約之誤解，問題亦可在全然不同之見地接近，美國願加以考慮」云。美國所以提倡此諮詢公約者，意在使五國均能參加倫敦條約，且另訂立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以滿足法國希望，自行減低保有量之要求，英國亦可望低減保有量數字，美國再援法義之例，對日比率問題當然容易妥協。故義國代表對此首先表示贊成。

英國繼之發表聲明，謂「戰爭勃發以後，相互援助義務，固然不易負擔，但防止戰爭之條約，即介乎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與諮詢公約中間之條約，英國願加考慮」云。

三月二十七日，首席代表會議，推定英法代表起草地中海安全保障公約。但英法兩國，對於安全保障問題，意見過於懸殊，加以法義海軍平等問題，仍未能解決，故此項公約始終未能實現。

(九)倫敦海約之內容

法義兩國，既各趨極端，不相讓步，英美日三國為顧全大局避免決裂起見，乃擯除法義兩國，另由海洋組之三國，就意見妥協之各點，締結三國海軍協定。於是此貌合神離之倫敦會議，草草完卷，匆匆閉幕矣。

倫敦海約，計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五國共同簽字者

又一部分祇英美日三國簽訂者。其由五國共同簽字者，除所謂海軍休日頗關重要外，其餘若一萬噸以下航空母艦之限度，潛水艇最大噸數之限制，不過將華府條約稍加擴充而已。所謂海軍休日者，即按華府條約，各國主力艦已滿年齡者，本可更換補充，現在規定至一九三六年爲止，中止建造，概不補充者也。至於輔助艦之限制方法，取英國主張之分級限制，及法國主張之總噸數限度，而成一折衷的限制案大綱。此外尚有戰時使用潛水艇之限制，及規定商船在戰時之地位，不過由於美國海洋自由之希望，與裁軍問題固無關也。

倫敦海軍條約，四月二十二日，各國代表在最末次大會正式簽字。全約共二十六條，分爲五章，其第三章——由第十四條至第二十一條，即英美日三國海軍協定，爲此次會議最大之收獲。其餘一，二，四，五各章，對於五海軍國有共同的拘束力。第一章，規定主力艦及飛機母艦等，第二章關於潛水艇之總噸數及其單位噸數之規定，第四章規定使用潛水艇之限制，第五章規定新約之批准手續，特定其有效期間，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新約又有一特點，即在第三章章尾，附有「安全保障條款」，即新約之第二十一條也。全文爲：「訂約國家感於國防之不足，或因其他非訂約國家增加海軍，而對於其自國海軍欲有所增加時，必須先行通知其他訂約國家，且須附帶說明增加之理由，增加之艦類，及艦隻之數目等項。其他訂約國家於接到通知後，得按該國增加之數目，照條約規定之比率增加之」。此條爲英國代表所提議，蓋法義海軍平等問題一日不解決，英國一日即感覺不安，乃爲其本國軍備留有伸縮之餘地也。

(十)倫敦會議之成績

倫敦會議，英美日三國，關於各種艦之保有量，既經決定，其附屬各專門的事項，各國意見亦歸於一致，始完成倫敦海軍條約。茲將英美日三國及英美日法義五國間決定條項之內容，表列於次：

(一)主力艦

	新協定保有量		照新協定廢棄艦	
	隻	噸	隻	噸
英	一五	四二二，八五〇	五(Vliant外四隻)	一三三，五〇〇
美	一五	四三五，〇九八	三(Florida 外二隻)	七一，一〇〇
日	九	二六四，九〇〇	一(比叡)	二七，五〇〇

「決定事項」 一、代替建造，至一九三六年爲止，

二、廢棄事項，於條約發生効力後十八個月以內施行之，

三、最大排水量，備砲口徑，艦齡，均照華府條約規定，

四、照華府條約之保有量，艘數噸數均為五，五，三比率，

（二）航空母艦

	現有勢力		照華府條約最高保有量
	隻	噸	噸
英	七	一二〇，三五〇	一三五，〇〇〇
美	四	九〇，〇八六	一三五，〇〇〇
日	四	六八，八七〇	八一，〇〇〇

［決定事項］一，各國最高保有量，遵照華府條約，

二、一萬噸以下輔助航空母艦，亦在華府條約保有量內，

三、一萬噸以下輔助航空母艦之備砲口徑，為六英寸以下，

四、一萬噸以上航空母艦之最大排水量，依照華府條約，

（三）大巡洋艦（備砲口徑八英寸）

	新協定保有量		新協定保有量與現有勢力之差額
	隻	噸	噸
英	一五	一五〇，〇〇〇	
美	一八	一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建造）
日	一二	一〇八，四〇〇	〇

［決定事項］一，最大排水量及備砲口徑，均照華府條約決定一萬噸八英寸以下，

二，據新條約，美國保有量，於一九三三，四，五年每年一艘，合計三艘起工，

（四）輕巡洋艦（備砲口徑六英寸以下）

	新協定保有量	照新協定廢棄或代替建造外之得以建造噸數	
英、	一八九，〇〇〇噸	三〇，九二五噸	（廢棄）
美	一四三，五〇〇	七三，〇〇〇	（建造）
日	一〇〇，四五〇	二，〇三五	（建造）

［決定事項］一、備砲口徑六英寸以下，

二、艦齡二十年，

三、至一九三六年末，日本代替噸數總計四八，二〇〇噸之中，應行代替者四艘一六，

九六〇噸（利根，筑摩，平戶，矢引），提前應行代替者七艘三一，九六〇噸（天龍，龍田，球磨，多摩，北上，木曾，大井），

四、最大排水量規定七，五〇〇噸，

（五）驅逐艦

	新協定保有量	照新協定廢棄噸數
英	一五〇，〇〇〇噸	三七，四三〇噸
美	一〇五，〇〇〇	一一八，七三〇
日	一〇五，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決定事項」一、最大排水量大巡洋艦一八五〇噸，驅逐艦一五〇〇噸，備砲口徑五英寸以下，

二、艦齡十六年，

三、日本應廢棄艦海風澤風等三十五艘，

四、至一九二六年末，日本代替噸數爲二三，一四〇噸，

（六）潛水艇

	新協定保有量	照新協定應棄噸數
英	五二，七〇〇噸	七，五八四噸
美	五二，七〇〇	二三，三五〇
日	五二，七〇〇	二五，七九七

「決定事項」一，最大排水量二〇〇〇噸，備砲大英寸以下，

二、艦齡十六年，

三、照新協定廢棄噸數，係已達艦齡者不再代替，

四、日本應廢棄艦共三十五艘

五、至一九三六年末，日本應代替者十六艘一八〇〇噸，

（七）特殊艦艇

㈠水雷敷設艦，㈡武裝巡船，㈢水雷艇，㈣單檣帆船㈤發動機船，㈥砲艦及通信艦，㈦河用砲艦，㈧掃海船，特殊艦艇噸數，不加算於各國補助艦保有量內。

要而言之，倫敦會議之結果，既將世界海軍問題之癥結，表白於世，且新約規約各項，又多補助華府條約之缺憾，此爲倫敦會議最大之收獲。言其成功之點，略有數端。

㈠減少海軍競爭　各國海軍之主要武器，倫敦條約均加以限制，各國艦類噸數，均有一定數目，至少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各國不致再作造艦競爭。

(二)主力艦之減少　倫敦條約對於主力艦採取逐漸減削政策。一方面使各國停止華府條約中之換替噸數，他方面强迫各國廢棄已滿艦齡之舊艦，故各國之主力艦，將逐年減少。

(三)潛水艇使用之限制　倫敦條約規定，潛水艇之使用，與水面船隻同受國際公法之限制，不得無故擊毀商船，在人道上造福非淺。

(四)各國海軍經費之節省　在倫敦會議以前，各國競造輔助艦艇，所耗造艦經費占歲出之大半，新約既訂，各國海軍費用立時減削，令國民減少軍費負担。故在倫敦海約成立以後，一九三二年度日本即節省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白皮書謂海約成立後，可節省補充主力艦費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各級艦艇維持費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其明證也。

（本章完全篇未完）



如夢令

寄萍

後唐莊宗喜俳優歌舞之戲，常自度云：

「曾宴桃源深洞，
一曲舞鸞歌鳳，
長記別伊時，
和淚出門相送：
如夢，如夢，
殘月落花烟重。」

此即詞之如夢令，最初爲莊宗之創作，因其中有「如夢，如夢」兩語，故名之曰「如夢令」後人依此詞填詞，遂緣其名。不知其來源矣。

太白山紀遊歌

于右任

巍巍乎太白○高度一萬二千尺○雖與喜馬拉亞諸山難比並兮○亦足傑峙於其側○莽莽數千年○山之博大英偉○竟未盡宜於冊籍○高據西北雖且尊○太華少華如兒孫○李白想像詩兩首○東坡趑趄駐山門○文人學士終古不敢往○年年朝山而祈靈者○惟有西北困苦之人民○百難自慰來上訴○家家如有太白神○余家距山二百里○山如當門咫尺耳○少小挾書入學時○每欲登峯盡其美○愛唱六月積雪歌○欲往遊之有年矣○

去歲九月歸西京○曾約張邵楊同行○（張溥泉，楊虎城，邵力子，三先生）嗣聞冰雪封其道○太息有志竟不成○臥病申江春復夏○病起西行道關下○張楊相左關門前○邵因墜馬疑作罷○詎知同學（指邵）勇過我○弱者自强能稱霸○曾偕女傑傅與陸○傅爲賢助陸新嫁○（陸爲雷孝實廳長夫人，新結婚者○）生物地質約專家○彼此欣然乃命駕○計時已至八一九○鄉人爲語稍傷後○不如明歲趁早來○否則封山恐不久○前途如何俱不計○進雖遲疑怯則否○山陰之路聞有四○毅然選定營頭口○

入山首宿蒿坪寺○胡桃栗樹蔽天地○白雲明月自入門○破寺遠收萬山翠○野棉花開草亦妍○山石榴繁川獻媚○檞葉已少詩人稀○夜深重讀雪木記○（李雪木爲山下人，有檞葉集○）

二日抵大殿○菩薩山之首○其首五台山○峯峯妙無偶○雖低太白高岳鎭○捍衞山門功不朽○（菩薩山二千六百米突，華山二千四百米突，與鎭度數不知也○）三日向陽寺中待○一路奇觀現雲海○上是靑天下白雲○人居中間行自在○數百里中鋪一色○如脂如縣變成彩○又如遠海不盡之波濤○大起大伏彌覆載○羣峯露尖似魚龍○呑吐出沒無主宰○材木樅柏樺漆竹○山行漸高樹漸改○蒼蒼萬幹落葉松○亂石爭地生重重○枇杷大葉又小葉○銀背金背爲大宗○杜鵑如柴滿碧岺○芍藥開落自古今○名花滿地僧鞋菊○異草宜人手掌蔘○

四日路經文公廟○向天掀髯發一笑○一封朝奏天下驚○夕貶潮陽年已耄○雲橫秦嶺家未知○骨委瘴江國難報○念此淒然深下拜○烈烈是風天爲怪○似謂來者爾何人○人生應不計成敗○民族國家危復危○無補時艱敢自懈○精誠所感金石開○默默而亡有明戒○

喬木到此已不生○火成岩裂路無情○十二重樓（山峯名）時隱見○巨石懸空勢欲傾○皓然玉聳出雲表○參差險怪無由名○或似老扶少○或似弟讓兄○或似戰士曳甲走○或似農夫負耒畊○立者坐者似流飮○臥者倚者如据枰○又似獵者引弓射○更似漁者垂釣妨其驚○偶翻古典引神話○乃是西方耿耿 之金精○

忽然路轉復雲起○大太白海在眼底○萬朶祥雲迎我來○淨水童子應時至○（道士呼池上鳥名○）風雲變換萬千端○高下樓閣湧目前○地極高寒天又雨○中宵衣冷再添綿○山中小草雜百藥○採藥人來歲如約○風呼鬼鬼雨灑灑○道士敬謹先囑託○不然雷雨立刻至○神總不怪鬼作惡○

二太白海無眞面○神帳子（道士呼霧曰神帳子○）中霧一半○三太白海如玉人○山作翠屏形團扇○或謂神爲堯，舜，禹○下慨生民司雷電○玉皇池大佛池小○一再請來平世亂○十里五里難盡遊○地老天荒吾亦倦○三海兩池如子母○或占數畝數十畝○一一分潤到人間○各成河流其利久○絕頂飄渺八仙台○台下平原廣漠開○下視人間當一慨○雲霧阻我眞奇哉○芬君草木白君石●各採纍纍下山來○所恨氷川尋未得○（有謂山上有氷川者，此行僅見大太白海旁一處似之，然無其他証明也）引爲憾事人空回○（芬爲芬次爾，白爲白超然○）

下山之難等上山○淒風苦雨遍山間○危途幾經雞上架○（雞上架，山上險處地名○）平路還憂石守關○（由菩薩山入大太白之關，有巨石○）神仙橋前望復望○駱駝樹（地名，）下澗又澗○山中不見綠髮翁○（李白詩中語○）豈有仙人去不還○

全山未知多少寺○十寺道士僅三四○山外凶荒山裏飢○農村破後難留置○無寺不破破難修○哀哀道士尙祈字 ○（道士祈書，予大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附之○）風調雨順神何如○國泰民安或待予○勞人欲了公家事○太白山頭讀道書○

余本欲爲遊記繼思以韻文爲之或易記也因爲此篇故名曰紀遊歌右任又記

閒話日本文學

（本文爲日本改造雜志九月號所載周作人先生旅舍之一夕談話譯稿。）

周作人
（梁綎武譯）

日本的小說，從明治時代至目下的作品，已有很多量的被翻譯成中文。評論方面，自廚川白村等，以至普羅文學派的藏原惟人等，亦已不少的被翻譯並介紹了。

並且，這些譯作的具體的目錄，亦已詳載於今年在上海刊出的日華學報裏面。

於此，在我現今想得出的範圍內，關於最近在中國研究日本文學的情況，想着拉雜的敍述一點拙見。

在先，若說誰是最喜歡被讀誦的，算來當然是除漱石莫屬。章克標氏譯了『哥兒』，崔萬秋氏譯了『草枕』。其他短篇的翻譯，爲數更多。魯迅譯出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中，亦譯有漱石的作品。在我教書的北京大學裏，教學生日本話，若至『哥兒』，『我輩是猫』，『草枕』等，則都是有興味的讀着。大體漱石的作品，受翻譯的感動和影響的想來較少，可是讀原文受其影響的就很多了。例如魯迅的『阿Q正傳』即是，那想來總受有『我輩是猫』的影響的。

翻譯漱石的作品一事是很難的，『哥兒』和『道草』，雖有日本留學生翻譯了的，可是錯誤非常的多。由此看來，漱石的文章總像是難於翻譯。尤其『我輩是猫』等書，翻譯之後還能表出原有的趣味，實在困難吧。

鷗外，我從前就讀着，譯出的作品很不少。『忘想』譯出了。其他短篇也譯過一點。其中在『斯巴爾』揭出的『伊達，賽克斯阿利斯』，我也翻譯了。那是載於『北新半月刊』，曾三次，四次的中止了譯不下去。短篇中記着譯過的有『沈默的塔』。

國木田獨步的作品，算來讀者也相當不少，我曾譯過『少年之悲哀。』『牛肉與馬鈴薯』，『酒中日記』等篇，都由別人譯出。獨步的作品，因其作中的人物很生動的被表現出來，所以對於中國讀者是很容易理解的。

高濱虛子的小說，雖然我喜歡，因爲非常難於翻譯，於今他的作品被譯出的尙無一篇。內中想來當以『俳諧師』爲最有趣味的作品，因爲太長，譯入『現代日本小說集』是不相宜的。

與獨步，鷗外，漱石等人比較，桶口一葉的作品是稍異其趣的，在我是這樣感覺着。「比較身量」等作，不失爲好的作品，總是像含着德川時代的作品的氣息，看來像是不足引起直接的影響，我便不會深入領會了。

在日本小說中，最早被介紹了的作品，當是『德富蘆花』的不如歸。譯題也是作『不如歸』，這本書也大致讀過。此作之被譯，是在還未成民國以前，清朝末年間的事。不是從日文，乃是由英譯本的重譯。譯者爲林琴南

氏，以後，魯迅住在東京的時候，曾有一度想從日本語直譯出來，可是終於如原樣的未動手。從英語重譯的原故，或是古文的不自然生動。到了現今已沒有在看的了。或者已經絕版了也說不定。譯者林氏亦已成故人。

紅葉的『金色夜叉』尚未譯出，但菊池幽芳，小栗風葉等人的作品，則大致民國前即有譯出者。記着的有幽芳的『乳姉妹』，即於最近書店的廣告上想來好像也看見過的。

可是，這些作品，與當今的文學對比的考究起來則全然是不相同的東西，所謂其被譯的理由，也並非當作爲藝術去鑑賞。乃是作爲通俗小說介紹其情節的趣味的。說起來不過倒在床上看看意思而已，所以翻譯也是不準確的。

於此想插入的話是，即中國的新文學所尋的途徑，全是和日本相同的，日本明治初期的小說如，「經國美談」與「佳人奇遇」等，中文翻譯過來，或爲中國近代文學的源流，這是應該留心到的事情、

至於當作文學，把作品介紹的還是很近的，從成爲民國以後的事情。

一九〇六年頃，我住在日本的時候，其時魯迅的翻譯集叫做『域外小說集』的刊出，其中還是沒有一篇日本的小說，全部是西洋的作品。魯迅其時正在讀『我輩是狗』，可是想要介紹的心情看來還沒有。

我翻譯日本小說，於新青年雜誌，介紹過江馬修的『小的人』。我之翻譯日本小說即從此始。

於現今日本作家的作品中，島崎藤村的文章我是欽佩的。他的文章實在好，可是翻譯起來即感覺無從下手。譯出之後亦恐落俗，把原作含有的優美的氣息喪失盡了。這次同來的北京大學教授徐祖正氏，也是喜愛藤村的作品，差不多是專研究他一人的著作。氏之『新生』和其他些個短篇都譯出了，還有的是屬於尚未發表，譯出的作品積聚多了，打算收結出已單行本。

像已說過好幾回，不限於藤村，因爲各作家有各各不同的文體，所謂翻譯一事實在難的很。

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乍看好像實是很單簡的文章，可是翻譯起來就很難。他那短的語句若譯爲漢文，必感拉長的困難。可是，實篤的作品還很多的被譯過來，文藝與思想兩方面的都有，算起來說不定是現代作家中最多被譯出的。魯迅譯有『一個青年的夢』，崔萬秋氏譯了『母與子』。我只譯過他的短篇，僅載於『日本小說集』。其他如『愛慾』，『彼之妹』亦皆被譯出。

已在中國譯出的日本文學，大致多是有世界色彩的作品，總歸言之，多是深受西洋文學之影響的作品。特別的作家，像一葉，被譯出的機會就沒有了。

石川啄木，其小說像是沒有甚好的作品，我曾譯過他的『一個血統』。『我們的一團和他』，記着像是也被誰譯過。總之，最被歡迎的還是他的歌。我曾經寫過關於啄木的介紹文字，其中插譯幾首歌在內，青年們讀了都很爲感動。即我在學校裏講到他的歌的時候，學生都像是很感趣味的。

總之，在他的作品中所含有的時代與境遇，那是和現今的中國很多共

同之點的，於此讀者都有共鳴之感。歌之譯爲漢文，已不成歌，可是僅受他的歌的意思的引動，便會感覺到興味的。

啄木的同情者當然是青年，啄木的熱情是除了青年就感覺不出來的。到了中年人，則超過啄木認識了漱石的價值。對於青年，例如讀『青兒』，僅能味覺到作中事件的有趣的程度，若要能了解到他的心境，則當是不到中年不行了。

還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介紹了不少。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其他如葉山嘉樹的短篇集，平林太子的諸作品等，在中國讀小說的人，於今，比起日本的既成作家，多受普羅小說的趣味的感動這也是事實。

新體詩，僅有啄木與現代諸作的翻譯，比較起來則爲數甚少。藤村，晚翠，有明諸人似尚無譯者，大體因爲僅限於譯取一點意思，所以就不能不有所取捨。近似散文的千家元麿的詩尚有譯者，若像北原白秋不重視音調就不行的作品，則全無譯出的了。

俳句，雖中國的讀者不能甚解，但於俳人的心境則當是還能理會。我介紹過一茶，芭蕉，傅仲濤氏則寫過關於芭蕉與蕪村的介紹。

但，雖說俳句不能了解，因其與中國的「詞」『絕句』總有幾分相似的趣味，所以和西洋人比較起來想直是易於了解的。從複雜的事象中，把他的精華把握着，而以簡單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一點，是與中國的詩共通的。只是，爲什麼只限用十七字，即理解不來了。

與此相反，亦例舉之。即如，在中國所說的『修辭』一事，西洋人是全然不了解的。表示青的事項之時，可寫作『青』，亦可寫作『碧』。意思是相同的，可是給人的感想則全然相異，即於這種地方，日本人是比西洋人對於其不同處易於理解的。可是，爲什麼不寫『青』而不能不寫『碧』，考究到最後的一點，則日本人也不理解了。言語中，是完全有着生命，有着靈魂的。

俳句之於中國的詩，雖稍有影響之處，可是詩的改革運動並未成功。雖說有『小詩』這樣的名稱，可是無論如何詩若無韻，感動是引不起來的。或者無韻是對的也未可知，但於今還總是不行，所謂『小詩』運動也曾有過，結局是失敗了。但，這個運動雖然是失敗了，影響則像是還殘留着。即如，遇到表現事象的時候，俳句式的把握之方法仍在應用着。

『萬葉』，於今只有徐祖正氏在大學中講授，學生像都很理解似的。那想來是因爲和中國的詩有多少共通之點的原故吧。萬葉所含有的古代之雄壯，所表現的情感之極端，那是能緊迫讀者之胸臆的。這種意味，到了『古今集』以後的歌，全以技巧爲主，中國讀者不能理解，於是興味也就索然了。

翻譯這種工作的難處，下面試舉例來看看。

日本小說中，很有以『アル秋ノ日ノコトデアッタ。』這樣的話語，冒然開頭的。這種場合下的中國話，無論怎樣是必須有像英文中 Subject 樣的東西。於是原文的意味，到底不得表達出來。

我譯山本有三的『嬰兒殺戮，』直費了不少的時間。其故是在這篇戲曲的最初出現的，就怎麼樣也譯不出來了。

『オ歸リナサイ』

僅是這樣單簡的話語。在日本，從外面歸來，要說「只今」或『ォ歸リ』，在中國的習慣上與此大不相同。所以若不留心照原文直譯下來，簡直的感到太生硬造作了。

日本話用『坐ッテイル』說的時候，中國話則不能不用『腰カケテイル』。若照原文樣的翻譯，就成了『膝ヲツイテイル』的意思了。因爲在中國沒有像日本式的跪坐那樣事情。雖然早先中國在唐代以前也是跪坐，可是，以後即成爲坐椅子了。

所以，雖然有好小說想翻譯，一有這樣的地方，這一點即無法翻譯。即使加以插畫，也是明白不了的事情。所以，因爲翻譯僅能擇不困難的作品，故不能限於只譯作家的代表傑作。於此中國的青年人，覺得作品即僅於此，日本文學也就是這樣的情形吧，做爲如是斷定的不能說沒有。

直到如今，中國人總覺着日文是容易的。實際却不是。至少不能說比英，法文容易。學習日文，至能讀小說，用二三年功還是很難的。像藤村的作品，原文簡練的讀起來還容易，可是插入方言之類的作品就實在困難了。縱令學日文四五年，那樣的作品還看不了。

在我教授的大學內某一學生，看葉山嘉樹的『生活在海上的人們』，不很明白，到我的住所來詢問。一看內容，乃是寫船中生活的作品，其中，水夫們的話用出來。因爲那些都是在船內用的特殊的術語，査原來的話是査不出來的。還有像礦山之類特別的言語，或鐵路工人的言語等，也是很難於明白的，若和普通的方言比較起來，那還是容易的呢。

喜歡翻譯日本文學的，有魯迅，崔萬秋，謝六逸，徐祖正，還有我。現做北平淸華大學教授的錢稻孫說過要譯『源氏物語』，不知已否譯出一部分來。他是專門硏究日本古典的。

『源氏物語』的全譯現尙無，於英譯本讀之，我是欽佩至甚。當推爲日本文學中之巨璧，最偉大的作品除此莫屬。特別從年代看去，還是世界任何地方未出現Novel的時候，那樣的巨璧的產生也該是値得驚嘆的。中國的紅樓夢，還直是其後的作品。胡適也看過此書，也說這樣偉大的作品，以前還不知道。

源氏物語若照原文樣的去讀，普通是很難的，依照着與謝野晶子氏的現代語翻譯讀的則很多了。

於日本文學，只要有良好的翻譯，比起西洋的作品，容易接近中國讀者那是確實的。即使古典也是這樣。大致在十年前，我譯過一部分『徒然草』和『枕草紙』，讀者都覺着有趣且欽佩不止。但，遺憾的是兩者都用了不少的特殊語言，全譯則困難了。兼好，我是喜愛的，在中國那樣的人像是沒有。大致和陶淵明，顏之推兩人多少有相似之處。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像有確實相似之處。著者也是佛敎信徒，並且儒致也很精蓬。

在中國，日本的歷史的全譯本，現尙無。從前，雖有黃遵憲著的『日本歷史』，但，那是用木版印刷的册子，不是很精確的作品。去年，有由英國之Gowen氏的作品之重譯，可是，那原文和譯文，錯誤都是非常之多。

我，現在想着譯古事記。這次到日本來，向友人們打聽日本的歷史，文明史，那部是好的，還都是舉『古事記』爲其中之第一。

實在，『古事記』是偉大的，他本身即是文學。我這樣想着　。五六年前，打算譯其神話的一部分，每度試譯一點刊出於雜誌，約至三分之一即中止了。

總之，總想着務必要完成了。縱令視爲歷史亦可，或視爲最古的文學亦可。西洋，特別在英國，聽說直是很早就已被譯出。於是：想着把日本的古事記，直接的譯爲中國當今的文字。

附注：一、原記『域外小說集』，『現代日本小說集』爲魯迅譯，想係一時筆誤，因爲翻譯，故存其眞。

二、關於記中日本文學中譯本之名稱，因譯者一時無處稽査，故除記得的外，皆依日文譯意，望讀者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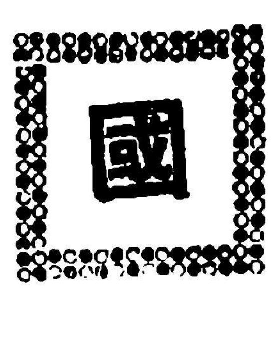
三、中關於『論日文中譯之困難』一節，因係專對日本讀者而言故節略。

二三，九，四。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止

（金震）





九一八三週年紀念

本月十八日爲東北淪亡三週年紀念日，全國停止娛樂一日，分別開會紀念。中央黨部十八日晨九時在大禮堂舉行九一八國難三週年紀念，到中委葉楚傖・居正・陳立夫・洪陸東・王陸一・谷正綱・李次溫・朱培德・王祺・李宗黃・焦易堂・朱霽青・蕭吉珊・紀亮・克興額及各機關代表・黨部內職員，共約七百人。常委葉楚傖主席，行禮後即作三分鐘之沉痛默念。繼由陳立夫報告：略謂國難迄今已三週年，吾人沉痛之餘，除加緊去幹以外，實無空談之必要。須知凡生物之求生存，本依曲線式進展，有時可進至最高點，有時復可落至最低處，國家生存亦然，但求在最高最强時不自暴，至最低最弱時亦不自棄，必能永立於世界，決沒有滅亡的道理。吾國國難非由於一朝一夕，其由來也久矣，而解除國難，亦非一旦可以成功，只求國人在此國難時期，自信能本其數千年來固有之歷史與文化，往前奮鬥，毫不自棄，何患無轉弱爲强之時。總理一再申述中國是講王道的，所謂王道即是不但求自己民族之生存，並與世界人類共求生存與和平。總理並以中國固有道德爲依據，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爲求生存之路，吾人對此應遵守勿渝。目前國際形勢異常險惡，所謂世界各强國無不向其謬誤之道路前進。如吾國果能本數千年之道德文化及總理所指示之求生正確道路努力，不但可以謀自身之生存，以解除國難，並且可負解除世界人類危難之責任，希望國人萬勿自棄云。

汪孫赴廬黃郛北歸

孫科報告國際情勢

南京十四日電，立法院長孫科十四日晨偕馬超俊抵京，隨即主持立法院大會。孫語記者，美國自實行白銀政策以後，規定白銀價格每盎斯九角，準備收集二萬萬盎斯，發行銀幣鈔券，而以此爲國家準備金，實行以來，一般均贊成其政策。銀礦主人則鼓吹多收白銀，惟美政府現尚無多收白銀之準備，僅限國內白銀逾期交出，故目前美國之白銀政策，可謂於中國無巨大影響。至於中國因美國白銀政策實施後，當然亦有一小部份白銀流出。據統計，本年上半年至七月，吾國入超總數達三萬萬元以上。國際支付在此種情況之下，當然白銀亦流出一部份，故中國白銀之流出，決非單純之美國白銀政策所致。本人此次在檀香山曾晤美總統羅斯福，羅氏盡瘁爲國之精神，至爲可佩。渠對於白銀政策及新經濟政策施行甚力，在離白宮前，曾作廣播演說，昭告全國，詢全國民衆對其政策實現後，是否減少失業。實際上美國近年支出經常費，每年爲三十餘萬萬，而臨時支出則在五十萬萬左右，較之歐戰前增加一倍以上。國庫負擔之重，殊足表示羅斯福就任後調劑經濟之能力。雖國內失業與生產過剩仍未能解決，但情形確比較進步矣。本人甫經歸國，對五全代會尚未準備提案，對於全會，希望各方均能集中力量努力，以解除國難。至憲法草案是否向五全代會提出，尚待中央决定，此時殊未可預言云。

南京十七日電，中央十七日晨八時舉行總理紀念週。孫科主席並報告

最近國際情形，略謂美國目前正致力經濟復興，以解決不景氣現象，對於農業因農產過剩，而厲行緊縮；對於工業仍厲行統制各業，緊縮生產，減少工作時間；此種復興計畫，實不過治標，而非治本之策，因生產雖減低，購買力毫未提高也。其成效若何，固未敢逆睹，而其趨向必至以統制經濟爲其國策無疑。至歐洲現勢，實以德爲中心，法畏德推翻凡爾賽和約，俄畏德澎漲實力於波蘭及烏克蘭一帶，義畏德合併奧匈，侵及巴爾幹。故法俄攜手，俄義諒解，蘇俄加入國聯，皆無不爲本身利害關係。而縱橫捭闔，如俄加入國聯及與法提攜後，自能集中視線於遠東，我國對此國際情勢，殊不可忽視云。詞畢。禮成散會，孫即赴機場離京赴贛。

汪孫一行飛贛晤蔣

南京十七日電，十七日晨九時半行政院長汪兆銘，立法院長孫科偕曾仲鳴·陳璧君同乘飛機飛贛。二十日午十二時五十分，汪孫及陳璧君·曾仲鳴·梁寒操·傅秉常同乘容克大型機由廬山返京，孫下機後即返陵園私邸休息，汪則下機與唐有壬立談約二十分鐘，待機加油後，仍與陳璧君·曾仲鳴及汪女公子等乘原機飛滬。聞汪赴滬係請諾爾醫士診治宿疾，至遲二十一日晚可返京。汪孫等此次在廬山曾與蔣委員長商談最近中樞要政，汪蔣談話時間達四小時之久，商談結果均極圓滿。

黃郛飛返北平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氏於昨晨八時四十五分由京搭乘福特二號飛機離京北上，下午一時四十分該機始自南方飛來，繞場一週後降落。黃下機後，歡迎者當即趨前握手寒暄。黃着灰色西服及外套，面容較前豐滿。在機場未停留，即乘汽車進城。汽車行列首爲公安局大汽車三輛，由保安隊偵緝隊乘坐，在前開行。繼爲公安局警車隊，繼爲黃氏汽車，最後仍爲警車隊保護。其餘汽車則在後尾隨入城，沿途崗位均以槍向外作射擊式，並臨時斷絕交通。黃氏旋於下午五時接見新聞記者。首對新聞記者謂：已半年未見，並致問候之詞，旋即作下列之談話，本人此次離平，時間甚長，數月中經過詳情，已在南方各埠陸續發表，故既往事實經過可以不談，在廬山小住二十餘日，初去時本擬在廬留五六日即行下山，但適値蔣先生身體不適，爲免其辛勞起見，不敢會晤。乃乘留廬時間，將江西剿匪情形及政治設施狀況順便加以考察，感覺有數點：㈠江西各機關工作與常緊張，人少而事多，但能支持時間甚久，此點甚值效法。㈣制度方面之改正，合組辦公，對種種時間不經濟及用人過多之弊病痛加改革，且能互相合作。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亦多有便利。本年南省有患水患旱者，本人前此由莫干山回家鄉，見各河水均見底，船隻擱於地上，雨水不均，影響農產，本年河北豐收，天給一線生路，亦可安慰云云。繼記者詢問戰區事，黃氏答稱擬作報告一段，將來當有報告機會。

剿共軍事進展情況

剿匪軍隊近古龍岡

南昌十四日電，連日興國附近戰事極激烈，國軍前鋒越高興圩，匪衆恐慌，城內合作社物品全撤空。難民稱：朱德一度親來興國視察，謀頑抗。南昌十四日電，六路軍梁師十一日晨與僞二十三師激戰於雄嶺洞·小松凹，雙方血戰終日。該二地卒爲梁師攻克，殘匪南竄，被擊斃三百餘，剋古龍岡在望。南昌二十日電，贛匪最後根據之贛南六縣，因各路軍事進展，收復在即。省府除以專員邵鴻基兼寧都縣長，謝壽如爲興國縣長外，頃任馬祥曦·蕭泰良·歐陽莘·李詠懷爲瑞金·石城·會昌·雩都縣長，均各隨軍出發，逐步推進，辦保甲善後，得寸安寸。南昌二十日電，雄口攻佔後，國軍續向古龍岡推進。十七日晨猛攻中洲，即完全佔領之。同時某師亦乘勝克西北一帶地區，今明日可下古龍岡，殘匪退雄下嶺。又南昌二十日電，雄口收復後，歐震師復乘勝攻佔中流，匪死傷四五百，向雄下嶺退。現國軍正分頭向古龍岡推進，如古龍岡攻下，匪陣線將整個動搖。廈門二十日電，顧祝同返贛後，北路軍將先進，猛攻石城。閩西無激戰，前線仍積極築路中。據軍息，總攻令一二日內即下。

浙邊共匪急圖竄贛

杭州十四日電，上饒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高鴻倬昨電省保安處，謂十一日南竄之匪，杳係因我軍堵擊，未及逃回老巢之一小股，業由趙觀濤令補充旅一小部搜剿，廣豐境內已無匪蹤。官溪橫街亦於十一晚發現匪蹤，然皆團隊力能剿辦者，更無足慮。杭州十四日電，日來浙·贛·閩邊境

剿匪要事，記者昨詢諸軍事機關，據云：閩北贛東等處赤匪，自經聯合痛剿，會被匪據之重要山嶺堡壘，已分別攻克，匪精銳殆盡，已無戰鬥力。現浙保安隊與國軍多分別駐於各要隘，保安隊某團與國軍某團正向某某分兩路進剿，甚順利，外傳適得其反。又小股散竄，外間不明，遂誤會驚疑，蓋此小股匪，已離匪區，毫無憑藉，不足為患。杭州十五日電，閩贛赤匪竄擾浙邊，終以實力有限，經我軍剿擊，已退出慶元，乃在閩浙交界處亂竄。在浦城一帶肆擾之匪，有進窺之意，同時贛方匪衆亦蠢然思動，以致謠傳不一，經四方探詢，均非事實。據交通機關方面人談，前日賀村一帶聞有匪蹤發見，但為數不多，因是江山方面謠傳更甚。浙贛路十四日起祇開至衢州，衢州至江山間暫停。聞玉山至江山車輛尚可到達江山站。又外傳路方材料因匪竄擾損失，記者往詢，據謂並無其事。江山至杭之長途電話線仍通。又謠傳玉山危急說，尤為不確。頃已據消息靈通方面談，此次共匪流竄，到處擄掠，勢甚猖獗，現贛方已派大軍與浙保安隊會同自□□方面包抄圍剿，即可殲滅。十四日晨有赤匪千餘乘大雨中向江山峽口鎮方面流竄，幸經國軍追擊，乃退却。杭徽路日來由屯溪來客甚多 ，據云：赤匪在屯溪四十里之休寧附近，匪聞國軍開到 ，紛紛竄逃，地方安謐，交通如常。杭州十七日電 ，赤匪潰竄浙邊桐山村，江山常山交通停頓。蔣委員長調派二師以上兵力，於十六日晨在大陳李家村開始激戰。國軍在大陳之南及雙培底上千坦等處暨北塘埠，朱家渡及常山以東之上埠過坑等要隘，均有重兵配備，匪已被擊退，有向桐山村退竄勢。又國軍與江山之匪自十六日下午一時起至十七日晨激戰數次，匪不支，向常山縣境潰竄。江山大橋確被毀壞，十八日可修復。衢州與江山毗連之後莊街亦有小股散匪發現，常山電線被破壞，至十七日晚在停頓中 ，杭江路仍通至衢州。杭州十八日電，十六日赤匪四五十竄常山，犯縣城，天未明與官軍接觸，鏖戰終日。下午七時匪二三百衝入縣城，經我軍圍擊，匪不支退去。又保安處俞濟時亦率隊馳援，向匪猛擊，當斃匪數百，匪乃向芳村方面退去，距縣城五十里，地方無損失。常山國軍雲集，可無慮。 十七日無戰事，常山匪敗退後，竄至上源埠，開化國軍派隊由華埠向南追擊，匪已無路可走。有竄贛境企圖，但球川嚴村為入贛必經之道 ，我軍已有重兵駐守，匪已成甕中之鱉。杭州十八日電，江山縣境上召鎮十六日發現土匪，經官軍剿滅，十七日始擊散。現二十八師清湖鎮已無匪蹤，江山常山間電話亦通。匪尚有一部匿江常兩縣邊境，援軍已陸續開往，會齊進剿。俞濟時刻在常山督剿，中央派來大軍，亦歸俞指揮。杭州十八日電，十六日衢縣附近南鄉有赤匪發見，當為地方團隊擊散。十七日始由浙保安處俞濟時率隊肅清，中央亦派大隊由淳過杭赴衢江一帶鎮懾。杭江路杭州客票仍售至衢州，衢州至江山有區間車可通衢州，江山港大橋尚在趕修中。

杭江鐵路全線通車

杭州十八日電，路息，十八日晨消息，江山附近股匪，現已潰竄。杭江路全段照常通車，杭州玉山間電話亦已無阻 ，杭江路全線完全平安。杭州十九日電，江山離城數十里之大背山地方，發現股匪，官軍聞訊往剿，在追擊中。中央派來生力軍某師某旅，已抵江山縣境，日來大軍雲集。省方派去之三十大車，已在開始運輸，交通便利 ，殘匪在包圍中。杭州二十日電，杭江路今日起已售票至玉山，電話線亦暢通，常山秩序已復，因國軍援師陸續開到，趙觀濤亦率大軍到常山 ，與俞濟時商清剿計劃。退集芳村之殘匪，受國軍包抄，紛向遂安縣境潰逃 。昨晨至白馬地方，縣府聞訊，即派隊前往堵擊，與匪激戰甚久，卒以衆寡不敵，被匪包圍，死偵探一人，分隊長不知下落。匪已竄抵距城二十餘里地方，但省方援軍已於昨日開出，今日可開到，即進擊。江山・常山等縣境已無匪跡，唯開化之華埠一帶尚有殘匪三四百人，現保安隊正在追擊中。杭州二十日電，江山・常山潰匪經國軍痛剿，已自上灰埠北竄。匪以球川・嚴村・華埠均有駐軍左右側夾擊，乃繞道越天官山，而入遂安之大小塢，距遂安縣城約六十里，接近皖境之深渡及屯溪。陳調元部已自屯溪派隊堵截，刻國軍某師已由皖入浙，經吳興而抵省垣。十九日連夜趕往龍游・遂安佈防，因此遂安人心大定。

閩邊殘匪在圍剿中

福州十五日電，殘匪方志敏及羅炳輝部昨竄匿富嶺船山頑抗，四十九師及浙保安隊正在分途圍剿。閩東任鐵峯・馬列風等股匪，被新十師及七十八師等部擊潰，現匪向宮溪逃竄中。福州十六日電，羅炳輝・方志敏匪部僞第一第九兩軍團被我軍圍困山中後，因我封鎖嚴密，米鹽斷絕，匪內部恐慌。又以屢圖衝逃慘敗，互相怨尤，羅方二部發生意見。近更以

水土不服，匪衆患秋疫者甚多，死者日以數十計。匪恐坐困同盡，始合力突圍，由參溪經牧爾灣潰逃，竄往馬路以東官路一帶。我軍已跟踪搜索，相機進剿，鴉泉遂昌各處駐軍，已有嚴密佈置，準備堵截。又四十九師某部追剿由松溪竄向東坪之匪，激戰六小時，斃匪四十餘。伍誠仁有電來省報告，松溪‧政和兩縣現已安謐，土匪唐玉賓殘衆以我軍防務森嚴，乘機竄往連江屬潘陽嶺營山等鄉，肆行掠劫，現我搜索部隊已開抵目的地，並佈置完竣，開始兜剿。廈門十七日電，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十四日飛抵龍巖，晤蔣鼎文，商兩路剿匪事。又日前閩西激戰，僅朋口方面我軍略有損失，但匪損失尤奇重，全線已退去。最近數日無戰事，各路均積極從事築路，此間謠傳，但均不實。福州十八日電，閩西各縣安堵，匪糧食不足，到處流竄，冀圖劫奪。我前方兵力早經妥爲配置，攻擊準備完畢，刻正候命挺進。北路總司令顧祝同曾飛至龍巖，與蔣有所會商 。大約日內即總攻，東北兩路會師長汀，進取瑞金，直搗赤匪老巢，爲期不遠。福州十八日電，軍息：省派飛機偵炸連江羅源魏耿股匪，並派八七師部隊往協剿，福寧各股匪已責成新十師跟剿，閩東剿匪漸開展。福州十八日電，陳齊瑄師奉省令搜剿壽寧福安土共，陳十六日電稱：所部顧團於十五日出發，沿途搜索，計日內可到達某地，與該地我軍取連絡動作。在社口附近發現股匪，亦已抽隊與社口駐軍協剿，請迅電催浙軍進駐壽寧南陽，以利進展。省府今已電浙照辦。蔣鼎文近赴連城前方視察，攻汀軍事已有新開展。省委林石淵抵福寧，督建碉堡。福州十九日電，閩東殘匪竄匿浙邊後，蔣委員長電令趙司令指揮閩浙邊境剿匪軍事，以伍師及王旅擔任追剿，浙保安團擔任側擊。閩西方面，東路軍以孫部及王部擔任攻長汀主力隊，正面進攻。第三師及第九師擔任左翼，三十六師擔任右翼，八十師及第八十三師駐守後方，總攻令即日可下。香港十八日電，王家烈十八日有電致粵，略謂：黔邊雖甚吃緊，但防線內可保無虞。

蕭匪竄往湘黔邊境

漢水十三日電，赤匪以其殲悍之游擊隊三百餘名，於二四五八等日迭乘暴雨傾盆或夜深黑暗之際，分路襲擊巴鎮關之降頭山花園陣地，均經各該地守兵三十八軍王堯宸關李維民營步哨事先發覺 ，前進隊憑據碉樓，予敵以猛烈之火力追擊 。同時掩護本隊及預備隊沉着迎擊，奮勇衝鋒，先後將匪擊潰，匪屢受重創，狼狽由原路竄去。計數役共斃匪一二百名，獲軍用品及反動宣傳品甚多，我軍傷亡數十名。該軍軍長孫蔚如據報後，特電該團長王堯宸，飭屬於接近匪區諸地點建立堅固工事 ，嚴爲戒備。長沙十四日電，新寧十二日電稱，頃據探報，蕭匪已由五排車田竄往城步之蓬峒，桂軍駐防大埠頭。縣城秩序如恒。又十三日李覺由前方電省略稱，竄城步之蕭匪，經我補充總隊何平成鐵俠兩部扼要堵剿，在賀家寨觀音閣兩次遭遇，將匪擊潰，斃二百餘名 ，殘匪分向城西孟公坳一帶潰逃，現正嚴密堵剿中。南京十五日電，何鍵電京報告，蕭克匪部刻下一部竄至前屢寨，大部在孟公坳新寨考寨一帶，後衛在徽州，有向綏寧通過逃竄模樣，已派大軍分向該匪追剿。長沙十八日電，蕭匪經我軍追剿，現由通道紛向湘黔邊境之牙屯堡雙江口一帶逃潰。湘桂兩軍決定入黔追剿，何鍵昨已派員赴黔，担任聯絡，接洽一切剿匪軍事。南京十九日電，何鍵電京報告，蕭匪竄向杉木橋寨牙後，十六日返竄文星橋通道一帶。該匪經我軍與桂軍月餘追剿，受創已鉅，疲憊不堪。二十日電，據報蕭克匪部在通道縣區，經湘軍堵擊，轉向黔省之黎平邊境逃竄後，又被黔軍周芳仁旅迎頭痛擊，損失甚鉅。匪隊狼狽向黔桂湘三省交界之龍頂山白岩臨大小坪嶺一帶山谷中竄伏。刻正圍剿中。

蔣令川軍固守巴河

重慶十四日電 ，三路軍羅澤洲部現守巴河沿線，田頌堯集大兵十團扼守恩陽河。蔣有電來川，令各路軍固守巴河一線，不得輕退。成都十四日電，劉湘調王纘緒赴閬江，負剿匪任務，一路鞏固南河防線，二路增調十二團，固守恩陽河，三路李家鈺赴前方督師，五六兩路仍扼白馬廟石子溪官渡一帶。

川人條陳勘亂辦法

南京十五日電，川旅京同鄉石青陽‧呂超‧曾擴情等，以川匪再熾，情形危迫，除請劉湘復職並電川中各將領同心協剿外，並呈林汪蔣提陳勘亂治標切要辦法：(一)請中央迅派得力軍隊入川，討滅赤匪，並以知兵大員督剿。(二)請中央明令責成在川將領負責剿匪，立功自贖，一面資助械款，平均支配，策其後效。(三)請速改組川省府，剋期成立執行民政之機關，實行與民更始，妥籌善後。(四)廢除苛雜，以裕民力，並將中央地

方各稅實行割分，打破防區惡習。又九月十五日南京通信云：自劉湘辭職以還，川籍省內外人士頗多不滿於劉之剿匪無功。同時喊出請中央派兵入川剿匪之聲，震人耳鼓。中央對於派兵一事，迄今尚無明白表示，以時勢論之，中央剿匪之師，方在圍搗江西福建匪巢，正屆最後階段，一時殆不能分兵西向。惟據精通川情者稱：中央派與否，其事猶簡單，而川省軍閥能否澈底覺悟，則其所關殊重，何以言之，川省自剿匪軍興，各軍皆相率觀望，誰亦不願犧牲。近數月來，劉湘之第五路軍，轉戰於川東一帶，而第一二三四路各軍，皆遙作壁上觀，並不向匪陣夾擊，故匪得以全力對付劉軍，而有萬源之敗衂。川中各軍，於悍匪窺伺之頃，猶不能團結一致，尚有何種場合，可以使之合作。川軍與川軍間，尚不能團結一致客籍軍隊入川後，更何能望其收合殲匪軍之效，川中軍閥，苟不眞正覺悟，中央雖派隊入川何益，此實今日川省最嚴重之問題也。又南京十四日電，川籍全體京官，前昨連日集議，補救川事辦法。決定：「㈠呈請中央速派大兵入川剿匪。如中央一時不克派兵前往，則請令劉湘從速復職，負責剿匪。同時請中央派知兵大員入川督剿。並以川省政治財政，多年來在軍閥割據狀態之下，極度紊亂，極盼中央制定整理方案，強迫實行。㈡電劉湘督促剿匪，以劉氏剿匪無功，實對不起川人，今剿匪未成，徒思卸責，實未能盡責，促劉負起責任繼續剿匪㈢電川中各將領速起團結，共同剿匪云」。

劉湘召集將領訓話

重慶十五日電，劉湘十四日抵開江，當與唐式遵晤談，對前線匪情有所諮詢，即將輪班召回前線將領訓話。蔣昨有電到渝促早正式復職。

重慶十五日電，三路軍前線扼守頂山．坦溪一帶。一路總部移廣元，羅澤洲師部現設儀隴，恩陽河原線已完全恢復。川省府電請中央迅派胡宗南．孫蔚如兩部進駐昭廣，協助剿匪。成都十五日電，羅澤洲師與田軍協同佈防，恩陽河陣線愈鞏固，匪時以小部來犯，均被擊退。儀隴縣長羅福祥正調集各區壯丁， 據山寨要隘搶築碉堡防守， 並囤集糧食，以供軍民，人心頗安。劉湘抵開江與唐式遵晤談後，除召前線諸將面授機宜，並飭隨節參謀人員赶製地圖，以便重布新陣線。並赴前方訓話，鼓勵各級官兵。漢口十五日電，軍息，賀龍殘匪被黔軍逼回，一部退川南酉陽，一部入鄂西邊境。徐源泉頃電省報告防堵情形。劉湘刻與王陵基在萬縣視察防務。漢口十七日電，四川二十一軍一部過順慶，向三滙進發。匪部旬日來倫襲三路陣地狗扒寨青山子，並曾一度全線衝擊。重慶十八日電，劉湘在開江召集五路前線將領談話，關於整理陣線工作，業經決定，定二十日開始發放軍餉，士氣大振。前竄入秀山西區之賀匪，現經軍團圍剿，又竄回酉陽。香港十九日電，劉湘代表王少南十九日經桂抵粵。王家烈十七日電，李成章部第九團十六日與賀匪戰於板溪，匪不支潰退，擊斃僞團長一，匪四十餘。

日閣議決滿改革案

日本改革在滿機關問題，因外務，陸軍，拓務三省意見難趨一致，遷延未決，繼由內閣調停提出折衷案，十四日已修正由閣議通過，該案當可告一段落矣。

首相說明改革要旨

東京十四日日本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要旨業已發表，至其機構內容，十四日由首相岡田暨書記官長河田說明如下：㈠內閣設立對「滿」事務局，接管原爲拓務省所管之大部分事務，以期達到對「滿」國策之統一，並使其與中央機關暨當地機關密切聯絡。㈡對「滿」事務局設總裁及次長以下之職員，因總裁地位重要，故擇有權威者任之，總裁爲親任官。㈢對「滿」事務局設專任事務官，其他由各省高等官任命參與官，以輔佐事務官執行事務聯絡上必要之措置。㈣駐「滿」全權大使及其以下之外交官，根據現行制度，繼續存在。㈤對於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及滿洲電信電話會社之業務監督，關東州知事及其他監督，以及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限，均附屬於駐「滿」全權大使，前記諸權限之行使，應受內閣總理大臣之監督。㈥爲處理全權大使之行政事項，在駐「滿」大使館內設置行政事務局，任命勅任之事務局長及其以下屬員。㈦事務局長及附屬職員之身分，屬於內閣總理大臣之系統，其所任事務，受內閣總理大臣監督之大使指揮監督，使行政事務局與外交官間之事務聯絡圓滑起見，由勅令制定兼任大使館參事官之外，得兼任局長。㈧事務局長之下，設置必要之官房，庶務， 經理各

部，統制事務局之組織，最好能使其簡單化。

外陸兩省均表同意

東京十四日日本新聯電，在「滿」機關改革問題之解決，陸軍當局發表談話云，解決案與陸軍之私案，形式上雖有多不同，但精神與實質已完全一致，故得在本日閣議決定。該問題自世間議論以來，已一月有餘，使一般懷有前途多難之印象。幸與關係方面意見一致，而得圓滿解決者，畢竟係表示政府當局對「滿」認識之歸一 。又外務當局對此之見解如下：㊀此次改革，外務當局主張之外交官官制仍舊存在，可謂適於機宜。㊁外務當局認爲根本主張已得貫徹，但仍有多少不滿，然對「滿」事務局之創立，使關東廳長官取消，而歸軍司令官全權大使一事，在今後事務上，可謂便利。㊂附屬地之行政警察權將來與軍部商議，想能如外務省所希望者辦理，且確信此舉係當然之辦法。㊃此次改革，係暫時的，至於將來，則軍政，文治之區別，應明白分開。

人選問題尚待考慮

東京十五日日本電通社電，關於在「滿」機關改革案之實施時期，書記官長河田談話云：依九年度預算，而欲實施改革案之全部，終屬不可能之事。其因預算關係，克獲於年度內實施者，當只有在閣內設置對「滿」事務局之一項 ，故結局須俟政府在來年度預算中列入上項經費方能於四月一日起實施。又電，關於對「滿」事務局總裁及次長之選定，陸軍與政府間，雖似已成立由現役武官充任之諒解，但以此問題現引起各種見解之對立，而似難免發生糾紛。又陸軍方面，以關東軍仍任對「滿洲國」之內部的指導，故認爲指導關東軍之陸軍中央部，得對「滿洲」問題享有中心的發言權。至事務局總裁，縱即在閣議中無發言權，但宜以在當事者間，無引起對立情形之虞之大臣以外武官充任，而另以少將級之現役武官充任次長，並力求縮小其組織規模。然內閣方面，則以爲總裁既屬特任官，則無論以武官或文官充任均可。惟若以武官充任簡任職之次長，則殊屬欠妥。卽總裁及次長若均用武官充任，在實際運用上亦諸多不便，故主張以武官任總裁，而次長一席，則予諸文官中之次官局長級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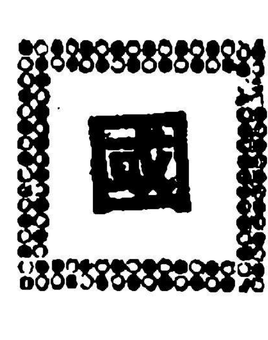
拓務省等表示態度

東京二十日新聯電，閣議散後，關於在「滿」機關改革問題，首相．外相．陸相三人特別協商其善後策。政府因鑒於事態之重要性，爲撫慰關東廳起見，將發表聲明或採其他方法鎭撫。又東京二十日電通社電，在「滿」機關改革問題，雖已作成妥協案，而拓務省及關東廳間，對是仍頗憤懣不平。

日俄僞邊境糾紛

東京二十日新聯電，最近法國各報揭載，日本政府向蘇聯提議擴大樸資茅斯條約之適用範圍，使其延長於「滿」蘇國境一帶云。此係起因於前大田大使與蘇聯外次會見，要求蘇聯撤退兩國軍隊一事，日外務省對此，有下列意見：樸資茅斯條約既規定朝鮮及俄國國境，無須防備，故日「滿」蘇三國之國境線，再予延長一事，實非所願。日方意見，暫對於將來國境方面惹起之日「滿」蘇三國不祥事件，採取最有效最適切之方法，而提議設立三國國境委員會之提案者，可謂之最合機宜。如國境委員會能圓滿成立，則定能緩和尖銳化之國境方面之緊張局面 。且相信爲確保將來之安全保障，此最有效，然而此等對俄國策之實現，全視俄方之誠意如何，故國境問題，以至對日「滿」蘇三國之國際案件，應以戒心注目方可云。哈爾濱九日新聯電，最近蘇聯多數官民，擅自入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合流地點之三角洲，甚至有設置無線電台情事。查該地依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之規定，屬於「滿洲國」領土，爲極顯明，因而特派員公署根據「政府訓令」，以其侵害領土，十二日向蘇聯總領事代理賴畢得氏提出書面抗議，要求蘇聯居民之撤退，及撤去軍事的設施。哈爾濱二十日新聯電，蘇聯共產黨員七

名，因其擾亂「滿洲」治安，故於二十日以貨車載送滿洲里，驅逐出境。





蘇俄入盟而我落選

國聯改選非常任理事，我卒落選，而由土耳其繼任。至於蘇俄加入國聯問題，已於本週完成。茲誌其經過如次：

波蘭爭小民族問題

日內瓦十三日路透電，波蘭外長柏克今日在國聯大會會議中突然宣佈，波蘭嗣後不復與實施保護少數民族的擔保之國聯團體合作，致國聯機構復爲動搖。波蘭之拒絕合作，國聯各會員皆抱嚴重之觀念，因各國曩日承認波蘭獨立，實以波蘭簽字於少數民族爲條件也。波蘭如堅持其態度，則或將因違反國聯盟約之宣言，而完全與國聯決裂。日內瓦十三日新聯電，波蘭外長柏克之少數民族保護制度之演詞，實爲動搖凡爾賽少數民族保護制度基礎之爆擊的聲明，予聯盟大會之大恐慌。現大國正在奔走敷衍局面，十四日大會英代表西門，法代表巴多，已通告發言，此次蘇聯加入聯盟並界予常任理事，國聯已默認波蘭亦得受同樣待遇，然而波蘭仍以爲未足，更提出少數民族保護制度，拒絕與國聯合作。其結果近來已見疏隔之法波兩國之友好關係，事實上等於斷絕。倫敦十三日電，波蘭外長柏克謂，現在制度不當，主張國聯在下次大會中列一詳細改組現制之議程。氏主張在下次大會討論此整個問題前，應召集特別委員會及會議。波蘭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宣佈獨立，次年凡爾賽和約承認其獨立。凡爾賽和約包括另一條約，規定保護在種族•語言•宗教與多數人口不同的居民之利益，根據以後簽訂之少數民族條約，波蘭少數民族劃歸國聯保護云。日內瓦十四日路透電，波蘭拒絕與受委實施對保護波蘭境內少數民族的担保之國聯團體合作，使集於此間之各國代表大爲震動。今日大會開會時，英外相西門，法外長巴多，均將出席演說，衆料此兩要人必有辯闢之言論，以餉會衆。波蘭對於東歐互助公約之建議，現尚未作答。波外長柏克曾與路透訪員談及此事，謂波蘭對於該約並無贊助之熱忱，渠意此種空泛之建議，對於東歐之和平利不勝害云。又據巴黎路透訪員電稱，法京負責各界對於波蘭否認其關於少數民族之國際担保，具有甚痛苦之印象。彼等視波外長柏克昨日在國聯大會所發之言論，與愛爾蘭自由邦行政主席凡勒拉亦提出關於蘇俄加入國聯事之要求同一重要。法國各報現痛詆柏克所用之手段，並謂波蘭如以他種行爲提出其特別困難，則國聯大會當可予以同情之考慮云。「輿論日報」會發下列二問曰，國聯今往何處去乎？世界今往何處去乎？蓋以示其悲憤云。

英法兩代表之態度

日內瓦十四日路透電，英外相西門，今日在國聯大會中宣稱：波蘭片面的行動，不能解除其所擔任之義務，波蘭會接受關於少數民族之條件，而此條件中有國聯之擔保在也。英國遵守其所簽定之條約，且凡爾賽和約又有第九十三條之規定，此乃未可漠視者。波蘭外長柏克，於拒絕關於管理少數民族之合作時，未明白言及國聯，但泛言國際機關，然人人心目中其所謂國際機關者，必指國聯而言，渠希望波蘭外長，對於此點，有極詳細之說明云。法外長巴多繼起致詞：謂渠不信柏克意欲否認波蘭所簽定之條約。義國總代表阿洛錫聲稱，義國主張修改條約，但須出以合法手續云。倫敦十四日哈瓦斯電，關於波蘭對少數民族問題之態度，此間消息靈通人士以爲此問題之本身與提出此問題之方法，爲截然兩事，應分別明白。外相西門曾在日內瓦宣言，謂凡片面廢止條約者，英國必反對之。至於國際問題，如依法提出公同討論，則英國必贊助之。就少數民族問題之提出之方法而言，外相之答復可謂得體云。

郭代表講世界危機

日內瓦十四日路透電，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今日在國聯大會演說，喚起會衆對三主要點之注意：其中之一點爲遠東問題之全部現孤懸而未決。郭氏謂由外人指派之傀儡，出中國東北僭號稱帝，惟指派者之鼻息是仰。此種事實，並未變更破壞盟約及中國不得已而忍受之軍事佔領之性

質○整個國聯對此項佔領，固曾通過最後之裁判，現仍對其裁判擔負責任○自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一致通過報告書後，中國對判決中包含之義務遵守，毫不遲疑，加以遵行，並希望報告書中之建議立見施行○尤其爲不承認問題，中國對此問題之態度始終堅決，凡屬國聯會員國及同情於不承認原則者，均應對中國態度予以贊助○郭氏繼稱有一歸遠之國，雖已貿然承認此中國東北之非法組織○就中國觀點及以國聯一份子言，中國以爲此種舉動實屬違反盟約，國聯自應澈查懲處○郭氏並謂此事在事實上雖不足介意，但在理論上則爲嚴重○邇來有對受大會報告書拘束之各國頻施恐嚇者，謂苟不承認中國東北之僞組織，將受經濟上之夏楚，以使其在滿領事感覺種種不便；一方更以特別利益爲賄，希圖爲其誘惑○郭氏謂渠願陳述之第二點，則爲國聯對本案迄仍繼續負責，現因日趨緊張之局勢及對於遠東和平之威脅，國聯之責任亦日漸重大○任何國家之拒絕日內瓦，固不能對本案發生若何影響，破壞條約及在遠東侵略之繼續存在所及於全世界之廣大影響，實爲最重要之點○今日之情勢與國聯所盼望及決定者愈離愈遠，若言進步，奚異夢想○今日之滿洲，仍與初被佔領時之情狀無殊○即日本軍隊佔據許多城市，許多鐵道，到處活動，並以不斷的殺伐威脅民衆○郭氏宣稱：蘇聯之即將加入國聯及美國與國聯之日趨密切合作，其原因所在，至少一部分爲遠東之衝突○太平洋漸成世界暴風雨之中心，吾人引爲不幸者，我東北各省之被繼續軍事佔領，已完全無疑的造成今日世界之最緊迫的危機○蓋因遠東之戰爭危機與歐洲之前途有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中國竭誠歡迎蘇聯即日加入國聯，蘇聯在軍縮會議之合作的努力，爲其國家權威之作兆，蘇聯曾對侵略國予以最清澈而確當的定義○郭氏結論稱，中蘇兩國在維持遠東及太平洋之和平上，具有共同之利益，而我人從此可在國聯組織中攜手爲和平努力而合作，尤堪欣忭○

國聯理事我竟落選

日內瓦十七日路透電，今日國聯大會已否決中國聯任行政院理事之要求，土耳其將無人與之競選矣○中國在五十二票中，僅獲廿一票，去歲需三分二多數之三十五票甚遠○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對此結果表示曰：此國聯之損失，而非中國之損失也○郭氏以爲大會此種決議，足以表示國聯變成歐洲的國聯之趨向，日益顯著○郭氏又謂：許多國家曾允投票贊成中國聯任，卒食其言，尤以南美諸國家爲然云○向使大會認爲中國可以聯任，此間觀察者咸信在選舉時中國將可戰勝土耳其○國聯所作使中國各界非常失望之決定，固爲此間土耳其方面數日來預料所及，土方稱，彼有充分把握，可以戰勝中國云○又日內瓦十七日路透電，今日午後國聯選舉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三席智利以五十二票，西班牙以五十一票，土耳其以四十八票當選，悉如預料○

外部發言人之談話

南京十八日電，關於國聯大會十七日否決我連任非常任理事事，外交部發言人十八日發表談話如次：國聯昨日大會，我國因得票不足，未能取得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之連任資格，深屬不幸○按照國聯大會一九二二及一九二三年決議案之規定，請求連任非常任理事之會員國，須先經大會三分二之通過，始能競選，較之一般競選僅須獲得大會多數票者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我國聲請連任之前，未始未計及此程序上之重大困難，然終於毅然聲請者，蓋亦以我國爲東亞大國，對於國聯又復切實合作，熱烈擁護，在理國聯當能主持公道，予我以連任也○乃國聯見不及此，竟不予我以同情贊助，使我全國上下感受劇烈失望，斯豈僅中國之不幸，且亦非國聯之福○何以言之，國聯爲全世界多數國家之國際組織，其目的爲擁護和平正義，其範圍包括各地域民族，依照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之決議，國聯大會選舉非常任理事時，應顧及世界各重要地域民族・宗教文化以及財富之來源，而爲適當之分配○乃此次選舉結果，東亞國家在行政院竟無一代表，使國聯幾成爲一純粹歐洲之國際組織○此於國聯之本身不得不謂之爲一重大損失，而素以愛護國聯著稱之中國，竟使失望以退，寧不使仇國聯者快意，而親者痛心○當競選之前，我國輿論原有主張以我國地位之重要，應要求常理事一席； 此次投票結果， 益增吾人要求常任理事之決心，國聯苟顧及正義及本身組織之健全，當必有以鑒吾人之望也○上海十八日電，顧維鈞言：國聯非常任理事中國落選，不能不謂與吾人以相當失望，而對國聯歷來給中國精神上之同情，更不能不感相當缺乏○遠東形勢緊張至此，而在亞洲擁有最廣土地・最多人口・與遠東和平關係最切之國家，其希望在國聯行政院有相當貢獻之心理亦較切，乃竟失去連選資格，亦不能不爲同情於我之國惜○此不幸消息適於可痛之紀念日傳到，更發人深

省而心痛。吾人默察中外情勢，於此更覺有加重努力之必要，國人須刻苦努力。又日內瓦十八日電，郭泰祺對國聯否決我國連任非常任理事事，今日對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此次落選，對國聯及中國均有不利影響，蓋此不啻爲「亞細亞隔絕政策」戰勝東方與西方合作政策之一種解釋也。此項損失，國聯本身及主持國際公道者均有設法補救之義務。我國國人對此次落選固極失望，但受此刺激後，當知努力自救云。此間各界對中國落選，均甚驚駭，並疑土耳其之被選係受英國之援助。

俄德輿論代抱不平

莫斯科十七日大公報專電，此間一般意見，華方對蘇聯入盟事，應表示熱烈歡迎。和平力量既更鞏固，則維持和平機關之較前更能靈驗，自爲人人期待中事。惟有人觀測，以爲在未來嚴重期間，日本如再事侵略，而中國不能占有理事一席，只能靠第三者協助，代表其利益，將成重大遺憾事件。此間一般深信爲遠東和平計，中俄間有坦率與密切合作之需要，蘇方曾迭次表示，準備增進兩鄰國間之友誼云。又柏林十七日電，德報關於國聯拒絕接受中國建議，允許中國連任理事一事，曾加評論。謂：國聯此種辦法，足證明國聯充滿帝國主義利用機會之精神。該報又云：中國因遠東糾紛問題，雖屢與國聯秘書處相抵觸，但至今尚未步日本之後塵，實行退出國聯。該報又譏刺言曰：中國雖迭次向國聯表示謙讓，但仍未能使國聯停止拒絕中國連任理事之公道請求，惟同時西班牙之重選，則又遭大多數投票之贊成，而獲成功，其中分別與理由，實使人不解云。

接洽蘇俄加入手續

日內瓦十五日哈瓦斯電，蘇俄入盟手續問題，晝夜進行接洽，情形極爲秘密。本社特派員探悉，關於此事已完全妥協。昨晚國聯行政院主席貝尼斯，國聯法國代表團辦事處主席馬西格里二人，往日內瓦附近與李維諾夫舉行談判成立諒解之後，折回日內瓦，又與英外相西門掌璽大臣艾登，國聯大會主席瑞典代表散特委，丹麥代表斯迦威尼斯，及義大利代表阿洛錫之代表皮恩池相會晤。散特委與斯伽威尼斯係代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國發言，對於邀請蘇俄入盟一層，曾提出若干保留，現亦表示同意。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國，以各別名義，發出邀請書，即聯名邀請書之詞旨，亦所贊可，若干技術節目，尙待明日決定。最後手續，亦將儘量完成。

國聯通過蘇俄入盟

日內瓦十七日哈瓦斯電，今晨國聯大會開會，提出蘇俄入盟問題，當經交付第六委員會審查。同時大會主席瑞典外長散特委報告行政院之決議，主張予蘇俄以行政院常任理事一席，請大會予以核准。大會當經同意，另行採取措置，俾行政院上項決議發生效力。又電，本日國聯大會第六委員會票決蘇聯加入國聯問題，結果贊成者三十八票，反對者三票，棄權者三票。日內瓦十八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原定本日午後三時半開會，招待第一次出席之蘇聯代表團，此項會議已延至午後六時舉行。蘇聯代表團將以外交委員李維諾夫爲首席代表，駐芬蘭大使施泰，西駐法大使館參議羅珊培爾，外交委員會法律顧問伊戈里亞甫諸人任代表，此外尙有專家數人。國際方面以爲蘇聯入盟問題，業經在第六委員會內從長加以辯論，在本日大會正式通過之前，當不致再有長時間之辯論。日內瓦十八日哈瓦斯電，蘇聯加入國聯案，本日午後業由國聯大會通過，與會四十九國中，三十九國投票贊成，反對者三國，棄權者七國。大會繼又將關於以行政院常任理事一席畀與蘇俄之決議草案提付表決，結果以四十票之大多數通過。傍晚七時一刻，蘇聯代表團正式入會場，場中景況使人追憶往時最重要會期，如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之時，外交界及新聞記者席中座無隙地，盛極一時。日內瓦十八日路透電，蘇俄已於今日正式加入國聯爲會員，國聯大會許以行政院常任理事席。當大會投票結果揭曉時，無歡呼表示興奮者；旁聽席則爲人滿，蓋咸欲一聆關於此問題之辯論也。今日之會由西班牙代表馬達里加主席，馬氏致詞謂：渠希望國聯不久可獲美國之合

作，則可完成國聯之普遍性云。旋瑞士，葡萄牙，荷蘭三國代表宣布，彼等對蘇俄加入國聯，擬投反對票，次愛爾蘭自由邦行政長凡勒拉起稱，此爭案關係深切，不僅政治而已，渠請蘇俄向國內人民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云。凡氏一場演說，聆者皆朗聲歡呼以報之。瑞典外長散特婁謂：大會通過以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予蘇俄，並宣布蘇俄今將為世界大家庭中之一分子，從事合作，以保障和平。於是乃請蘇俄代表李維諾夫等就席，而不知李氏不待邀請，已先據席高坐也。主席繼謂蘇俄代表之入會，證明各國種族，語文，宗教，政制，雖各不同，而其趨向實在，圖謀人類普遍化之實現及使整個的人類間之隔閡的觀念獲得和諧云。

李維諾夫首次發言

日內瓦十八日路透電，蘇俄首席代表李維諾夫於大會主席致詞後登壇致詞，聚有喝采者。李氏謂：蘇俄今加入國聯為新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之代表，非放棄其固有任何特點，而與其他諸國相同，仍加入其個性。蘇俄將使其自己為人覺得乃國家團體中謀求和平之有力分子，軍縮會議之失敗，迫令吾人求更有效之方法以保全和平，和平與安全不能在口頭許約及宣言之散沙上建成。吾人應確定任何國皆得向其鄰邦要求安全之保障，此項要求不得視為一種疑念之表示。李氏繼述國聯盟約之各段，謂渠願見一一加以修正，例如第十二條與十五條關於某種爭議之法制，第二十二條關於委托代管事及二十三條其中缺漏擔保種族平等之規定，皆宜予以保留者也。李氏末乃切實聲明，蘇俄既為國聯之一份子，凡未得其同意之決議，彼在道德上負責。蘇俄現未建議與國際勞工局合作，惟將派副秘書長一員加入國聯秘書廳，並派大員數人加入國聯各部。另電，蘇俄正式入盟手續完成後，最惹人注意者，即波蘭與蘇俄之聯合宣言 。謂：兩國協定，為『東歐和平最良之保證』。蘇俄列名此宣言者，此處認為係波蘭投贊成蘇俄入盟之交換條件，有人認為兩國發此宣言後，東歐公約頗難實現矣。

三國新理事之出席

日內瓦十九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第八十二屆會議於今晨開幕，由捷克外長貝奈斯主席。行政院新任理事國蘇聯•土耳其•智利三國於本日第一次出席行政院會議。蘇聯出席代表為外交委員李維諾夫，其座位介於空設之日本座位與準常任理事國波蘭座位之間，因此李維諾夫之鄰座即係波蘭外長柏克。行政院主席貝奈斯首向新加入行政院之三國代表致歡迎詞，並稱：蘇聯加入行政院最關重要 ，此後行政院必能與蘇俄誠信合作云。李維諾夫答詞 ，則謂：蘇聯深冀與國聯全體會員國維持友好之關係云云。

俄德報紙言論一般

莫斯科十八日塔斯電，眞理報社論稱，有些國家目前正欲重分世界，其第一着即欲犧牲蘇聯，以圖自己之擴展，于是提出反蘇聯戰爭綱領，希獲全世界帝國主義之擁戴；然進攻蘇聯之戰爭，或竟招致帝國主義自身矛盾之總爆發，成為世界戰爭大冰山之推擊石。因此，一部分資產階級國家縱對蘇聯深懷仇憤，仍恐帝國主義反俄冒險政策或竟轉成針對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線。於是在德日脫退國聯後，國聯其餘大小國家就有戰爭之恐怖，此等國家已證明既不能阻止日本之侵略政策，又無法抵抗德國之擴軍精神，彼等深受戰爭之威脅，於是不得不及時尋求新勢力，而此種新勢力則足以防阻戰爭恐怖，且參與擁護和平之一切努力，並以保障和平為已任者也。於是彼等就目光注視蘇聯，注視堅決爭取和平之強國，初不問其本身對社會主義之敵視也。蘇聯對資本主義世界目前處於戰爭不利狀態之國家所提之任何合作形式，均未拒絕。蘇聯對國聯態度如何，斯太林氏早已明白提出。蘇聯對國聯持何態度，須視國聯分子對蘇聯之態度為轉移，須視國聯對任何侵略政策之態度為轉移，須視國聯對斯太林氏所謂『絆脚石』之能力如何為轉移。蘇聯以強國，以取和平之有力因素，以最大之國際力量等資格而加入國聯。彼之加入，蓋欲利用最少

限度可能性，以防止戰爭之爆發也。莫斯科十八日哈瓦斯電，蘇聯各大報紙對於入盟問題，昨日已發表評論，今日各工會共產黨活動份子集會。農村及經濟界之機關報，亦紛紛表示意見，各方論調如概括言之，可得下列數點：㈠蘇聯酷愛和平。㈡若干國家如日本及德國決然脫離國聯，以求自由行動，此類國家實係世界和平之危害。㈢國聯創立之時，其目的容與社會主義之理想相抵觸，但至今日，則足阻撓挑釁者使不得逞其志，此層誠有如斯太林所言者。㈣蘇聯入盟之後，足使維護和平之國家團體力量益臻充實。柏林十九日哈瓦斯電，李維諾夫昨在國聯大會發表之演說，德國報紙僅載一小部份。但吾人由政治外交通訊報之評論，可以窺見德國當局未嘗不受李維諾夫若干言詞之激刺。該報之言曰：李維諾夫指責若干國，而不明其為何國，此種隱語分量甚重。蘇俄反對德國之表示，為法國政策所絕對贊成。巴黎與莫斯科彼此契合者，其主要意義，當不外此。然以吾人觀之，蘇俄外委之演說，絕無用此挑釁口吹之必要也。

李氏演說為人注意

日內瓦十八日路透電，此間人士對於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發表之演詞極為注意。演詞中有一段，謂：「和平與安全非藉簡單口頭諾言及以空言說明和平意向所得而保障，任何國家皆有要求鄰國提出切實安全保證之權利。」國聯人士評論此段，謂即使演說者為法國外長，其論調亦不過如此。又謂：關切世界秩序及安全之國家，對於李氏演詞當無不表示歡迎。蘇聯入盟，係歐戰後重要事件，故九月十八日為戰後歷史之一轉局云。

保障奧國領土問題

日內瓦十六日哈瓦斯電，各國現擬訂立公約，保障奧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之完整。此項公約，現正由義大利代表阿洛錫起草，但由英國方面遇到若干困難，蓋按草案斷定此項公約將先由英・法・義及小協約三國簽字，然後由德・匈等其他國家加入。顧英國目下之決定，係對於大陸不提供任何新諾言。關於奧國獨立問題，本年六月十七日英・法・義會公同發表宣言，表示三國欲尊重奧國獨立之志願。英國政府目下不願於前項宣言之外，更有任何其他行動。形勢如此，則此項公約之發起人，當先向倫敦方面努力，至於保障奧國獨立之方法，則暫時尚談不到云。日內瓦十七日哈瓦斯電，奧總理舒斯尼嘎於上午十一時由此間啟程返維也納。關於保障奧國獨立公約草案之談判，將於本星期內繼續進行，惟英國因恐增加對於歐洲大陸之義務，態度猶豫不定，而小協約各國亦有顧慮。因此，保障奧國獨立之公約似將傾向洛迦諾條約之方式。在國聯範圍以內加以保障，規定遇奧國獨立遭侵犯時，由國聯行政院出而干涉，要之此項問題尚在探討之階段耳。

日樞院議海會對策

樞密院之重要會議

東京十七日新聯電，本日樞密院會議對於裁軍方針，認為非常重大，因而二十日預定召開正式會議之定例會已暫時中止。該日先由各顧問官集會，使廣田外相出席聽取甚詳細之意見，對前次會議未能予以說明各點再請予以詳細說明：㈠因廢棄華府條約，是否有惹起各國建艦競爭之虞，防備限制廢除問題，將來之國防問題。㈠列國對於裁軍態度。㈠對於裁軍會議之預測如何，其他如對俄問題，中日關係之最近情勢。同時樞府方面以極懇切的態度，欲聽取政府之方針，故今後將時有此種會合。

諒解政府裁軍對策

東京十九日新聯電，日樞密院於十九日午前十時半開會，由廣田大角兩相報告裁軍對策。樞府大致多諒解政府之對策，故取慎重態度處理，以期完善，而督勵日政府努力。本日先由大角海相詳細說明裁軍會議之根本方針。其次大角・廣田與顧問官之間作質疑問答，其主要者如左：問・

華府條約廢棄通告之時期。答，在觀望倫敦之預備會商之經過後，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實行通告。問．裁軍會議能否開成？答．各國最近均傾向國家主義，以充實國防爲重，惟會議前途決無悲觀必要。問．東鐵交涉，今後結果如何？答．蘇「滿」主張漸次接近，故有充分解決希望。問．蘇「滿」國境蘇方屢有非法越境問題等，此等能否使日蘇間關係惡化？答．該項問題，外務省方面已充分喚起注意，勿使發生非法越境事件，故相信不至惡化。問．英國在其屬領各地，實施對日商品定額制，其影響日本對外貿易如何？答．現已契約完畢，來年始能適用定額制，對方之貿易商左入右轉，不在手中存貨，故新購貨者仍多，，並無何等影響。

陸省充實軍力計畫

東京十七日電通社電，陸軍方面決自明年度起，積極着手進行空軍之充實計畫，而向大藏省提出明年度此項預算約七千萬圓。惟關於航空部隊之增設，擬不另設永駐地，而採取悉併入既設部隊之方針，東京十六日新聯電，日陸軍省明年度預算案。大藏省業已調查完竣，本週初由雙方事務當局開始折衝。陸軍預算案之內容如下：㈠基準預算二億元。㈠資材整備費一億一千萬元，二項業已被大藏省承認。㈠滿洲事變費一億五千萬元。㈠航空防空設施充實費七千萬元。㈠第二次兵備改善費五千萬元。總額已突破六億元，尤以航空設施之充實費與第二次兵備改善費，爲適應一九三五六年之重大時局起見，除要求承認全額之外，同時爲完成該項計畫。此後一二年間仍需要同額之預算，故此次折衝，極可重視。其他資料整備費，以明年度大體可以完竣，故對於此後繼續事業之計畫，其一部已算入明年度之預算內。惟陸軍預算，在非常時局未解消之前，今後兩三年間五億至六億元之預算要求，自必繼續。

外省派遣使節游說

東京十八日新聯電，日外務省以應付一九三五六年之國際危局，決定派遣對外使節，至其人選特別愼重。十八日午前首腦部會議之結果，決定派遣以前駐義大使吉田茂氏以外相代理之資格，訪問各國，已得吉田之允諾。外務省內定派遣課長級之隨員一二名隨往 。十月初旬由東京出發，預定期間爲四個月，經由西伯利亞．俄國．波蘭．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然後赴美。巡視駐在各國之大使，公使館，傳達應付國際危局之日本外交方針，以鞭韃督勵在外使臣云。

美國聲稱續造海艦

紐約十九日新聯電，美國海軍次官羅斯福氏，十九日夜作全美無線電放送演說。關於美國海軍擴張計畫，演詞如下：美國政府希望各國政府縮減海軍，美國海軍，不及華府倫敦兩條約者，遠在七十六艘。爲補充該項不足，正在繼續造艦，且並努力現有海軍力之維持，故最近即可達到目的之海軍。然此不過爲防備太平洋大西洋所必需者。美政府決無要求較此尚大之海軍。商船隊亦係國防上之重要要素，當局正在期望商船隊之充實。又華盛頓十九日新聯電，美國海軍當局，將網羅偵察聯合兩艦隊之軍艦，百數十艘總動員。在一九三五年夏，自阿拉斯加起，向夏威夷羣島，舉行東太平洋之攻防演習。海軍長官史旺森十九日發表聲明如左：合衆國艦隊，決於明年夏季在三角洋上舉行海軍大演習。該項演習，係根據艦隊集中領域與領屬領海之聯絡，而確保洋上防備之美國海軍根本政策。演習時，最好能摹仿實戰，在必要時任何敵軍，均能予以反擊 ，而資修練艦隊爲其目的，故合衆國艦隊在本年末，將入太平洋岸根據地之桑彼特羅軍港停泊。

法義將訂正式協定

巴黎十八日電，法義關於各種爭執問題，如裁軍，非洲里比亞界爭之解定，及保障突尼斯義僑等之正式協定，似已提出。據星期二報紙羅馬消息宣稱：此項談判在過去數星期中，已由義外次蘇維甚與法大使舉行，現

似已達到可以早日締結條約之階段。預料巴多於將來拜訪羅馬時，可簽訂協定。近日哈普斯堡王室在奧國頗爲活動。據星期二日此地奧國使館人士對外國記者宣稱：奧國政府認復辟問題未達尖銳階段，奧國使館方面鄭重聲明，復辟不僅爲一國內問題，實爲一國際問題。維也納政府發言人稱：絕不願以繁難問題使中歐情勢更趨複雜，致各種維持和平方法更爲困難。羅馬梵諦岡十三日哈瓦斯電，教廷機關報羅馬誠言報認義大利與法國之接近，爲目下國際問題審查重要事件之一。該報繼述德國事變，義大利爲保障奧國獨立而所取之堅決態度，墨索里尼在羅馬之演說，以及德國社主義之宣傳等。謂經過此等事變以後，則義大利對待國社主義採取如何政策，想爲舉世所共知矣。該報以爲義大利與法國見解，縱非完全相同，亦可謂相當接近，而義大利與小協約關係亦可接近，趨於和平矣云。

美國軍火貿易案

自本月初以來，國際上有一驚人宣傳，即美國之軍火貿易案，涉及各國元首大官，並將中國牽連在內，茲誌如次：

英美專利世界潛艇

路透社九月四日華盛頓電，美國電船公司總董迦爾斯今日對參院調查美國軍械製造廠與外國商行間關係之委員會發表關於建築潛艇之驚人消息，據謂，電船公司與英國維克廠將世界分爲兩區，各佔專獨權利，以出售潛艇，並互換造船所有之專利權。又謂柴哈羅夫爵士，（歐洲怪人，且爲豪富之一，）對於電船公司爲西班牙政府承辦之工程，曾獲佣金百分之五，迦爾斯復謂歐戰時德國所用之U字潛艇，係德國侵犯美國所有之專權利而造成者，此項專利權，美國電船公司得之於奧政府，有合同可憑，電船公司曾要求侵犯專利權之損失一千七百萬元，但終無所獲云。

路透社五日倫敦電，英國維克軍火廠總經理克萊文爵士今日與客談及軍火製造事，而與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與外國軍火製造廠關係之委員會所發見者，適不相同。據爵士聲稱，維克廠與電船公司一九〇〇年所訂建造潛艇合同，曾由英海軍部完全核准。維克廠所造第一潛艇，實由電船公司試驗，若無該公司，則英政府將無潛艇可用。至於其他言論，須先商謀他人始能發表，渠意無庸更有所言云。

涉及日本三菱公司

路透社六日華盛頓電，參院調查委員會今日繼續調查美國軍械製造廠與外國商家間關係時，證人陳述英政府將K式潛艇圖樣給與日本事，美國電船公司總理迦爾斯，與副總理史披爾間之往來函件，當庭宣讀。迦爾斯在其一函中謂『余於一九一六年以合同送交三菱，規定毛價百分之十之佣金，乃三菱未履行此合同，似吾人已在日本見欺於英國維克公司矣。余聞彼等曾向君言之，英政府已將K式潛艇給與日本，故三菱以爲未有進行吾人合同之必要。證人今日又對調查委員會及西班牙向維克公司購買潛艇事，迦爾斯曾以一函致美國電船公司接洽人柴哈羅夫爵士，說明維克公司獲取西班牙交易之情形。據電船公司職員之解釋，西班牙政府欠電船公司在西班牙分行之欵，而該分行則轉欠維克公司之欵，故此項交易爲維克所得。

英皇喬治亦與有關

國民新聞社七日華盛頓電，參院特別委員會今日調查赤血團內幕，發覺英皇喬治與國際軍火商之活動有關。紐約特列格廠總理德里格斯告調查委員長奈氏稱，英皇喬治曾爲英國軍廠召見波蘭大使　，與其討論一切，但迄未接得波蘭之定單。委員會委員今日提出証據，說明海軍部曾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令巡洋艦拉列號赴土耳其，爲該艦所載之特列格廠之槍砲宣傳，海軍部與此事有關之高級官員與委員會傳訊後，將出席說明此事經過。委員會繼續調查軍火商及其代表活動之結果，已獲得電船公司副經理喬納運動國會取得有利於該公司定單之證據。委員會復稱，通運銀行大股

東哈黑洛大爵士曾為促成戰爭，括取歐洲巨大財富云。

各國紛紛對美抗議

哈瓦斯社十四日華盛頓電，對於參議院委員會調查軍器販賣工作情形，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等國 ，或已提出強硬抗議，或即將抗議。關於此事，國務卿赫爾今晨曾與參議院委員會主席奈埃有所商酌。事後二人雖謂調查工作仍將進行，決不稍懈，然就情形觀之，似委員會鑒於各國之抗議，不能不審慎將事。據稱此為審慎之一九三三年阿根廷政府建造火藥廠，原已與德國公司訂立合同，杜邦公司運動阿根廷取消原合同，而令杜邦公司承攬工程 。關於此事之往來電報，由杜邦公司駐南美代表呈交委員會，該會主席奈埃謂此項電文不能全部發表，否則恐在美洲某國政治上引起反響，此為委員會態度漸趨慎重之証據。

中國亦有關係耶？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電，本月十六日各報載路透及哈瓦斯社十四日華盛頓電，關於美國參議院調查軍火貿易事，內稱杜邦軍火公司駐華代表以若干之函件呈交調查委員會 ，據稱曾於一九三二年以軍火售予中國若干，中國官場人士及將官皆得佣金，委員會於此種姓名不肯公布，此為審慎之一証云云，將委員長汪院長，對此項消息極為注意，以該電所傳如係事實，則不僅有損政府人員之人格道德，且影響國家之威信亦極重大。頃特由滬電京，謂於此項消息之眞僞虛實，應由政府予以澈查，務求水落石出。同時並電外交部，請即轉飭駐美公使施肇基照會美國外交部，要求參議院軍火貿易調查委員會主席奈丁將杜邦公司駐華代表函件內所稱曾得佣金之中國官場人士及將官姓名即予公布，毋庸隱諱。

財孔否認棉麥易械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電，報載美國參議院軍火貿易調查委員會主席奈丁最近宣稱，當一九三二年中國向美國接洽棉麥借欵成功後，曾以二千萬美金向義大利調換軍火云云，中央社記者為此特於十九日晨往訪財政部長孔祥熙，叩詢究竟。據孔談稱，我國向美國所借之棉麥借欵，截至目前止，運到者尙祇一千七百七十萬美金，計棉一千萬，麥六百萬，麥粉一百七十萬，其中棉之一千萬，尙有半數未曾售出，至售得之現欵，早經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全部用於生產建設事業，現已用去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計生產建設八百四十萬元，復興收復匪區三百八十萬元，救濟四川災荒三十萬元，其餘經費概未動用。凡此云云，經濟委員會方面均有賬目可查，若干外籍專家供職於經委會，可予証明。再者 ，棉麥成交之前，均須經美國復興委員會同意，方能付欵，而裝運該項棉麥來華，又悉為美國商輪承運，奈丁氏所謂我國以二千萬美金向義大利調換軍火云云，誠不知何所根據。此種不符事實之談話，出諸於美國參議院軍火貿易調查委員會主席之口，吾人實不勝遺憾。

施公使提強硬抗議

華盛頓十九日美聯社電，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今日向國務院提出強硬抗議，否認參院調查委員會中所稱中國以一部份棉麥借欵購買軍火之說。施公使奉南京政府訓令，於抗議中稱，此說純屬無稽之談，官方對之甚為憤慨。施公使要求國務總理赫爾責令調查委員會主席奈氏提出証據，証明委員會中所稱各節。華盛頓方面之可靠華人咸信中國並未挪用一千萬元之棉麥借欵購買軍火。況美國飛機國外貿易公司總理樂學作証時曾稱：不信中國曾將該項借欵提作別用。美聯社息，南京來電稱，中國外交部要求發表收受軍火佣金之中國官員姓名，此間對之甚為注意。

美國工潮益趨糾紛

美國紡織工人罷工，迄今已三星期；勞資雙方迭經磋商，仍無結果，因有共產黨員羼入，各地時有騷擾，國防軍奉命出防，現象日趨糾紛，茲

情報如次：

羅特州長請調軍隊

紐約十三日路透電，羅特島州長葛琳因該州紡織工潮愈臻惡劣，今日以電話致羅總統，請准于必要時調用中央軍隊。羅總統已允之，葛琳州長現已下令逮捕境內共產黨。據今日官方宣稱：羅總統對於羅特島情勢，時常接洽，完全明瞭云。目前有全副武裝之第一軍團兵士一千八百人準備立即出發。羅特島州立法會今日開特別會議，決定撥款二十萬元，以爲增加兵力之用。賽爾斯鎮近兩日會發生嚴重騷擾，今日局勢亦復不寧，午後有罷工者七百人，在某工廠外聚集後，被國防軍以刺刀驅散，此外尙發生騷擾數起云。

北加州亦發生騷擾

紐約十四日路透電，羅特島之罷工形勢已稍和緩，但北加羅里那州之布林頓地方今日發生騷擾。國防軍與示威者互起衝突，罷工者四百人擬阻止某棉廠開門，軍警欲驅散之，但覺無效，故使用流淚彈，以達其目的。衝突之際，示威者五人受刺刀刺傷，幸傷勢不重，被刺者四人。據衆意見，工會欲藉罷工，以驗其加於國家復興處之力量。現有若干棉紡織廠主在私人談話中，承認其他實業領袖以壓力加諸棉業廠商，使其拒絕紡織工人之要求，蓋以棉廠如果屈服，則工潮將蔓延於其他各業也。據今日消息，當局現考慮一種命令，欲減少全國工廠工會，而不變更工價，以期和緩目前勞工之不寧云。

罷工趨勢日益擴大

紐約十七日路透電，美國紡織業工潮今日已入於第三星期，但其氣象則視前更爲黑暗。罷工委員長戈爾曼發出哀的美敦書，如本星期內不解決工潮，則紡織業之未罷工各部份，亦皆將停業云。此種恫嚇之詞，如果實現，則染業·人造絲業·內衣業·針織業·地產業·十萬工人，將被波及。今日有數處發生罷工者與國防軍衝突情事，但無多大死傷。貝爾曼有國防軍一隊奉命出發，維持某針織廠之秩序。罷工糾察隊一千人，向之大呼曰：「爾等將釀成革命。」但國防軍從容前進，以背向之，糾察員乃迅速退去。梅恩州水村地方，糾察隊擬攻擊某廠，磚石亂飛，致有許多玻璃窗被擊碎。喬治亞洲紐南地方，有糾察員多人，恐被國防軍拘去，喬治亞州州長鑒於工潮形勢之嚴重，已於發生騷擾地方官以應付之處，宣佈戒嚴令。阿特倫泰地方，現籌備建築收容所，護以鐵絲網，以便將被拘之罷工者，拘禁其中。北加羅里那州國防軍出動者計三十八隊，南加羅里那州亦有二十四隊。北加羅里那之棉廠閉門者二百零九家，開工者二百八十二家。南加羅里那州停閉者九十家，開工者九十九家云。紐約十八日路透電，美國紡織業工總會理事，今日決定由罷工委員會自己酌令有關係各部份工人一律罷工。此項決議，將牽涉染業，人造絲業，內衣業，棉織業，毡毯業十萬工人。據理事稱，定按期實施此決議，果爾，則紡織業工潮勢將蔓延矣。據第三方面之估計，紡織業罷工後共有四十二萬一千人賦閒。羅特島，賽爾斯鎮之賽爾斯整理工程公司聲稱，該公司擬明日復開工廠，準備照舊收用全部工人一千一百人云。查此廠曾於十一十二兩日發生劇烈騷擾云。

絲業當局力謀挽救

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路透電，美國紡織工總會，今日對於全國罷工委員會投信任票，准該委員會自由繼續擴張罷工。罷工委員長戈爾曼旋聲稱：該委員會將於今日集議，決定紡織業中現仍工作之部份，應否罷工云。查目前罷工人數約五十萬人，如其他部份亦相率罷工，則失業者將增多十萬人云。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路透電，據紐約消息，絲業業規當局，現聲稱絲業與人造絲業一百餘廠將於明日作全體一致之努力，以期打破罷工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起
至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止

（東雷）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五

▲黃郛偕秘書等由滬入京謁汪。

▲孫科偕馬超俊等抵京。

▲立法院委員開會審議憲章。

▲中委方覺慧由京抵平，據談：此來視察華北黨務。

▲外部對日本政府驅逐華僑事正式提出抗議，將抗議書致送日使有吉。

九月十五日　星期六

▲黃郛謁林主席。

▲汪精衛夜車赴滬。

九月十六日　星期日

▲莫德惠由平過津赴濟。

▲汪精衛，陳璧君，黃紹雄，曾仲鳴，唐有壬，劉文島由京抵滬。

▲莫德惠由平到青島。

九月十七日　星期一

▲汪精衛，陳璧君，孫科，曾仲鳴，由京乘飛機赴廬山。

▲居正，唐有壬由滬返京。

▲于右任行抵渭南。

▲國聯改選理事，土耳其當選，我國落選。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駐法大使佐藤，由哈爾濱飛經長春抵北平。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二

▲九一八三週年紀念。

▲劉峙由洛返汴。

▲楊虎城飛抵漢口。

▲日駐美大使齋藤到津。

▲國聯大會通過蘇俄入盟案，李維諾夫當日出席。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三

▲黃郛由京飛平。

▲孔祥熙赴滬。

▲蔣電京請政府徹查美國參議院奈丁最近報告之中國軍火貿易案眞相。

▲日本駐法大使佐藤由平到津。

▲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強硬抗議，否認中國以一部份棉麥借款購買軍火。

九月二十日　星期四

▲鐵道部召開之全國聯運會議在青島開幕。

▲汪精衛，孫科，由贛飛返南京；汪乘原機飛到上海。

▲于右任到京。

▲楊虎城由漢到洛。

論評選輯

波蘭與少數民族問題

波蘭外長柏克氏十三日在國聯大會發表宣言，聲明不與担保實施保護少數民族之國際團體合作。此項宣言突如其來，致列強愕然震動，認波蘭有意片面廢棄凡爾賽條約之規定，英法義外交當軸因此鄭重發言，反對波蘭片面解除其條約義務。推列強之意，以爲波蘭如竟貿然出此，即不啻凡爾賽和約整個體系之崩潰。故西門發言，將片面廢約與公同討論少數民族問題二事，截然分開，對前者力持反對之論，對後者則允予磋商，振綱挈領，片言解紛，故法義雙方均予擁護。據哈瓦斯社觀察，目前情勢，已見緩和，當事各國或可從長計議，不致另生枝節。茲本吾人對此問題之認識，略抒所見，以供探討之一助。

在汎論波蘭少數民族現狀前，請先一述凡爾賽和約第九十三條之規定。據該條約文：「波蘭承允將協商及參戰領袖各國爲保護波蘭國內居民，其種族語文或宗教均與國中多數人民相異者之利益計，所認爲必需之規定，插入於各該國締結之條約。」按波蘭之宣布獨立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翌年六月二十八日簽字之凡爾賽條約始正式予以承認，在該約中即臚以上述之保護少數民族條欵。故今日波蘭有反對合作之表示，自不能不引起列強之驚訝也。

然則波蘭與少數民族問題之關係果如何乎？吾人欲明此問題，必先稔知波蘭之國情。按波蘭經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後，版圖淪於俄普奧三強者百有餘年，復國運動方見成功。列強當日締造此新興國家之命意，端在東拒俄而西抑德，故其國疆之劃定，既不按天然之形勢，人民之包含，亦不合種族之邏輯。其人口總計約三千二百萬而弱，乃少數民族竟占百分之三十，綜計其中百分之十四爲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與烏克蘭人，百分之四爲白俄羅斯人，又百分之四爲日耳曼人，餘百分之八爲猶太人。波蘭民族多居南部，其北部有俄人及烏克蘭人七百萬，舉此一端即可見波蘭少數民族問題之嚴重矣。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波蘭少數民族問題之糾葛，即不斷發生，波蘭當局又夙抱强烈的國家主義意識，期望少數民族之同化，因此更滋紛擾，和約中保護少數民族之條欵，可謂絕鮮效力。然自另一方面言之，波蘭迫處俄德兩大之間，其人民種族又龐雜至此，其側重軍權，採用高壓，不爲無因，故其反對國聯一般的保護少數民族辦法，亦自具有理由，就此問題本身立論，吾人對波當亦不可過於苛責。西門之贊助依法提出公同討論，誠不失爲解決此難題之良策也。

綜觀波蘭國際關係，其初受法國之帡幪，於以誕生，更藉法國軍事與經濟之協助，擊退迫近華沙之俄軍，而成立里加條約，國脈賴以賡續。一九二一年遂有法波條約之訂立，二國之同盟關係，可稱親睦。然近來德波兩國，忽趨接近，且有不侵條約之締成，波蘭對法寖有貌合神離之感，故數月前法外長巴多赴波蘭報聘，以期重聯舊好。波蘭外交政策之轉向，實爲法英諸國所側目，日前英國「曼徹斯德衛報」論及柏克宣言，殷殷以波蘭重蹈其不幸外交史實爲慮，法英諸國之所以重視柏克宣言，殆恐德波沆瀣

一氣，危及世界和平之大局，共目光烱烱，普照東西，尤値吾人之注意。抑方今世界比鄰，國際利害，錯綜複雜。觀於近年日本努力交歡波蘭，更可見該國在遠東亦自有其重要地位，然則吾人此文解說波蘭與所謂少數民族問題之關係，庶爲國人所樂聞歟？

（錄九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今後之國聯

蘇聯已於本月十五日接受國聯之邀請書，並於復文中聲明準備成爲國聯之一會員國，……遵守一切義務及一切有拘束會員可能性之決議案。十七日國聯大會委員會以三十八票對三票通過蘇聯入盟，英法代表皆表贊成，一切入盟手續可於十八日辦竣，蘇聯代表可參加本日之國聯大會。斯誠國聯一大收穫。從本日起之國聯，已非昨日之國聯，且異於日德未聲明退出國聯以前之國聯。惟同時代表四萬萬人，遠東糾紛當事者之中國，連任非常任理事竟而落選，誠如我郭泰祺代表所論，『此國聯之損失，而非中國之損失，』使吾人不能無憾焉。

在會員國之成分，其所代表人口，其立國性質等等俱有變更之後，國聯之作用及力量果能有若何變化乎？關於此點，世上最流行之說有二：第一，國聯可藉蘇聯之輸血作用，從垂死病中蘇生，第二，國聯可因新加入的代表一萬八千萬人口之會員國而擴大其實力。此二說雖各有理由，實則俱甚空漠而不澈底，蓋在只注重國聯會員國之量而不注重其質：須知國聯在國際政治上之作用及力量，必與其本質有不可離之關係；如國聯之主要性質只在宣傳和平主義，則會員國雖少何傷，反之，若其本質在以實力裁決國際糾紛，則最要條件必爲國際公共武力之存在，否則會員國雖多無益。致由吾人之立場言之，應從國聯之質的方面，研究國聯今後之作用。

吾人嘗言，從國聯成立之歷史及國聯發展之經過考察之，國聯之本質要不外乎三點：（一）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歐洲戰勝國之工具以宰割戰敗國，即擁護凡爾賽體制；（二）爲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家之工具以鎭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勃興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並抑制蘇聯；（三）爲帝國主義列强之工具以宣傳其在休憩時期所需之和平調協主義。然從今日之國聯言之，則（二）已不存在，因蘇聯爲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已被歡迎而加入國聯，故國聯在事實上必不能不放棄其反社會主義的工作；（三）亦變成『爲帝國主義列强及蘇聯之工具，以宣傳其在備戰時期所需之和平主義及粉飾其備戰工作』（此爲蘇聯加入國聯後之當然的結論，且亦爲列强競擴軍備的事實之必然的歸納）；在事實上，所未變者，只有（一）即擁護凡爾賽體制一層而已。亦即郭泰祺氏論我國落選非常任理事之結果，『足以表示國聯變成歐洲的國聯之趨勢日益顯著』。國聯之本質旣變更其三分之一，則今後之國聯只可云已爲歐洲列强間之暫時的武裝和平，而增大其力量，而不能謂爲已爲世界長期和平乃至爲遠東和平而增大其力量也。

抑尤有進者：不明國聯本質之變更者固然錯誤，而謂國聯從今日起即（甲）已變成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之工具或（乙）已變成以實力處分遠東問題之工具者，亦屬偏激不符事實，蓋如（甲）說則無以解於義大利歡迎蘇聯加盟及帝國主義列强皆多少採用法西斯主義政策之事實，如（乙）說則與遠東無甚大利害關係之法義何以努力歡迎蘇聯入盟，而英方倒反冷淡之理由亦難解釋也。吾人非謂今後之國聯永久的絕對不能變爲反法西斯運動及處分遠東問題之工具也，特從世界經濟大恐慌及九一八事件以後之各方事實觀之，敢斷言在最近的將來，（甲）說及（乙）說俱無實現之可能性，更從反面言之，即（甲）說之實現必在德之國社黨實行國際的冒險戰爭政策之後，（乙）說之實現必在太平洋上之一强國實行最後的冒險政策之後而已。誠然，西方及東方之二國，在經過無數波折之後仍必出於國際的冒險之一途，亦爲今後之國聯（即蘇聯加入後之國聯）之兩個本質——一爲擁護凡爾賽體制之工具，一爲宣傳暫時的武裝和平之工具——之當然的歸結。同

時須知在東西兩國實行國際冒險政策之時，國聯之爲國聯，必非目前蘇聯加入時之國聯，而當別有變化，以成其與今日第二國聯相異之第三國聯，是又勢所必至者也。

◇　◇　◇　◇　◇　◇

我國落選之意外

（錄九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今茲國聯改選非常任理事國，我國當選本無問題，乃因土耳其突出競爭，而主持國聯各大國因顧慮近東局勢，竟以土代華，代表亞洲，列席理事會，此從任何方面觀察，皆爲國聯最不幸事件，豈獨使中國失望已哉？吾人於日前會申論中國應爲常任理事國之理由，孰料即非常任理事國亦斷而不與，則國聯之爲國聯，豈非失却亞洲四萬萬民衆之支持哉！「歐洲國聯」一詞，久成攻擊國聯之標語，然在過去，因日本充任常任理事國，縱在人口數量上，未足代表亞洲，尚可謂因區域而分配理事國。今日本既已退盟，而中國復在理事國圈，以代表亞洲之資格，付諸土耳其肩上，不亦過於滑稽。土在近東雖爲新興國家，而在巴爾幹半島較占重要地位，但以與遠東一片廣大區域比較，則土之不足代表亞洲，寧待煩言而後明。國聯各會員國非不知其然也，徒以眼光囿於近東一隅，不得不犧牲中國，以敷衍土耳其，此誠莫大憾事，而爲吾儕所痛心者也。

中國擁護國聯之熱誠，世罕其匹。中國既無利用國聯以求達其操縱世界政治之野心，故其擁護國聯，無非期望國聯蔚成爲保障世界平和之機構，使普世界之人類得賴國聯之努力，咸享昇平幸福。國聯對此純潔之擁護者，理應盡量策勵，方能堅固基礎，而國聯所以待中國者如是，能不令人寒心！吾人雖不承認一國之國際地位，因列席理事會與否，而有所軒輊，惟吾人相信國聯力量之强弱，得因分配理事國之公平與否，而異其程度，試問遠東六七萬萬民衆，竟無一代表列席理事會，此是何等不公平，何等不合理！彼伺機攻擊國聯者，更必持此事實，以增强其毀謗之理由，此與國聯前途有莫大關係，豈容忽視！當前國聯實力尚極微弱，決議既不爲當事國所尊重，組織又不爲會員國所滿意，若不力求公平合理，則根基不固，安能繁茂！今日世界平和雖未能恃國聯而益臻鞏固，惟國聯一旦瓦解，則平和曙光立可消失，世界更形黯淡。故支持國聯者，處處必須爲國聯本身着想，事事必須爲國聯全局打算。若離開國聯，而行使合縱連橫之秘策，實遂某一國之操縱政策，則國聯失却全世界信仰，又豈能實現其保障和平之重大使命？

中國本屆競選既已失敗，則補救之道，不外兩策。其一後年一月間日本退盟之宣告，發生效力，國聯應於此時決議公推中國爲常任理事國。其二下屆改選時，應選舉中國爲非常任理事國。蓋中國之應列席理事會，不獨在中日紛爭未得合理解決之前，當如是。即使中日紛爭業已解決，而中國在亞洲，爲代表最大多數民族之國家，關於遠東問題，又爲重要樞紐，豈有不能列席理事會之理？以非常任理事國界中國，已有輕視亞洲之感，若更擯諸理事會之外，則國聯縱非「歐洲國聯」，至少亦非亞洲民衆所得參與之國聯矣！主持國聯之主要國家，倘能認清國聯使命與遠東情勢，則其不能輕視中國地位之理由，立可理解。本屆似無挽救餘地，下屆如能補救，或竟以常任理事國界中國，則中國決不因一時之失望，而拋棄其擁護國聯之信念，此吾人所願我友邦會員鄭重考慮者也。

我國上下對於本屆選舉，甚抱樂觀。以爲中日紛爭既未解決，而各友邦意向大都趨重中國連任，故事前布置，似欠周到。而出席國聯大會之顏顧兩代表請假回國，尚未返任，臨時以羅忠詒金問泗二使補充。郭使泰祺雖有經歷，而羅金兩使活動力量，終嫌薄弱，致生此不幸事件。吾人以爲今後對於派遣出席國際之代表，仍當慎重人選，不可稍存敷衍。我既信賴國聯可以維持國際正義，保障世界和平，則對於國聯工作，自應特別努力。我能不斷以遠東實情報告，使在盟之各友邦咸能明瞭，則遠東眞相自不至爲他人虛偽宣傳所掩蔽。國際宣傳工作，決非臨時所得成就，必須積若

十長期之努力，乃有相當效果。今茲我國落選，皆爲各友邦未能認識遠東實情所誤。責雖在人，過實在我。因此能促省我國努力國際宣傳之工作，則所得或足償其所失矣。

（錄九月十九日北平晨報）

日本統治下的東北

九一八國難三週，已於全國沉痛紀念中過去矣！雖然，國人其識之！已往三年中，直至今日，固無日而非吾人之紀念日；蓋三百八十萬方里的土地被人佔領，三千四百萬多數的人民，被人奴化，此皆鐵的事實，赫然在目，吾人雖欲忘之，不可得也！故吾人不僅應當痛念過去，並應認清現在，尤應警省未來，而日本統治下之東北，近三年來一切設施佈置，實即供我紀念，認識，警省之活資料，此國民所當深刻檢討者也。往者以政府對於東北政務之漠視，授日本以覬覦侵略之間隙，勘查營謀，屢更寒暑，是以九一八變後，一切的一切，皆在其組織的規畫及科學的設計中，眞而且實，着着進行，自非準備有素，人才應手，萬萬不克有此。本報每屆國難紀念之期，輒先派員深入東北，實地考察，藉爲眞確之記載，用供國人之認識。就兩年來之經歷，知其軍事計畫之宏大，統治方術之周密，實有月異而歲不同之概，而旅行調查之困難，亦復與時俱進。如去年本社特派員雖經過十數次之檢查盤詰，猶能旅游各地，多歷市鄉，遠者至達滿洲里，親覩日俄對峙之眞實情況。今年則大不然，不但旅行之監視加嚴，根本上即不容深入內地，益以戶口之稽覈，繁苛細密，無所不至，游客直無從存身也。東北四省，現在完全在日本軍治之下，而佐之以警治。日本諸般措施，一以軍事爲主眼，如富源之開發，生產之統制，交通之建設，非圖軍實之供給，即謀軍運之便利，其目標當然在備戰！惟其如此，一切進行，皆極迅速而秘密，例如修造鐵路，大率兩端動工，非鐵軌舖到，人民直不知有此事，至其路綫之從何經過，事先更屬秘莫能明。就日本軍部在東北之經營觀之，其志當然不能以現狀爲止境，至少內蒙須在囊括之中，華北必在控制之列，質言之，一旦國際有事，彼必以中國土地爲戰場，以中國物資充軍實，以中國人民當鋒鏑，不特其本國不願受戰事之害，且欲使朝鮮亦得免於犧牲。大戰爭猶之賭博，日本之意，直欲以投機所得之中國領土，供其國際博場之賭本，無論勝負，本國與朝鮮之原有本錢，一概希望不動，此日本之眞意也，然而中國苦矣！明乎此，即知僞國今日，不過充日本豪賭之籌碼，任人擺弄，豈夫有些須自主之可言？方僞國成立之初，中央院部，滿佈日人，各省各縣，日本勢力，猶未貫澈，年來情形，愈益深入，不但各縣行政警務，完全操之日人，即鄉村組織，亦置日籍指導。近且決定縮小省區，增爲十省，强幹弱枝，取便統治。對於現任省長，或置之中央，投閒豢養，或別畀任務，責其後效，前者如奉天省長之臧式毅，蓋在必去之列，後者如吉林省長之熙洽，已調任財政部長，蓋欲用爲進一步圖謀侵華之鷹犬也。從前僞國官吏，或以爲託庇日人，得享安富尊榮，而實際則束縛馳驟，直非人境，蓋僞國各機關，悉取所謂總務中心主義，細大不捐，無權不攬，而日人性格，尖刻冷酷，褊狹多疑，服務其下者，無能力則動遭斥責，有能力又易致忌嫉，啼笑皆非，進退惶惑，明明無事可作，即伴食亦須準時衙參，根本不見錢財，欲廉潔猶且無由自見。且也，各機關概設人事課，專事考察中國職員，其調查表首列該員之住址地圖，記明其距離車站之遠近，分誌其最近警察之所在，意在一有嫌疑，便於逮捕，猜疑如此，寧不心悸？雖近年陷身其中者，百無聊賴，僅以「混飯吃」自解，實則此一碗飯，亦斷難久混；蓋日本教育發達，專門人才，早已過剩，莫不以滿洲爲尾閭之洩。近聞警察官吏，不久將概用日人，各級法院，亦將參用日籍推事。又如最近成立之吉林師範學校，號爲僞國最高學府，其七十餘教員中，日人占五十餘名。此外尤顯明者，九一八後，北寧路關外段易名奉山路，僞員司之抱「混飯吃」主義者，靦然事仇，卒仍一爲日人所排擠，技術人員，間有被調熱河，從事修路工作者，未幾亦能立足，狼狽脫走。由此觀之，凡認爲在日人治下可以「混飯」者，蓋猶不知亡國滋味者也？吾人所爲列舉上述事實以告國人者，意在揭示日本備戰之情勢，野心之所在，以明國難之來日方長，此其一。說明日本在東北施行軍治警治之嚴刻周到，以見我三千四百萬民衆宛轉受制之苦，以發國人之深省，此其二。舉出日本羈勒僞國官吏之繁苛瑣細，與夫苟且求全之不易，以促一般喪心病狂之漢奸敗類澈底覺悟，此其三。要之，亡國之痛，不外於斯，務所檢討，悉本實例，願國人其熟察之！

（錄九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寫經第九圖張大千畫　鶴亭

南張北溥(心畬)今二覇黃金不當一紙價張侯畫法出曾髯上追石濤窮變化寫經有圖圖有題頭白長作嬰兒啼君今作圖已第九比似曾溥三峯齊圖成自謂不稱意平生胸有黃山氣興來伸紙再吐奇鷹阿漸江眞舍避名家累世始一逢憐我之求爲我供轉因心上喜倒極不知涕泗來何從自從風痺中右手有鬼是中掣吾肘舉筆眞同不定棋生殤何異當年柳呱呱失母纔幾年一襁褒廢非從前吾親不見見應閔舐犢愛豈分人天撲筆收圖淚如雨寫經傷悲轂更苦此恩此心來世補上者皇天下后土

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十剎海作歐陽文忠生日分韻得良字　倬盦

唐有吏部能文章奕世繼軌惟歐陽近沿柳穆更恢佹遠紹班馬彌輝光傳之到今一千載繁音靡節卑齊梁名賢生日古所尙盛會不殊蘇與黃我祖七峯趨傑直歐齋遺像恒高張丁未(道光二十七年)招要七客讌梅會朱龍篇詠鏘茱雲岷帆詩不見琴聲空留孫芝房鹿牀妙寫醉翁卷庚辛刼火煨于杭半巖遺詩亦佚此戊辰補記餘縑緗我居舊都眴廿禩橋西韻事神旁皇旣仿明本貌公像輔以墓題駢精裝(舊得文忠墓石搨本曰宋太師廬陵歐陽文忠公之墓)公於金石富裒錄蟯蠛漁傲詞悠揚二者私淑竊未艾其他行能嚋敢望公於甲戌逢景祐館閣校勘階資彰我雖中年踐華選天祿未獲編琳瑯人生遭際會有適如公蹇匪庸何傷名滿天下謗隨至要逢全盛鳴高岡羣仙私祭孰云黍況有二老(謂張广散原)持清觴淨業湖寬燕市勝公於奉使疑徜徉吁嗟于今烽燧徹畿輔安得仍如嘉治(嘉祐治平)歌明良

詠士招飲即席賦贈用黎蒓齋贈尊甫栗香丈均　什公

海山分襟瞬七年東都邂逅各歡然平生爲善非求福
垂老臨池當種田寒酒尊前春話舊丹楓庭角暖生煙
晚櫻開罷驪歌急最是難忘四月天

重至匡山信宿蘆林有作　纕蘅

兩處名山十日程翻將奇福詑書生雲嵐宛宛如新沐
燈火依依有故情散木祇應天所赦客星未必世猶驚
思量何物清肝肺萬壑松濤撼枕聲

自幽棲寺經六祖洞至獻花巖　潁人

六葉牛頭砥祖師紫雲望氣識旁枝風扶嶺竹如迎客
鳥蹴山花更獻誰僧舍幗空搜蠹簡佛龕塵冷罥蛛絲
只應古洞穹門石曾見融公入定時

游衡嶽歸明日纕蘅遂行賦柬　子威

下界炎歊鬱未消僧樓燈炧話秋宵一生孤抱酬登嶽
兩卷殘詩說度遼（時屬君選訂度遼吟草）接腳雲嵐催客返撐腸
山骨向人驕最高峯頂聯牀夜便引吟聲上碧霄
一曲湘絃不可聽明朝彈向短長亭異鄉話舊難爲別

秋士能悲那慣經信宿歸來催帳飲茲遊奇絕謝山靈
惜君未挂征帆去涼月西風下洞庭

奉懷纕蘅廬山　鑄秋

鸞鳳逌然倏遠揚心傾高韻益徬徨冰壺爲話經年迹
雲漢猶留倬彼章老守同安鷗作夢閉門正字雁爲行
香爐峯下吟聲滿載誦蒹葭感道長

八六子（寄懷衆異吷庵用淮海均）　公渚

照孤亭舊時明月盈盈還傍潮生念芳草淒迷夢路垂
楊禁斷年涯悄然自驚　好修欲懺娉婷酩酊酒諳愁
味熅[illegible]燈熨離情又幾日層樓無端風雨金粉銷妍園
林坼繡久拚寸寸柔腸似繭朝朝淚眼難晴鎮淒凝玉
徽怕縈恨聲

琴調相思引（聞纕湘有鄂渚之行病不及送因用賀方回韻成此並寄撤之武昌）　旭初

風動狂塵飛九陌堪歎漂流兩萍迹又昨日輕帆浮楚
澤岸樹色皆秋色岸樹色皆秋色　斗柄橫斜涼擁席
病臥客思行客病臥客思行客待促膝傾螺歌緩拍願
永夕爲佳夕願永夕爲佳夕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韓山人詩集跋

韓山人詩集二冊。續集二冊。不分卷。明初吳郡韓奕公望著。舊寫本。九行十九字。前有永樂七年太子少師姚廣孝序。後有永樂己丑翰林院典籍吳郡梁用行跋。又坦菴釋行可跋。又永樂七年太醫院御醫淮南蔣用文跋。附洪武甲子王賓撰壽藏記。永樂六年文淵閣脩書副總裁太醫院御醫浦江趙友同撰行狀。續集前有永樂九年趙友同序。錄姑蘇志小傳。

收藏有鮑以文藏書記。知不足齋鮑氏以文藏書。知不足齋。鮑氏正本。各印。護葉有朱筆跋語。云雍正歲己丑長夏。借得先輩毛子晉鈔本。細校一遍。共添改旁書七十又九字。七夕後學蓮涇王聞遠識。時年六十有七。

按公望號蒙菴。爲魏公十一世孫。其家南渡後來居於杭。祖性卿爲馬步軍副總管。自杭遷蘇。五世祖轉運使諱某。始貿熟藥。人稱爲韓府藥局。子孫遂爲世業。公望自幼穎悟。年十五。爲詩文已純雅可觀。繼而潛心性理。既又聞金華朱彥脩以醫鳴東南。因走集其門。盡得朱氏之傳。以其術授諸弟。咸有名。弟夷。永樂初召赴京。授太醫院御醫。公望徜徉山水。隱居不仕。尤避遠權勢。郡守姚善嘗偕王賓詣之。公望泛小舟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事載姑蘇志中。其詩雖無深思奧力。而沖夷澹遠。宛如其人。姚少師評其所作。謂幽婉無塵。可居晉唐作者之間。晚歲以目眚。自營壽藏支硎山碧琳泉上。依其父塋。王賓爲文記之。今附存集中。詩集爲弟公達付梓。續集則其孫萃類而成。於永樂九年刊行。趙友同爲之序。今刊本世不多覯。此從汲古閣鈔出。流傳極罕。又經王聞遠手勘。終卷。可謂祕册矣。世有求吳中文獻者。曷取而傳播之。亦發徵闡幽之一助也。藏園雨窻記。時甲戌中元節。

鈔本藏徵錄跋

此藏徵錄一帙。余昔年得之藝風老人殘書中。不著撰人姓名。首行題藏徵錄卷一。則其下爲卷若干。不可知矣。書凡十四葉。半葉十行、二十四字。字體圓潤。似嘉慶間人書。都十有三則。叙述藏事至詳。有爲他書所不道者。余於藏中故實。夙未究心。因持以示同門吳君寄荃。寄荃謂卷中於宗教源流。特爲精確。因爲撮舉要端。誌諸卷尾。茲錄之左方。以訊當世。方今藏事正亟。輶軒之使。方在中途。必洞悉政教分合之原。方足規定撫綏之策。故揭示茲編。聊備研求藏情之助。倘並世名家。藏有全帙。能舉以見告。俾得拾遺補闕。尤私衷所幸冀者也。甲戌七月十一夜、藏園雨窗書、

是錄無編纂人姓名。共十有三則。殆嘉慶朝四川派往西藏糧務通判所作而散軼者與。三載驍征。諮詢故事。故於宗教源流特詳。如濟嚨呼圖克圖。地穆（官書作第穆、）呼圖克圖。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皆京中八大禪師之翹楚。且爲藏中最有權勢之噶布倫。嘉慶九年。達賴喇嘛特旨以濟嚨胡圖克圖掌辦一切事務。不啻君薨聽於冢宰也。至噶勒丹錫哷圖薩瑪第巴克什。於乾隆朝先已爲之。其轉世掌辦商上事務最久。適值達賴喇嘛未及坐床。相繼夭折。故政權久握。家貲鉅萬。爲耆善所參劾。致遭籍沒發遣之禍。洎同光朝。其徒衆猶申請准予轉世。朝廷不允。說者謂藏人不樂內附。此其嚆矢。是雖寥寥數頁。而於中藏存亡。關係絕大。今雍和宮譜牒。無一存者。（初燬於庚子、再燬於近今、）而此獨詳。殊堪寶貴。又所載薩迦胡圖克圖事。尤稱翔實。若非目擊。安能如是源源本本乎。第八輩達賴喇嘛之涅盤。以久患咳嗽。手足浮腫故。爲當時章奏所未詳。足補史闕。獨怪達賴喇嘛。以久病之軀。而紅教授以房中術。并昌言於駐藏大臣。謂不聽禳免之法。故不能免。可見迷信之深。而達賴喇嘛。寧死不肯背教較諸明季紅丸。清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黃教不得娶妻、而庫倫有女活佛、外蒙獨立、實與其謀、）不已加人一等哉。惟所載乍雅（即乍丫）源流。與康輶紀行不合。（康輶紀行、第一輩爲高舉札巴江錯、第二輩爲納瓦四朗隆珠、第三輩爲昂汪慈楨勒珠、第四輩爲羅藏朗結、第五輩爲羅藏丹必江策、居烟袋塘者、爲桑金札喜、第六輩爲羅藏丹珠江錯、與此冊絕不相同、惟大呼圖克圖之丹必江策、譯音稍合耳、）豈紀聞得諸傳聞。而此得諸原書與。使當時川省官吏。早見是書。則乍雅十數年之獄。不難片言而折。（爾時乍雅大呼圖克圖暴戾、番人不服、羣推二呼圖克圖掌印、相持不下、日尋干戈、川藏明知大呼圖克圖啓釁、而以無例案不決、使責大呼圖克圖擅殺人罪、而以二呼圖克圖引此例代爲掌印、則烏拉供兩番鳴早決矣、）故治邊事者。須明習掌故也。惜是書不全。而吉光片羽。亦足窺見全豹云。

凌霄一士 隨筆

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于鬼子，欲其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官司勾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坐：鬼子忽從窗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關？」鬼子曰：「冥司符在，豈誑耶？」挾吳自窗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見。』此清人所記，其近事也。姓氏里貫悉具，自非泛談往蹟，而古人記載，竟有與之若合符節者。宋人（闕名）「異聞總錄」云：『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

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重規疊矩，惟更詳耳。事屬詭誕，無足深論，而記載家之以曩事爲近事，或一種傳說，衍而爲數，屢見不鮮，往往類是，拙稿嘗累舉之矣。徵信之難，良爲可慨。

「一字之衰，榮於華袞」，「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之巧對，多傳係因李鴻章事而撰成，林紓「畏廬瑣記」亦述之，而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則指爲左宗棠事，謂聞諸郭嵩燾，疑一種傳說歧而爲二也。拙稿前曾引述。（見本報第七卷第四十一期。）近閱陳銳「褒碧齋雜記」，云：『同治初元，岳州某以軍功官甘肅，氣勢甚張。其僕某偶有小咎，某遽叱之曰：「滾！」（罵人之詞，斥其走也。）其僕遂誘其一妾，出走口外。某懊喪而已。鄉人戲爲之聯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一字之衰，榮於華袞。」』乃非李非左，又爲一不知誰何之岳州某矣。可謂歧之又歧。（言爲左李者，謂係就其事與另一無關之事作對。如銳所云，則上下聯均此岳州某之事矣。『下聯之「華袞」，與銳述本事不切。）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各縣典史爲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爲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十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甚趣。高照煦（米脂人）「閑談筆記」卷二云：「去年戊戌赴同州府送考，遇署潼關廳訓導張晨嵐，盩厔人。……張晨嵐歷署多處，曾述有教官十得字十不得字兩歌，可資笑柄，亦可作炯戒。予與之同寓，因請其誦念多番，始能謹記。其得字歌曰：「一品官前坐得，兩回丁祭辦得，三年考試盼得，四等秀才打得，五品階銜加得，六旬太太苦得，七品縣印代得，（按教官爲本省人，例難代理知縣，是當有說。）八條臥碑記得，九兩齋夫扣得，十分

將就算得。」不得字歌曰：「一條腿兒跪不得，兩個夥計妒不得，三尺刑罰用不得，四季衣服論不得，五路通詳發不得，六十秀才打不得，七品縣印抗不得，八股文章荒不得，九叩禮兒免不得，十分講究算不得。」原是兩個夥計「合」不得，改作「妒」，意似較長。』與典史十字令可以並傳；惟「合」改爲「妒」，未免呆相。此類文字，以諷諭見雋永，若作正面規戒語，神韻不逮矣。

「閒談筆記」卷三云：『凡教職新選者，憑到省后，奉檄調進省考驗。在撫院作一文一詩曰考，見面呈履歷曰驗。考驗后即給憑，再赴藩台，以憑換委，即赴任。到任后，連閏扣至六年，爲驗看期。由縣而府而道而藩而撫，各處俱有花費。此與佐雜同；但佐雜尚有調署，而教官則從未聞有調署者也。予到郃陽教諭任僅二年餘，然舊章合前任計之，雖數日亦不恕也。故合前任宜川訓導時計之，今年冬爲二次俸滿驗看之期。因曉峯（按其弟也，亦以教官終）柩尚未歸，於一月中旬赴省。聞有先期預請驗看之例，因向藩司房吏商之，只爲節勞省路費計。時艾芝亭與五兒增遜俱館署藩司升吉甫署。夜坐閒談，予曰：「曉峰以此微官，竟株守以死，予思之輒寒心，而舍此又無以爲生，惟能就近調署，當可以老教官終身焉。」此言特戲之耳，陝西從來無此章程也。乃芝亭等次晚來寓，歡言曰：「今日見升方伯，談及調缺事。方伯曰：『前日有榆林府教授史某，曾面求調缺，予無以應之。此可對調，則兩人俱就近。』」予遂走商史雅先，大悅。遂調署榆林。較郃陽教諭雖更苦，而路途則近多多矣。於此益信凡事有定，不假人謀也。雅先名采風，興平縣人。』亦可爲談教官故事之一助。教官例官本省，視他官之迴避本省爲較便矣，而儒學冷宦，不作騫騰之想，擇地猶以不遠閭里爲冀，蓋人情也。

又卷二云：『予胞伯曾祖葉元公，予入塾之

時，年近八旬，時來塾與（朱）殿楨外祖閒談。聞其言曰：「近日盜風甚熾。外省大盜，夜入人家，攜帶細木枝於木石間或衣服間一擦便灼，不知用何藥物製造。」今憶之，即洋火柴也。當日我省尚未見此物。相距方五十年，風俗浮奢，即此一物亦可見。』此與前引所記洋燈之見詫爲「得未曾有」，（見本報本卷第二十期。）可合看，均見昔人於洋貨初輸入時之觀念。 又卷一云：『（高）幼漁，喬漁公子也。 予咸豐年間館其家。時長毛勢甚猖獗，踞南京。喬漁任江蘇常鎮通海道，辦理後路糧台。曾見其一信云：『有友人自前敵來言：「近日來一洋女，爲我軍助戰。距南京數十里，築一高台，運一大銅砲，狀若踞獸，安置台上。女登台審視，砲發，出一大鐵彈，直飛入南京城，始墜地，化作無數小子，傷賊極多。」雖事涉怪誕，而言者鑿鑿，姑妄言之姑安聽之而已。』云云。此即今日之開花礮也。當時軍營尚多未見。』亦昔日少見多怪之一事。因怪而加附會，於是洋女登臺矣。（洪楊之役，清軍曾假助洋兵，惟洋女則附會之談耳。）

前述趙爾巽官皖臬時與新選來安知縣于普源事（見本報本卷第二十二期暨二十七期。）茲見楊汝泉君所輯「滑稽故事類編」中有一則，亦即此。「類編」云：『趙次珊自言，爲某省臬司時，一新到省縣令，年少美丰姿，以爲紈袴也。趙曰：「君年少丰采，何以不騖學問，求功名，而來聽鼓？」正擬端茶送客，縣令忽欠身起曰：「卑職已念過書。」異之，曰：「秀才乎？」曰：「然，已倖中矣。」趙顏微赧曰：「舉人乎？」曰：「然，已會過矣。」趙益驚曰：「然則老兄進士乎？」曰：「然，已倖點爲庶吉士，今以戊取知縣來求大人栽培耳。」趙大窘，頸顏俱赤，亟起身拱手謝之。』縣令即于普源，以庶常散館，選授來安知縣，非截取聽鼓。此所述問答情狀，與拙稿述所憶及者，略有異同，而事之大體不殊。（趙于事可更參看第三十五期。）

在死線上

聞國新

剛交白露節不幾天，雲大叔的病是越發沉重了。

天氣是好天氣：圓而又胖的太陽在沒有一絲雲影的長空愜意地轉動着它的車輪，似乎是又到了夏天，躺在街門口的看家狗都熱得睡不安穩。按說，這還不是個大豐年的預兆？雲大叔躺在硬蹦蹦的土炕上，翻過來身子臉衝窗外。他的嘴唇在說話時顯然地看見它的顫抖；顏色是雪白的。

「嗐！老天爺眞是不開眼。」

這句話深沉得很，眞令人難以領略牠的奧妙。然而事實上眞是這樣。在這時就是再出來一個新的太陽，給快要送場的秋稼增加十倍的熱力，也是枉然了。因爲，所有的田畝已竟大半成了光桿！

這便是雲大叔致病的原因。

在春天，×村辛苦的農人們把各種種子埋到田中去後，一切手續都按着在他們心裏認爲是最合適的進行。而且同他們所預料的日期恰相符合，種子們都挺出個鮮嫩的芽兒來。「下雨罷！下雨罷！」有人禁不住心裏勁兒就說出來了。不過，老天爺不給長雲彩也是白玩！十幾天過去了。「該下雨哪！該下雨哪！」瞧見田裏的苗兒有的還扎掙着往上長，有的就搭啦腦袋兒了，又是十幾天過去了。「眞該下雨啦！我的老天爺！」往天上看，老天爺繃着個藍靛臉，挺結實；眞連雲彩兒也沒有。

又是十幾天過去了……又是十幾天過去了……

……又是十幾天過去了……

一梘兒已竟臨到妙峯山開廟的日子。白髮如銀的老太太在廟台墩上强自解嘲着說，「不得事，年年得下一場開山雨呢。」

然而今年的娘娘不靈了。

於是乎到了六月。過去的成績是，麥子的收穫是個大零；略微高亢一點的田地都起了龜裂，任何人，任何辦法對此竟是無辦法。低一點的呢，勉强着栽好了白薯秧子。可是雨便從此下得沒結沒完。黃豆粒大的雹子還攙在裏頭興波作浪，連不骨力點兒的茅草房屋都受不了它的壓搾，不丁點兒勁的嫩秧子更可想而知了。

×村一二百多戶人家，上至種着十多頃地的巨紳，下至僅有十幾畝薄沙地的佃農，從他們口中冒出的嘆欵字眼簡直是完全一樣的。

雲大叔原是個中產的人家；因爲年歲和聲望給村人認識得最淸楚，便一直被推戴爲×村的村長，歷史已竟是四年多了。

「嗐！……」隨着這一聲從雲大叔喉嚨裏擠出來的呻吟來了一陣劇烈的咳嗽；他背着半駝了的脊背，像匹載負重荷的駱駝。卻也不得不離開汚穢的窗台，一顚身便倚靠在一張貼着胖小子年畫的紙幅上。紙角忽扇忽扇的。剛在那地方落穩了的一隻綠豆蠅，正絞着後腿耍呢，也嚶的一聲飛去了。

「大通的媽，來一來！」聽着幾十秒鐘之後還是沒有人答應，「大通的媽，來一來啊！」又啞着嗓子使勁兒叫了一下。

「菊子嫁（連呼）；[illegible]什麼。我這

裏摸不開手，你瞧瞧去。」

聲音像是從鼓裏面發出來的；接着有急驟的一回腳步響。竹籬子一掀，閃進來一個紅紅綠綠的俏影兒。而且，從籬腳下，幾隻追蹤附炎的蒼蠅也跟着在後面。

來的是雲大叔的頭大女兒，轉過年來就十九歲啦，看到她，又是一樁堵心的事。自己貴爲村長，雖然實際上並不比人家强好些，卻爲了一種無用的虛榮心所羈絆，捨出去，嫁給個保着十多畝薄田的黑小子豈不被人恥笑。城裏頭雲大叔可是有親戚朋友，然而那些沾染點機器味兒的公子哥兒們誰要她這樣　光梳油頭緊裹　小腳的鄉下妞兒。其實，無需說是高攀不上罷。你說教她在家裏幫幫忙，隨着她母親做做活計；農忙時下地送送水送送飯，這一手事情她還做得滿好。然而，我的爺！作爹媽的可沒有存這份心。養到老誰還要？對得住自己個兒的閨女嗎？要不怎麼說；「女大不中留」呢！

「爸爸」。菊子蹭到炕跟前，柔和的叫了。

爸爸不答應，兩顆眼珠兒直往上擠，顯然他是把自己擠入上邊所說那種荊棘堆裏去。

「這年頭兵荒馬亂的。好些軍隊從南邊開來，說是去打東洋小鬼。也不知他胡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不幾天就三個一撥，五個一伙的退下來了。渾身是土，帽沿毀掉一塊的也有；徽章失掉的也有；軍衣只穿着上身，或下身的也有。進得村來就找水喝，要便衣，要錢。都達到他們的目的之後就扔下槍，溜了。老是這麼一套把戲。瞧他們那份鷂鷹似的怪眼，儘向娘們羣裏一翻一翻的神氣，如果給他們塡飽了肚子之後還不定幹出什麼不是人幹的事呢。…………這年頭把這麼大的姑娘放在家，可眞不事玩的事。」這是雲大叔的結論。

菊子不知道藏在他爸爸肚子有這麼多文章，這麼些周轉。他幼稚的腦筋彷彿感到是爸爸要不好了似的。立刻不用擦粉就白了臉。她悄悄地退了出來。剛一到門口。就大聲喊：

「媽……媽……媽—！」一聲比一聲宏亮。

「什麼事」？在廚房裏工作中的菊子的母親一驚地撂下正在洗着的白菜，扎煞着兩隻油手走下台階。

「什麼事這麼鷄毛喊叫的」。

雲大叔在[illegible]不住了。他端出一團滿的口吻說；「你們都還兒來罷！沒有什麼」。

母和女一前一後地走了進來。菊子看到他爸爸的眼珠又活潑了。自己看了自己一眼。心說，「…………」然而不敢說出來。領上早挨了她母親的一戳。

「沒人樣兒的。見神見鬼的喊個不淸；膽子小的還把魂嚇掉了哩。滾罷！給我把廚房的白菜洗乾淨了再說」。他一邊從黑醬色的水壺裏倒出一碗開水漏在雲大叔手裏。

× × × ×

「爸爸，有人找您—！先聽見的是聲音；一個掛着張營養不足的焦黃色臉皮的孩子，從門洞裏走進來。一隻手裏攥着「甜棒」，正像吹笛子似的態度，在嘴上得意地啃着。

「菊子啊，你瞧瞧是誰」？雲大嬸剛剛扶着雲大叔躺下。瞧着病人像是要忍着一覺似的，便放低了語聲囑咐。

菊子默着，把抹布拭乾了手走出門洞。不一會進來說，

「我劉[illegible]伯伯來了」。

雲大叔其實並沒有睡熟，早已聽見來的人是誰了。便睜開眼睛做了一個手示說，「請進來[illegible]。」

來的人一看便覺得較雲大叔[illegible]得多。柿子

皮似的一幅臉膛，濃重的眉毛，襯着一片「海下掏，」很够樣兒的三十多歲的農人的典型。他把那具長大的身軀塞進門縫，等不及招呼別人，說：

「大哥的病好些嗎？」

「咳！」話裏是並不覺佳的意思，來的人懂得。於是轉過身來安慰道，

「大嫂子別着急。好生治，這病是不要緊的。」他用手摸摸鬍子。

「麻煩的是吃藥老不見大好哇。」雲大嬸皺緊眉頭像一座小山。

「你來有什麼事嗎？」雲大叔勉

「嗐！縣裏又派人來要柴草啦。我跟他們說，大哥正在病着。商議的結果是一家出一塊錢。錢這樣算來算去，還少三十塊錢。藥王廟的老李。禿子說，去年大哥還裏存着咱們會上二十塊錢。他們想先拿這筆錢救救急；其餘的再想辦法。」

雲大叔感喟着擡起頭如撥郎鼓。「眞是官逼民反啊！眞是官逼民反啊！你們都知道，今年是什麼年成。老天爺先旱後發水，地裏糧食是不分窮富，統統一粒也沒有收。兵老爺們又要柴草！哼！大活人還得找草根榆皮面活肚子，那兒還有畜牲的分兒！錢是更不用說了。我要不是這樣遇收這場災病哪！而今是，吃了十多付藥，病沒治了，反到把一點體已當了，賣了，用光了。會裏的錢也救我借使啦。」

沉默了一陣子。在各人的心裏都發着火。又像股繩子在鹽水裏已竟浸了三天三宵，直是愈擰愈緊，摔打不開的了。●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三對眼睛，六顆眸子，彼此交插地畫起無數直線。

劉三伯伯專心等着雲大叔先打破這空氣的沈悶。他不耐煩地站起身子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走着溜。有時候也摸摸鬍子，或是擠擠眼睛。

「聽說人口稅縣裏已竟派人再來徵收一回。新換的縣長狗矢極啦。我們說已竟收過，他不信，說那一定是前任縣長獨吞入了私囊啦！如今做官兒的眞沒有一個紅心人。」客人又在他的話裏加上一種力量。字字來得尖銳可怖，像個新從工廠鑄來的齒輪，一滾一滾的刺入雲大叔的心坎。

「一不做，二不休。」雲大叔握緊了拳頭，咬緊了牙齒。「反正錢有個花完，地有個賣盡！到那時看他們這些狗娘養的還怎麼逼！老三，我有辦法哪！我給你去借錢補上好啦！」

「有處去借嗎？」有點燭光在黑暗的長途裏開始搖動，劉三伯伯的多毛嘴上畫出一線難得的笑的影子。——是苦笑，是卸下千斤重荷之後滿意的笑。

雲大叔的眼神轉向他的妻子，「大哥那裏還能通融一點嗎？」

「不行。」雲大嬸鼓着嘴，像是吃飽了的蛤蟆。「上回我祇借了十二塊錢，橫說了足有十二萬句好話。」

「那麼，你先回去。等呆一會我叫老李再去一躺。要不行我村西還有六畝山地。一丁百了，愛給多少錢給多少錢。反正是武大郎服毒的事，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啊。」

兩顆熱淚珠，晶瑩地逗遛在雲大叔的眼犄角。

把客人送走之後，雲大叔一觔斗栽向炕裏邊去。直翻白眼，嘴裏進去的氣比出來的少了。

× × × ×

整一個晚上在恐怖的邊際上混過，聽着壁間塵灰滿臉的鐘聲滴滴嗒嗒的敲着，神經昏闇的雲大叔還以爲是落雨哩，勉強睜開兩隻乾枯的老

眼，問着睡在自己旁邊的菊子說，

「外邊下雨啦嗎」？

「不，滿天星」。

「那麼是什末在耳朵底下老響着」？

女兒猜測出作父親的心理說，「爸爸安穩些睡一覺罷；小鷄兒已竟報過兩回鳴了。憑老天爺下什麼也不相干呀」？

一句話戳着雲大叔的心窩；他長聲地「唉」，了一下，便把髮如飛蓬的頭顱重新鑽入大紅被子裏。

第二天一大早，菊子偷偷兒地離開自己的家。她提着一竹籃該洗的衣服，蹓向村北面的柳塘去了。

…………………………

太陽的脚步快要跨到天的正中時候，從村北邊揚起一片塵烟。有幾個下地裏捉蟈蟈的野孩子頭一個跑進村子喊着，

「馬隊……馬隊」。

接着引起一陣徹底的騷亂。看到把木板門加門又一頂着大石塊的人家，誰都會猜得透這裏邊一定有值錢的寶貝。牲口馱着年青女人，女人屁股後邊累贅着箱籠。鞭子殺殺子趕着。也有的人反裝着大胆在門口遙望 。這樣的門也是大敞開的，正張開大嘴預備吞吃他的主顧。紳士派的逃亡者，這時候看到窮人的滿不在乎神氣，胡帶些酸味的，然而也沒有法子，只好瞪着眼睛。任金銀財寶藏到他們以為是隱秘的處所。

一陣尖銳的哨子響，驚碎了沉寂的天空。另外還帶着蹄聲和人語雜沓的喧呼。登在土墻頭上的小孩子剛要叫出來 ，下邊被他們的母親一吓嚇，都縮下頭去了。男人們有的還從板門的罅隙向外邊瞭着。

塵土的波浪淺到什麼地方，馬蹄的鐵印便印到什麼地方。幾個大漢像兒神似的飄浮在塵土的海上，露在小柳樹的梢頭部分。人和馬都似乎裏在汗水裏似的。這一小隊前鋒走到村口努力踏穩脚下的坐騎。馬復又狂瘋了似的震盪了幾下，才站定了，張開長而且闊的嘴噴着熱氣。

「媽媽的，你怎麼不言語？」一個人從馬上以一種翻滾的姿勢離開雙蹬。在他懷裏橫躺着個像屍體一般的女人，還裸露着兩隻臂膊。手，也是濕漉漉的。

在另外一角落中，又聽到一種慘忍的呻吟：

「爹呀……媽呀……」的救命聲音，像劈破了竹桿似的難聽的聲音。

「×娘的。再喊把你裝在口袋裏悶死！」粗魯的語氣。

「丟下她罷，老王。」是誰在說這樣不合時宜的話，誰也沒有注意他。

「多嫩！」適才從馬背上翻滾而下的那個漢子撫摩着他俘虜的臉。那已竟是慘白得像是塊褪了毛的豬皮。隨即縱聲的笑着。

他把那個昏過去的女人擱在冰凉的草地上。那裏有昨夜下的露水還沒有讓太陽的熱力蒸乾。在不久時間以後，她果然睜開了眼睛。死魚般的眼睛，嘴唇上不住的顫動。像是匹待上刑場的羔羊。

「姑娘別怕呀！」那漢子放緩了聲調，假扮着平和。「這回跟我們大隊走，到我家決不……不能虧待你。我……我可不會說話——我是山東人。這一回派我們去打日本。咳！誰打得過人家！三頭兩下連長官的身上都掛了彩。我們是從小道抄過來的。姑娘，別害怕行不行」？

「…………」

「咱有的是好東西，都是一道鄉下閣老們送的。——你瞧。」他從口袋裏掏出一隻金鐲子

掛在那女人的細手腕上。「而且，——————而日是，我家裏還沒有娶媳婦呢」。

女人閉眼，搖着頭，「老——爺您送我回家罷」！

漢子立一立眉毛，怒氣臨時撲上了他的臉，「×！咱老子可不聽那一套！喜歡你自是喜歡你！——怎麼不識抬舉哩」！

惹了這種人的火可不是鬧着玩的。漢子說了這樣的話後，便過去攢住那女人的脚倒拖在泥路上扯。在來回兩三遍的時間裏女人已竟昏了過去。

「這種女人頂糟糕，沒用。」另一個麻臉漢子給他的同伴進忠告。你迷了她將來難死路便越來越近了。

「我不能。」漢子的駁覆。「你看她洗衣裳時候的神氣：兩隻脚踐向河岸邊，紅燈籠似的，够多美。………」

旁邊有人正喝着涼水，聽了這一點粗人的審美論，便噗的一聲把一半容量的水噴成一個小的瀑布。有的人臉上濺沾了一點。

× × × ×

看到田隴間多半是光溜的情景，有人說，、「這地方年成眞不好。要是兵追下來，眞連個藏身的地方都沒有。」

忘掉了疲乏，跟着來的是逐漸。幾個人心裏在打鼓。似乎都有意思說這句，「咱們上那裏去？」

「西邊那連着不斷是少華山罷！」有人輕輕的點着頭。然而那裏走不是越走離咱們的老家越遠了。

「繞着回去罷！怕什麼，雖然人少，咱們有傢伙。」一臉相頂兇惡的那個漢子說，「弟兄們有着這兩個解悶兒的東西也不愁道兒遠呀。」

幾個人都跳在馬上，把兩個半死的女人分在兩起擔負在比較壯健的漢子懷裏，調笑……說野話，……罵罵在交插着進行。跨進了村口。

一條死寂的街，只有幾條老弱的狗張開眼睛守着他們經過。墻頭上失去眺遠的小孩，沙灘上也消沒了逃難的羣衆。

「救命呀……救命呀！」一個女人在村子裏面大聲喊叫起來了。十字路口一扇門匍的開成兩半。滾出那適才喊着救命的女人。鐵青着臉，像匹得了癲病的騾子，她很迅疾的，一蹦便混進了那人影馬蹄的陣勢中。

「那是我們的菊子！……那是我們的菊子！」

女人滾在地上嘶着，嘶着。

「奶奶的，攔着我們的去路！滾開罷。」

「滾開！」

「揍你個瘋婆子！」

「那是我們的菊子！……那是我們的菊子！」

「什麼橘子橘子！放開手。快着。」顯然是在一匹馬上駝着的那年輕女人的手已竟被那瘋女人拉住了。

「對啦！放開罷！放開罷！」

「渾蛋。」

跟着是刷的一聲，馬鞭影一條龍似的從馬上甩擊到地上去。

手撂開了，瘋女人尖呼一陣子便躺下了。一匹馬從她的身上踏過……一匹馬從她的身上踏過……。

「那…是…我…們…的…菊…子」。

人影馬蹄落在遠處一片山凹中不見了。這裏餘下的是一具瘋女人的屍體 。一攤鮮紅紅的血。

× × × ×

第二天有一個惡劣的消息傳遍全村說，「雲大叔在昨天晚上吊死了」。好好的一家四口人，如今只剩下個七歲的男孩！

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西山

窮困

徐轉蓬

她要秤一件東西。

急急忙忙從鄰家借來一條繩索，一柄秤。

她還需要一個有力的男漢幫她才能秤起那件東西，自己的男人在外幫工，等到晚間才回家。她站在門口，看有什麼人走過，就用妖媚的眼睛去喚住他。

畢竟，一個男漢被她喚住了脚。

「喊我們什麼事呢？」

帶他們進小屋，到了跟睡房毗連的豬欄邊：

「吶，秤秤這小小寶貝幾斤重了？」

指點着柵內那隻豬，豬柵像泥沼一般，全身膠着尿與糞的豬，已辨別不出毛的顏色了。

「這樣髒，秤牠幹嗎呢？」

又隔十天了，看看重了幾斤？每隔十天秤一次的啦！」

顯示着含蓄的面容，和那不自然的笑。

跟着她眼睛的吩咐，男漢捲起袖子動手了，要秤這樣生龍活虎的東西眞不容易，捉住，用繩綑起，銳聲聒耳的「利利」嘶叫，像齲齒與齲齒相齘的聲音。

豬綑起來，掛上了秤鈎。

秤錘停穩九十斤的秤星上。

豬和秤同時失望的沈重的落在地上，沮喪的她深陷的眼睛，射出好似求人憐憫的光芒。

「老是重不起來的，十天只重了二三斤，長長的十天……這隻豬前生前世欠牠的債，我每天苦苦辛辛的向人家借糠，到山上去採野料，像養「爺」的養牠……」懷着滿腔忿恨的，拿一條竹槓把豬打了出去：「畜生！到外面去，不要你在家了，到外面去吃石子，吃泥……」

豬從這塊空地到那塊空地的攏來攏去。鼻孔觸着地面，「嗅嗅」的忿慨的哼着，尋找食物，好像沒有一件滿意的東西，小石子嚼了又吐出來，草嚼了又吐出來。

熱天，牠就躺在牆陰下睡着，或在積水污泥溝裏滾漿。

有時牠的鼻孔嗅得更響，屋前屋後焦急的巡梭着，那時牠餓了，奔回家去，柵內石槽是空空的。

主人成了習慣的 老調子 叱着：「人也餓着呢！滾出去……」

仍又被趕了出來，在積滿碎瓦亂石的空地上彷徨，于是不法的事就發生了，闖進圍着籬笆的人家的菜園，脚影零亂的印在畦與畦之間，嚼斷瓜藤，偷吃南瓜，嚼破一個又一個，拔起菜根，園主得訊後，凶險如劊子手，帶着長棍和長刀趕到，預備砍斷豬脚骨。豬帶哭聲的喊叫着奔回家去。

有一天村上地保茂良叔就跨進她的門檻，看見地保便有一種不吉祥的羈感浮在面前，昏迷了眼睛，在他背後終年跟隨着可怕的陰影似的。

她坐在門檻上，看見地保走來，閉了眼睛，預感着什麼不幸的災難從不知的地方掉下來了。

「茂良叔，什麼公事？」

茂良叔露出牙齒說：「大家，全村上人叫我

來警醒一聲，你把猪不關在栅內整天放在外面闖禍，偷吃人家東西，這樣，那樣……我對你說，以後，以後出了亂子，有人砍斷猪脚，那就難怪了……」

「是的，是的。」

「你沒有食料飼猪，整天放在外面偷吃，既然沒有猪料養什麼猪呢？我做夢也不覺得你們是養得起一隻猪的人家呵……」

「茂良叔，你眞說得對，如我們這樣窮苦，人也難養活，那養得起猪？現在懊悔了。」

後來地保指手劃脚的吩咐她：

「記住我的話，以後你的猪如果再偷吃了人家的，要重賠，砍斷猪脚，不管的！」

這麼教訓一頓，留下一個憂懼在她腦子里，陰森森和地獄中的鬼一般的走了。

為了養猪，嘔氣的事是常有的。

她的男人是個帮工，自已沒有田種，每天等待着被人雇用。村上談起插秧，他第一。所以下種那幾天，先收了「定」錢被他們爭着雇去，這可說是他一年最光榮的日子了。以後就常常閒在家里，找不到事做，有氣力無處出賣。

她從那天晚上從娘身邊到他身邊，已有四五年，靠他幫工的小收入過着艱辛而又無聊的生活，男人早上起床出去，晚間回家宿夜。白天她就菩薩似的空脚空手坐在家裏，她要想點事來做……她覺得整年坐着吃「死食」，和蛆虫依賴地生活，也覺不安，她自已想生產……

一天，她畢竟想出了一道路，快快活活的跟男人商量：

「如果，家裏養隻猪，我每天就有事做了，糜麥食，到山上去採野料，三四塊錢成本的小猪，到市上買個回來，養一年半載，就有一荷包大洋了……」

「到是你聰明，能幹，我沒有想到這一門，養猪，養……當褲子也幹……」

聲音是充滿光明和歡欣的。

這麼一句話打動了男人的心。他甚至向鄰舍哀求借他本錢去買小猪。猪買來了，就將牠來抵押所借的欵子。

如今，她們是變成有財產的，有一隻猪的人家了。

有光澤的黑毛小猪從市上買回來，祇有二十斤重。

她不再空脚空手的閒着了，猪缺乏食料，她就上田野去採野莧蔴，苦菜菜之類的東西飼牠，好像新生一般的高興，把希望完全放置在猪身上。

所以隔不了幾天秤一回，希望牠重起來。

這次，秤和秤同時失望的墮落地上，把牠用竹棒打出去，幫她秤的兩個男漢也走掉了，她沉思的愁苦的坐在那兒盤算：

「養了五個多月祇有九十斤重！別人家的猪，四個月起碼一百開外……倒霉！運道不好，窮人什麼事都不能做，九十斤重的毛猪，照時價只值十一二塊錢，除掉成本，米糠，蕎麥借來飼牠，又欠上八九塊錢的賬，呵呵，養猪虧本，再養下去，更了不得……」

想起自家的猪，長得這麼慢，常常容易動怒。瞪視栅內全身被尿糞膏着的污穢的猪，毫無光澤的毛，低垂下來的肚子，瘦得和公猪一樣。她再不喜歡牠了，因為不能帮助她減少窮困，反而累她欠下一筆債。但是有錢人家養的猪長大飛快，一瞬眼便二三百斤……她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們全是用糠，用麥，用剩下來的白飯，一日二頓照時飼養他，一木桶，一木桶的食料滿滿倒在石槽里。可是她的可憐的猪，每天只一頓，

每頓有限的一小桶，有些日子，灶無法生火，人也餓着，猪當然跟着餓。任牠「利利」的嘎叫，聽了不耐煩時，赶到門外空地上去，任牠嚼石子，泥塊，草根樹皮，像隻野猪。到處偷吃東西……這樣常常不能吃飽，猪怎樣能够很快的長大呢？又覺得她的猪和她同樣可憐的，落在窮人家裏。

當她想起爲了養猪欠下那筆債，心就揉碎了。

那借麥的人昨天又來過一次。

「把幾塊麥錢還我吧！」

「現在那裏來的出息呢？等到賣掉猪，只有出息這隻猪身上，借的時候不是也早說明白的嗎？」

「等到……等到……你這石子一般的猪，什麼年代可以賣掉？」

借她食料的，借她本錢的，看穿猪的將來……只恐她拖欠他們的賬，說定賣掉猪立刻還錢，現在他們早早就索取起來，作爲抵押品的猪，已不能安定他們恐慌的心。

猪長大很慢，可是借回來的錢的利息很快的堆積起來。

晚間：她的男人做完一天的工作回來。她氣憤憤的歎着臉釘在凳上，沒有燒飯，也沒有飼猪。

猪在柵內，不安的走動，打着圈子，「吻吸」的嘶叫，咬着柵木柱。

男人問：「今晚沒有飼猪嗎？」

她暴吼起來：

「以後不高興再飼了，給牠吃得飽飽，又不見大起來，眞懶，眞懶得……」

嘴蹴到茶壺的嘴上，吸了一頓茶，淸她的喉。把茶壺放回灶上時，「碰」的一下好像從很高的地方落下。

「你發什麼臭脾氣？跟茶壺有什麼脾氣好發，自己心里光火，摔破茶壺又是錢……」

他從齒縫發聲。

她想尋相罵，打架，找一件事吐氣。設法虐待人，也設法虐待自己。

她走到猪柵邊叱着：「畜生，以後想飼你，斷乎不能了，一直餓你死！」

男人又低啞的說話。

「呵，你在和猪作對頭，不是跟鬼作對一樣嗎？」

沙沙的像一種撕破布的聲音。

「今天又秤過一次了，祇有九十斤重，老是九十斤的……飼了兩塊錢的麥料，祇加重三四斤，鬼爬進牠的肚子里去了，鬼爬進我們的肚子里來了……」

「祇有九十？」男人急促的追問。

「正是。爲了養猪欠下一身債，趕快到肉店去問，一塊錢幾斤毛猪，賣掉牠，立刻便去，立刻……」

肉店要離他們村莊五里路的鎭上才有，如果不走官道，由小路穿過去，就近一半。她心急，想到便做，逼着男人走夜路去問價，焦急的想早些知道她的猪的價値？

詢問着，神氣十足的肉店老板：

「老板，這幾天猪價怎樣？」

習慣了欺詐，說謊，洞嚇的商人回答說：

「猪價跌落了，跌得利害，將來還要再跌——」

「爲什麼跌得這麼快？」

「大旱以後，一般人飯也吃不飽，那有錢吃肉？你看毛猪這個月要跌到一塊錢十斤上下……」

「今天的行情呢？」

「大概一塊錢八斤的毛猪，要看貨色，猪瘦小就該八斤開外了。」

「這麼便宜?!」他家里的猪，是那麼瘦小，低垂着肚子，骨骼和山岡一樣看得清楚。

「我有隻猪賣給你，請講行情看呢？」

「先看貨，後講價，我不知道你的猪，狗一樣，還是象一樣？」

「那末，請來看看吧，那一天呢？」

「那天有空。」

為要交易上多佔利益，肉店老板有意搭架子，看定這筆交易不會從他手上溜去，那麼爽爽意意的樣子。附近只有他一家肉店，不願賣也得賣呵！

第二天老板卸自己來到他家裏來了，他的老婆迎接他正如迎接官員，那麼殷勤恭謙地。

他看到欄內的猪，厭棄的搖頭，鼻管重重的吐氣：

「要不得，要不得！」

惆嚇，欺詐……老板想買便宜貨。

她站立他旁邊，被他的澀青的臉色和氣派驚住了。

「請講價錢看呢？」

又是搖頭，繼着一陣空咳：「用不着講價，講來恐怕不會合你們的心，你的猪全身骨頭，最一塊錢九斤。」

「八斤可以嗎？」

「九斤！少一兩也不成，賣不賣隨你！」

「客氣些吧，幫幫我們窮人。」

「已够客氣了，這種小生意，不用多話。賣不賣隨你！」

轉過身，背向着他們，開步走掉的樣子。

「到底主張賣嗎？」慢吞吞的又問了一聲。

她，無言的，射着那求人憐憫的眼光。

無可奈何了，噙住一口眼淚，收了他的「定錢」，說好明天把猪扛到他鎮上店中去。

她們夫婦頹然坐着，變了臉色，不說話，像互相賭氣，她又暗暗的在計算了：「她的猪九十斤重，恰好十塊錢，為了養猪，欠下十多塊錢的賬，還加上利息……白白的勞了五個月……」

借本錢，借食料的，聽到賣掉猪的消息，都坐在她家裏等着要錢。因為猪是借時抵押他們的。

早上，她用麥食飼猪，這是最後一頓了。吃飽了，就將抬到店裏去過秤。

她又在麥食裏加了些許鹽，使猪多吃一些，加重猪的重量。現在猪撒尿撒糞，都使重量減輕，所得的錢也會減少的。

猪吃得飽飽。飼完，立即被三個人用繩索捆起來，抬去過秤。

老板獰笑着，舉脚踢牠飽滿的肚皮，假開玩笑的說：

「吃太飽，肚皮會破的呢！」

猪掛上他的秤鈎，靈活的運用了手法，拉拉秤錘。

「八十一斤。」

他報。

她的男人像受驚的孩子一般的叫起來：

「你的秤不對，準看錯秤星，和我家裏差十多斤！」

老板嚴厲的咬住牙齒。「不能依你私家的秤，當然照店家的！」

大踏步，爽爽意意的樣子走開了。

他尾隨着他，射出那求人憐憫的光芒：

「相差太遠了，加幾斤吧，加幾斤吧……」

「照秤講話。」

「那末我就不賣了。」

「你的老婆前天收了「定錢」，天下事那由得你一個人？」

惆嚇又落下來了。

經過旁人的勸解，老板允許為了情面加二斤。結了賬，他喪氣的荷包里帶了幾塊錢回去。

借他買猪本錢的和借麥料的索債的人，在他家里等候着呢？

東方朔之謎

汝泉

東方朔的事跡，多數是怪誕不經的，所以自東漢以來，都拿他當作神仙。他的怪誕事跡，約分兩部，第一部是滑稽；他膺有「滑稽之雄」的榮譽，都是褚先生，劉向，班固替他作義務宣傳的力量。第二部是行為的神秘：他那神出鬼沒的生活，是郭憲，（？）李冗為之渲染而成功的。

褚先生是東方朔第一個同情的知己。太史公沒把東方朔列入滑稽列傳，褚先生頗有責言，於是褚先生便把雜著和傳說的事跡，補入滑稽列傳，總算替東方朔爭了一口氣。

班固作漢書的時候，感於東方朔的滑稽行為有特為表出的必要，於是把東方朔的滑稽事跡采入列傳，占了重要的部分。東方朔滑稽運道，因而大著。

東方朔在漢書中大出風頭，是得力於劉向，班氏的結論說：「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見班氏曾下了甄別的工夫。但劉向別錄所載東方朔事，本根據故老傳說，等於稗販。褚，劉，班三氏是太史公的後輩，凡褚，劉，班三氏所見所聞，太史公豈能不知，而忽略不錄。吾以為三氏的所見所聞，在太史公視之，亦正如班固所說的「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一樣不足為據。

東方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似優，不窮似知，正諫似直，穢德似隱」，或有幾分可靠。若褚氏所補，劉向所錄，則未必皆屬事實。以上所論，屬於第一部「朔之詼諧逢占射覆」等。第二部則出於東方朔別傳，幽明錄，獨異志，……等，志怪之書更為恍誕不足據了。

東方朔的身世，至今還沒有人弄清楚了，何況其他。

（一）東方姓氏之謎　漢書只說「東方朔字曼倩」，至於東方氏的來歷，則並未說明。論衡說：「東方朔姓金氏，故姓東方。」洞冥記說：「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鄰母拾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風俗通義說：「東方為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位主東方，子孫因氏焉。」然東方朔之前並無東方氏顯於世者，此說亦似有未妥。東方朔究竟姓什麼？這是一個謎。

（二）年歲之謎　洞冥記說：「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而漢書東方朔自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這是武帝「初即位」「朔初來上書」時所說的話，據此朔應生於文帝二十九年。若生於景帝三年，豈不是減了八年的壽嗎？這又是一個謎。

（三）家庭之謎　漢書東方朔自述「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洞冥記則說：「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鄰母拾朔養之。」則又頗像似遺腹子而無親屬可託者。究竟孰是？洞冥記一類書籍，本身即有矛盾之處，無足為據。然生身大事，尚沒有一定準標，此外更「謎之又謎」了。

原文献残缺